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巨龙



## 第一章 一只有趣的青铜瓶子

躺在沙细如粉、洁白而又耀眼的海滩上，亚洲之鹰罗开半眯着眼，一面享受着温煦的阳光，一面注视着一只只有指甲大小的小蟹，从沙滩的一个小洞之中，探头探脑地爬出来，爬上了他的脚趾，在他的小腿上爬行着，给他带来一阵痒酥酥的感觉。

地球表面上，四分之一是陆地，四分之三是海洋，所以，在陆地的边缘上，有着数不尽的美丽的沙滩，罗开这时舒服地躺卧着的沙滩，在希腊南端。克里特岛北岸，邻近着名的古迹都市伊拉克利翁，他面对着的碧蓝的海水，是爱琴海的海水。爱琴海是欧洲古文化的发源地，罗开喜欢海滩，他选择爱琴海滨的海滩，认为那比夏威夷的海滩文化气息浓厚得多，情调也不大相同。

当然，任何人都可以说，海滩就是海滩，有什么不同的？可是罗开既然感到不同，那自然有他的道理，或许，那是他固执性格的一部分。

当那只小蟹爬到了他膝盖时，忽然滑跌了下来，然后在细沙上匆匆爬了开去。附近有一些笑语声传来，海潮声是不疾不徐地，略抬高一下眼皮，可以看到碧绿的海水上，有着羽毛洁白的海鸟，在自在地滑翔着。一切都是那么恬静闲逸，人世间的一切纷争，仿佛都与这里绝缘一样。不过，纷争始终是免不了的，罗开听到了一阵争吵声，显然是由两个小孩子发出来的。

争吵约两个小孩，用的是希腊语，明显地是一男一女，女孩在叫道：“是我最先发现的！”男孩道：“可是我跑得比你快，是我先捡起来的！”

女孩道：“应该归先发现的人！”男孩道：“才不！才不！”

男孩显然一面说，一面在向罗开躺着的方向奔过来，女孩在后面叫着、追着。

罗开睁大了眼睛，看到一个十二、二岁的男孩，手中拿着一只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青光的玻璃瓶，在前面奔着。后面，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女孩，正在追赶，男孩一脸蛮不讲理，而且还表示自己十分优越的神情，使得罗开不很喜欢。

男性，尽有许多表示自己优秀的机会，大可不必在女性面前，表现自己优于女性。这是罗开一向坚持的观点，而且，他认为男性在童年起就应该接受这种观念，像这个男孩那样，已经太迟了。

所以，他忽然童心发作，要给那男孩一点教训，就在那男孩在他身前不远处奔过时。他顺手在沙中拈起了一块小石子，手指一弹，将那块小石子，向着男童的腿弯处，疾射而出。

当然，他用的力道不会太大——要是他运足了劲力，可以使得一个七十公斤的大汉和那个男孩一样。小石子一射中了那男童的腿弯，那男童一步未曾跨出，向前直扑了出去，手中所拿着的那个瓶子，也脱手抛出，向着罗开直滚了过来。

罗开略伸了伸脚，便将那只瓶子压在脚跟下。

这时，沙滩上的小纷争，由言语演变成为行动，那女孩追了上来，一下子扑到了男孩的身上，两人一面骂着，一面扭打了起来。

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又静了下来，两个本来拉成一团在厮打的孩

子，突然一起停止了动作，互相望着对方，现出十分奇特的神情来。

那女孩的泳衣上截被扯裂了一些，半露着她已开始发育、鼓胀的胸脯，男孩的目光，渐渐移向红晕的乳尖。女孩陡然脸红了，跳起来，向海水就奔，男孩叫了一下，也跳起来，追了上去，转眼之间，两人便没入了碧波之中，全然不记得刚才他们是为什么而起争执的了。

这一幕小小的意外，使得罗开看得十分入神，这两个孩子，自然是在孩子气的扭打之中，又半成年地发现了对方的身体和自己不同，感到了男性和女性之间那种奇妙的差别而停下来的，然后，那种感觉又是如此奇妙，足以使他们探索一生，自然再也不会记得是为了什么而争吵起来的了。罗开也可以想到，引起他们争吵的，一定就是那只瓶子——海水把一只瓶子带到了海滩上，女孩先发现，可是却被男孩先奔过去捡到了，两个人就是为了这个争执起来的，看来，他们都不会后悔这次争执，因为这次争执，他们首次如此紧密地接触到了异性的身体。而有了那种奇妙的感觉。

罗开甚至感到，四周围都因为这件小事，而充满了甜蜜、浪漫的气氛，他真希望自己这时不是一个人，而是有一个可爱的异性，躺在他的身边，和他互相偎依着。他闭上了眼睛，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他会选择什么人呢？如果“天使”在，那当然是“天使”；可是现在，是黛娜，还是卡娅？

罗开低叹了一声，暗忖：看来自己并不是用情专一的人，这时他就难以决定该选择什么人躺在自己的身边。

虽然闭着眼，也虽然在这样细滑的沙滩上，行走时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可是罗开还是可以感到有人在走近自己，而且，那个人就在他的身边停了下来。

罗开甚至凭他的第六感，知道那个在他身边停下来的人，是一个女人。

罗开知道自己经过锻链的身形，足以吸引异性欣羨仰慕的目光，可是在这样近距离之下给人盯着，也不是十分惬意的事。

所以，他慢慢打开眼来，首先，他看到的是一双沾了一点细沙粒，微棕色的，线条极其优美的一双小腿，那证明他的第六感并没有欺骗他。然后，他看到了同样肤色、同样美丽结实的大腿，在那一双大腿的尽头，在水蓝色的泳衣掩盖下，是一个诱人之极的隆起，罗开的目光一接触到那一部分，就不禁有点心跳，觉得自己如果盯着那一部分看，是十分不礼貌的，所以他急急使自己的目光向上移，那是在视觉上就给人以柔软感的腰肢，有一条细而闪亮的金腰链，那种闪耀的金光，和她身上细柔的汗毛，简直是同样的。

然后，他看到了像是要迸裂水蓝色泳衣的丰满的胸脯，那么深的乳沟，可以令任何男人窒息。罗开让视线停留了一会，他倒不是贪婪于那一双豪乳，而是心中在想：天！这样完美无瑕的胴体，千万不要造化弄人，配上一个不堪入目的脸容！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磁性的声音在问：“先生，你研究克里特——迈锡尼文化？”

声音极其动听，而这样动听的声音，却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多少出乎罗开的意料之外。这时，罗开只穿着一条泳裤，在只穿着一条泳裤的情形下，一般来说，教授学者和流氓地痞，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那女郎为什么会向他发出这样的问题呢？

所谓“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又称为“爱琴文化”，泛指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两千年，在爱琴海诸岛，以克里特岛为中心一带的文化。爱琴

文化是古希腊文化的起源，对人类历史有十分深厚的影响。

罗开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他对爱琴文化的所知程度是一般性的：知道当那时，有一种称作“线形文字”的文字，那种线形文字有甲种和乙种两类，乙种已由考古学家解释出来，甲种至今未有人可以明白。

他也知道，爱琴文化的遗址，在本世纪初，曾受到大规模的发掘，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米诺斯王宫，传说是米诺斯王在天神的帮助下建造的。和许多著名的古代建筑一样，米诺斯王宫即使用最现代的建筑学眼光来看，也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整体结构，千门百室，曲折相通，是著名的一座“迷宫”！

他也知道，爱琴文化盛行时代，青铜器已十分普遍，而且，冶铸技术也已十分高超。

当然他知道的还不止此，但这时，却不容得他多想，他回答道：“不！”

当他在回答的时候，自然而然，视线已来到了对方的脸庞上。

当他和那一双几乎和海水同样碧蓝，蓝得几乎不真实的眼珠相触之际，他真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是研究爱琴文化的专家！

他不由自主，怕自己否定的回答，会使对方立即离去，所以他立时一挺身，站了起来。

当他站了起来之后，他才发现，那女郎的身形十分高，几乎和他一样高，鼻子高而挺直，金发蓝眼，容颜在俊俏之中，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高贵和肃穆，是一个典型的希腊美女，就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塑像一样。

罗开十分懊丧地摇摇头：“真可惜，我对于爱琴文化所知不多——”

他话说到一半，就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发现那希腊美女根本没有在听他说话，她碧蓝的眼珠，斜视着沙滩。罗开注意到，她在注视着那只瓶子，罗开根本已忘记了那只瓶子的存在。

这时，他才和那女郎一起去注意那只瓶子，那是一只青铜瓶子，瓶颈细而长，瓶身不是很大，约莫有二十公分长，线条典雅而古朴，在瓶身部分，和瓶颈部分，各有一圈浅刻的图案。

罗开看了那瓶子一眼之后，又把视线投向那希腊美女，欣赏这样出色的一个美女，自然比盯着一只瓶子看有趣得多了！

可是，那希腊美女对这只瓶子，却显然十分有兴趣，罗开甚至看到她鼻孔在翕张，丰满的胸脯也在起伏着，这是她情绪上正十分兴奋的表现。

希腊美女仍然盯着那瓶子：“这是你的？”

罗开想说不是，他先抬头望了一下，想找寻那一双少年男女，可是那双少年男女，却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心中想和那希腊美女多说几句话，所以，含糊地答应了一声。

## 第二章 用她自己来交换瓶子

希腊美女总算把视线自瓶子收了回来，向罗开望了过来，看来吸引她走近来的一直是那只瓶子，她只怕还是第一次正眼打量罗开。一看之下，她神情有点异样，罗开知道自己不能算是美男子，但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极度

的男性化的气魄，足以使得女性有这种神清而有余。看来对方是一个十分有修养的女性，对一个异性的欣赏，得体而适宜，绝不浅薄庸俗。

她闭上眼睛极短的时间，看来只像是眨了眨眼：“请问这瓶子，是从那里买来的？”

这是一个罗开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瓶子根本不是他的，可是这时，他灵机一动，微笑着又问：“小姐，请问你是研究爱琴文化的吗？”

希腊美女颌首，语气有点自傲：“是，我是雅典大学历史研究院的研究生。”

罗开的话，听来更不着边际：“那么，小姐，你应该知道，这瓶子，不是买得到的！”

他一面说，一面俯身，把那瓶子拾了起来，在他一俯身一直身之际，他又把希腊美女的完美胴体，仔细看了一遍。

罗开有心满意足之感，在那么美丽的沙滩上，忽然多了一个这么动人的美女，这真正是锦上添花，令他心旷神怡。

可是，希腊美人的神情，和罗开的心情，却完全相反，她双眉略扬，目光中有了严峻的成分：“请问，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她只是扫了罗开一眼，仍然紧盯着那只瓶子。

罗开将那只瓶子抛高，又接住，耸了耸肩，并不直接回答美女的问题。

美女的神情更严肃：“先生，我要提醒你，希腊的法律，禁止把任何途径得来的任何有价值的古物，运出国境，刑罚相当重！”

罗开看到对方的神情如此认真，不禁“呵呵”笑了起来：“小姐，你认为这瓶子，是有价值的古物么？”

美女总算笑了一下，当她微笑的时候，她看来极其动人：“如果你肯让我看一下，五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有肯定的答案！”

罗开在这时候，好奇心大起。

这只瓶子来源如何，他一无所知，只是凭推测，可能是刚才那一双少年男女，在海滩上发现的，那也就是说，是大海中飘来的。那么，有可能是有价值的古物吗？

当然也有可能，这里是克里特岛，是爱琴海，四五千年之前，这里曾有辉煌的文化，留下了不知多少古物，偶然有一只瓶子，漂到海边来，当然是可能的事。

罗开也笑着，把那只瓶子，向希腊美女递了过去：“希望它是价值连城的古物！”

美女几乎是抢一样，将那瓶接了过去，她只向瓶盖部分看了一眼，就发出了一下由衷的赞叹声来，一面去旋瓶盖，一面道：“看，利用螺旋纹来制造瓶盖，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真不能相信，在爱琴文化的青铜制品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发明！”

瓶盖以螺旋纹制造？

罗开仍然笑着：“你肯定那是四千年前的古物？”

美女不出声，继续旋着瓶盖，瓶盖相当紧，她要用力旋着，才能旋动一些，当她这样出力的时候，她胸脯由于用力而跳动，看得罗开目眩心跳，几乎闻到了由于她的豪乳跳动而散发出来的醉人乳香。

他一面恣意欣赏着，一面道：“小心！打开瓶子来，可能有一股浓烟冒出来，在浓烟中，有一个巨大的妖怪，会把你掳走！”

美女瞪了罗开一眼，看来并不欣赏罗开的幽默，继续旋着盖子，当盖子被旋开一半的时候，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瓶颈上细密的螺旋纹，精工冶铸的青铜，由于并不是长时期和海水接触，所以看起来，格外闪闪生光。

罗开的心中陡然一动，他突然想起，如果那瓶子真是有价值的古物，那应该属于那一双少年男女所有，希腊的法律，对于价值巨大的古物发现，有巨额的奖金。看这美女这样急切要将之打开来的情形，好像她早已肯定了那是古物一样！

罗开一想到这一点，陡然一伸手。他，亚洲之鹰罗开，动作何等快捷，当他要出其不意地在人家手中把什么东西抢过来之际，只怕没有一个人可以得保不失。

他一伸手一缩手之际，已把那瓶子自美女手中抢了过来，美女在一时之间，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望着自己空了的双手，呆了一呆，才知道瓶子已被罗开抢走了，她立时抬起头来，样子十分愤怒，胸脯起伏着，瞪着罗开，紧抿着嘴。

罗开却保持着微笑：“小姐，这瓶子是属于我的，你不觉得这样随便打开人家的东西，是一种超越了常规的行动吗？”

希腊美女的胸脯，急速地起伏着，显示出她内心的紧张：“那么，请你允许让我打开它。”

罗开缓缓摇着头，希腊美女的神情更是焦急，这使罗开更肯定了自己的料想是正确的。

本来，在任何美女面前，他都是一个十足的君子，这样的美女，现出了这样焦切的神态，罗开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要把那瓶子送给对方。

可是，他对于美女一上来不说明事实真相的态度，有点不满，所以他道：“我甚至可以把瓶子送给你，但是你必须告诉我一些事！”

美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凝视着罗开。

罗开道：“凭你的专业知识，你一定一眼就看明白了这只瓶子的来历，是不是？就请你把这瓶子的来历告诉我，当然，我们可以到那边去，喝一杯酒，慢慢说！”

希腊美女垂下了眼睑，长睫毛在急速地颤动，用她洁白的牙齿，轻轻咬着下唇，考虑了半分钟，才用十分甜腻的声音问：“你刚才说，可以把这瓶子给我！”

罗开道：“是，不过要看看告诉我的话的真实程度，再来决定。”

美女忽然低叹了一声，仍然垂着眼睑：“换一个条件怎么样？譬如说，用我自己来换取这只瓶子？”

在轻风和微涛之中，听得一个美女用几乎细不可闻的声音讲出了这样的话来，真是任何人都难免怦然心动，何况，从她的神情中，可以看得出，她显然不是常作这种“交易”的，这时，她的身子甚至微微发抖，双颊酡红，而且再也没有勇气向罗开看一眼。

这真令罗开意外之极，一时之间，他有点不知所措，可是他立刻就有了决定：他绝不能做一个在这样情形下占人便宜的小人！

他叹了一口气，道：“小姐，对不起，我拒绝。”

美女陡然震动了一下，头垂得更低，罗开却已在这时，把那瓶子交到了美女的手中，他握住了美女的手，令她的手指抓住那瓶子，美女的手指纤长，手心柔软，握住了这样的一双手，很令人有想入非非之感。

但罗开的声音是诚挚的：“小姐，这瓶子，可能是漂到海滩上来的，现在属于你了，我只能说，像你这样的美女，以后，千万别拿自己来做交易。即使交换的东西再有价值，也比不上你自己！”

美女显然被感动了，身子发着抖，抬头向罗开望来，明彻澄蓝的眼睛中，有着滚动的泪花，她望了罗开一会，才吸了一口气：“谢谢你，实在因为我才有这样的提议的！”

老实说，罗开的心中，对于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美女，也感到十分可惜。但是他更知道，如果他竟然接受了那美女的提议，那么，他就会一辈子鄙视自己的为人。

什么人能在自己都鄙视自己的情形下生活呢？

所以，罗开十分潇洒大方地挥了挥手，表示一切不算什么，他后退了几步，那美女紧紧地摸着那只瓶子，望着罗开，日唇掀动，像是还想说什么。

罗开十分有礼地向之浅浅地鞠躬：“我的名字是罗开，一个非常容易记得的名字。”

美女吞了一口唾沫：“我的名字是——”

她说了她的名字，那是有十个以上音节的一个希腊名字，罗开立时道：“啊，你的名字希腊文的意思是一种颜色十分特别的燕子？”

美女点着头，罗开笑着：“那我可以送你一个十分中国化的名字，你可以简单地叫着燕艳。燕是一个中国人的姓，艳，就是美丽的意思。”

美女把“燕艳”两个字，反覆念了几遍：“我喜欢这个名字，以后，遇到东方人，我就介绍自己的名字是：燕艳！”

罗开微笑着，美女又望了罗开片刻，转身走了开去。望着她颀长窈窕的背影，罗开的心中，有做了一件十分称心如意的事情的感觉。他又躺了下来，整个下午和黄昏，他都保持着这种愉快的心情。

入夜之后，他在海边那种专租给肯花钱的游客的精致小屋子之中，慢慢摇动着载着醇酒的杯子，倾听着海涛发出的有节奏的声响，享受着宁静。

是的，他来到这里，未曾告诉任何人，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他在何处，他就是来享受静的。

度假小屋中应有尽有，罗开已经足足住了三天了，他真有点不想离开，全然没有目的的闲适日子，对他来说，实在太少了，他呷了一口美酒，决定要尽量争取这样的日子。

然而，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罗开直了直身子，这时候，这个地方，是不应该有访客的。

可是，敲门声却在持续着，罗开老大不愿意地站起身，懒洋洋地走过去，把门打开。

### 第三章 去释放一条禁锢了四千年的巨龙

罗开打开了门，首先是一股醉人的甜香，沁人心肺，然后，在并不是太明亮的光线下，他陡然觉得眼前一亮，一个颀长的丽人，站在门口——那个希腊美女！

罗开愣了一愣，美女已先开口：“我叫燕艳。”

罗开喃喃地叫了一声：“燕艳，你好。”

燕艳经过适度的化妆之后，真不辜负了那个“艳”字，她金黄色的长发，显得她充满了青春的挑逗，大型的耳环，使她看起来有野性的散发。

她用大胆的、坦率的目光直视著罗开：“我不知道男人想要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知道，当一个女人想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找他——虽然这样做，冒著被拒绝的危险！”

罗开还没有回答，燕艳已经接过罗开手中的酒杯来，一口喝干：“当然，这需要勇气，我的勇气还不够，酒可以有点帮助。”

罗开望著燕艳，那样充满了浪漫情调的事件！罗开由衷地道：“谁要拒绝你，这个人——这个人——”

罗开一时之间，想不出什么形容词，才能形容拒绝燕艳的人。

燕艳却已接上了口：“这个人——就是一个叫罗开的人！”

罗开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轻轻一拽，已经把她拉向怀中，含糊不清地道：“这个叫做罗开的人是一个傻瓜，可以不必理——”

罗开的话没有说完，他的唇，已被燕艳灼热的唇封住，柔软香腻的舌尖，随著细细的喘声，在罗开的口中游动著，燕艳的双颊上的烫热，甚至不必紧贴著，也可以感得到，燕艳把她自己的身子，紧贴向罗开，贴得那么紧，像是想把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和罗开交融为一体一样。

又长又甜的热吻，使得他们不但身体之间的距离等于零，连他们心灵之间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他们的唇分开之后，热吻并没有停止，而是转移到了身体的其他部分，从额到颊，从头到肩，每一下亲吻，都使他们的心跳加剧，体温提高。

当他们不知在什么时候，滚跌在厚厚的地毯上的时候，雨点般的热吻，仍然在继续著，罗开把脸埋在燕艳挺耸的、颤动的双乳之间，深深呼吸著乳香，然后，他像是饥渴的婴儿一样，贪婪地吮吸著，燕艳的身子开始扭动，自她的口中，发出含糊不清，根本没有含义，但是却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声音。

当罗开解除了她身上最后的束缚之际，整个标准南欧美人的胴体，就完全呈现在他的眼前。她修长结实的双腿，紧紧地并在一起，那使得她的小肌看来格外诱人和丰满。呻吟声越来越诱人，两个赤裸的、灼热的身躯，终于紧紧贴在一起。

两人欢愉达至顶峰。

他们各自都把自己当成了一团火，当两团火交融成为一体之际，就变成更炽热更白热的烈火。烈火的火舌窜动，也不如他们这时的耸动炽烈，烈火的变幻再多，也不如他们这时的变幻更多。

那是原始的欢乐，是人类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的欢乐，是地球上的人类——地球上唯一的高级生物所特有的欢乐，这种欢乐，简直是由人类的灵魂深处，直接进射出来，欢乐射中全身每一个细胞，使全身每一个细胞都逐渐在膨胀。

欢乐在不断积聚，全身的细胞也因为逐步提升的欢乐而不断膨胀。

在那种情形下，双方都是原始的，停止了思想的，肉体上极度的欢愉冲击著理智，谁在这时还会理智地去想什么？再睿智的智者，也会自然而然，



暂时放弃他脑细胞原来的功用，而加入享受那种原始欢愉的行列。

燕艳所发出的呼叫声，简直是惊心动魄的，那种呼叫声，使已经够刺激的一切，更加刺激。不断在欢愉之中膨胀的细胞，一次又一次达到几乎不能再增加的程度，但是又像越过了一个高峰，又有一个高峰一样，一直在攀登上去。

罗开的勇猛和燕艳的柔媚，配合得这样天衣无缝，这正是上帝制造男人和女人的原旨（如果男人和女人真是上帝制造的话，上帝是宇宙间最至高无上的巧匠）。

终于，膨胀到了极限，全身每一个细胞，再也无法承受每一分的欢愉，而无声无息，在最后的一切身边物全不存在的情形之下，分解成为不知是什么，只知道那是快乐的不知名物体。

他们相拥得如此之紧密，汗水在他们胸与胸之间流著，顺著被挤压的乳沟，流向身体其他部分。

然后，就是急剧的喘息声，燕艳的手指，掐进了罗开的背肌之中，她修长的双腿，像是两条蟒蛇一样，盘住了罗开的腰际。

不知道过了多久，喘息声才渐渐平复了下来，像是海上在十二级飓风掀起了滔天的巨浪之后，又渐渐恢复了正常的潮汐一样。罗开微昂起头来，和燕艳互望著，燕艳双颊的红晕还未曾消退，她看了罗开一眼，立时把脸埋进了罗开的胸膛。

又相拥了好久，他们才能再度说话，燕艳的声音，听来像是腻得化不开的蜜：“天，你是什么样的男人，女人有时真应该鼓起勇气来，冒一下险！”

罗开的手在她滑柔的背上轻轻抚著：“那个叫罗开的人，不是傻瓜，因为他知道如何才能真正得到一个女人。对男人来说，同样的一个女人，能在她身上得到的快乐，可以从零到无穷大！”

燕艳深深吸了一口气，把她的脸颊，贴向罗开的面颊，而且轻轻揉搓著：“我太满足了，一生中有过一次这样满足的女人，就可以算是幸福的女人。”

罗开也深深吸著气：“这正是我想讲的话！”

接著，他们谁也不讲话，只是紧紧相拥著，听著海边传来的，轻轻的涛声。

直到很久，他们才一起搂著，走进了浴室，当淋浴的水冲洗著他们汗水遍体的身子时，他们又互相热吻著，像是欣赏夕阳的余晖一样，享受著刚才极度欢愉的余韵。

当他们终于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恢复了正常状态之后，他们一起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喝著酒，燕艳好几次欲语又止，才道：“那只瓶子，你知道吗？那只瓶子，肯定是米诺斯王朝时代的遗物，这种精美的，公元前二千年的青铜铸品，是世界高级博物馆梦寐以求的宝物！”

罗开的双手，没有离开过燕艳的乳峰，他只是用“嗯”地一声，来代替说话。

燕艳又道：“你不觉得，这样的古物，出现在海滩上，值得奇怪？”

罗开淡淡一笑：“在蒙古草原上，牧人常可以拾到大颗的珍珠，那是成吉思汗有一次生气，抛出了大批珍珠的结果。大海会隐藏宝物几百万年，但是也会突然把它呈现在幸运者的眼前。”

燕艳由于罗开的抚摸而有点喘息：“我不知你是什么人——我是学历史的，有著寻根究底的本能，我只知道你不是一个普通人，我把你告诉我的名字，向伦敦一家资料供应社查询了一下——”

罗开“哦”地一声：“想不到，我是这家资料供应社的老主顾了，他们出卖了我。”

燕艳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在他的耳际，用很低，充满了情感的声音，低呼了一下：“鹰！”

凭著这一个称呼，罗开当然可以知道，她已在那家资料社中，得到了她所要知道的事。

不过，罗开并不在乎，因为即使是那家拥有一切资料的机构，他的资料，也不会超过五十个字：“罗开，外号亚洲之鹰，是一个极度神秘和危险的人物，其他资料暂缺。”如此而已。

他笑了一下：“真的被出卖了！”

燕艳咬了一下下唇：“他们说你是一个危险人物，从事一切冒险活动。”

罗开笑著：“这样的批评，倒还中肯。”

燕艳双手捧住了罗开的双颊，使他和她正面相对，直视著他：“一切冒险活动，就是一切？”

罗开在她诱人的红唇上吻了一下：“就是一切。”燕艳咬了一下下唇：“那自然也包括了把一条被禁锢了四千年的巨龙释放出来了？”

罗开呆了一呆，尽避他绝不是个脑筋不灵活的人，相反地，他机智绝伦，可是一时之间，他也无法明白燕艳这句话的意思。

他愣了一愣：“什么？”

燕艳重复了一遍：“把一条被禁锢了四千年左右的巨龙放出来。”

这一次，罗开自然听清楚了。可是把一句话听清楚，绝不等于听明白了这句话。他“哦”地一声：“巨龙？被禁锢了四千年？去把它放出来？”

燕艳又现出了他们初见面时的那种略带严峻的神情。这种神情，当她在罗开的耸动下扭动著她美丽的胴体时，是荡然无存的，那时，她只有无比的艳和媚。她点头：“是的。”

罗开笑了起来：“什么样的巨龙？有九个头还是六个头？会喷烟还是会喷水？”

燕艳的回答，却十分正经：“不知道，只知道是一条巨龙。”

罗开实在不愿使自己的手推开那么动人的胸脯，可是他还是扬起手来，挥了一下：“别说这种无稽的事了。”

燕艳坚持著：“如果你听我说了全部经过，你就不会说那是无稽的事！”

罗开也可以想到，燕艳实在是十分认真的了，他转移了一下双手的位置，把双手按在燕艳的大腿上：“好，那么，请说！”

燕艳闭上了眼睛片刻，像是在考虑该如何开始才好。

## 第四章 羊皮上的御笔亲书

当燕艳睁开眼来时，她显然知道应该如何开始了，她道：“我是研究爱

琴文化的历史学家，对于在那个时期中，占极重要地位的米诺斯王朝，更有研究心得。甚至在甲种线形文字上，我也有了某种程度的突破——这样说，你是不是了解？”

罗开想了一想：“我知道你对爱琴文化有极深刻的了解就是。”

燕艳很高与又有点自负地一笑。罗开却有点心不在焉，他在想：一个美女，只要是一个美女就行，她的知识，对她能带给男人多大的欢乐，只怕一点也没有关系。

燕艳又道：“所以，当我在海滩上，看到竟然有人，把一只可能是设有螺纹盖的青铜瓶，压在脚下之际，我心中的震惊，真是难以形容。”

罗开仍然“嗯嗯”地应著。

燕艳却气息有点急促：“螺纹盖的青铜瓶子，一直是一个引起剧烈争论的学术问题。在已发现的线形文字的记载之中，有著这种瓶子的记载，说当时的人，已懂得利用螺旋纹，来使瓶盖更紧密而不容易脱落，可是，在发现的所有古物之中，又没有一只瓶子，是有著螺旋纹的盖子的。因此，尽避记载十分详尽，也有人认为，那只是当时的工匠或是智者的一种设想，并未曾付诸实现。”

罗开又“嗯”地一声：“这情形，就像我们现在，有了建立太空实验室的设想，但没有付诸实现一样。”

燕艳继续著：“一切记载都说明，这种特制的瓶子的用途是用来放置最机密的文件的——”

罗开听到这里，陡然挺了挺身子，他想起在沙滩上，燕艳一接瓶子在手，就迫不及待地去旋开瓶盖的情形。现在，如果那瓶中真有著什么秘密文件的话，她一定早已弄到手了！

他的反应，燕艳显然注意到了，她盈盈站起来，向被抛在地上的手袋走去，在经过凌乱的，抛在地上的衣服时，拾起了几件穿上，然后，她打开了手袋，把那只瓶子取了出来，又姿态优雅地向罗开走过来。

她把瓶子交到罗开的手中：“你打开瓶盖，就可以知道一切记载，全是真实的！”

罗开吸了一日气，他先放下瓶子，也找了一点衣服穿上，才打开了瓶盖，瓶盖的螺旋纹十分细密，要旋转超过五十转，才能将之打开。

打开瓶盖之后，就可以看到瓶的内部，也十分光滑，有著一个青铜的管子，倒出了那个管子来，罗开向燕艳望了一眼。

燕艳做了一个向外拉的手势，罗开把那铜管一拉，拉成了两截，由于两截铜管套得十分紧密，所以在拉开时，由于空气的作用，发生了“啪”的一下响。藏在铜管之中的，是一卷羊皮，羊皮的颜色是浅黄色的，罗开取出了羊皮，摊开，在羊皮上有著深棕色的，密密麻麻，全由各种扭曲的线条组成的线形文字。

罗开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知道世界上每一件事，这种线形文字，他就一个也不认识。

他又向燕艳望去，燕艳有一种异样的兴奋，澄黄色的眼中，放射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她在罗开的面前，坐了下来，罗开扬了扬手中的羊皮：“这上面记载的，应该是十分有价值的历史事件了？”

燕艳略皱了皱眉，神情有点疑惑：“这是乙种线形文字，我完全可以读得懂，可是它记载的内容——却十分怪诞，简直不可思议。”

罗开大感兴趣：“怪诞到了什么程度？”

燕艳靠得罗开更近了些，她的金发，轻碰在罗开的脸上，使得罗开深深地呼吸著，美女要能成为美女，要在各方面都是美女，燕艳的头发上，就散发著一股沁人的芬芳——很难想像一个美女的头发上，会有难闻的汗臭味发出来。

燕艳道：“我照著念！”

罗开在她的头发上轻抚著，并没有出声。

燕艳十分缓慢、清晰地念了起来：“在王宫的中心部份，通过密道才能到达的地窖之中，禁锢著一条巨龙，巨龙是永生不死的，威力无穷，是朕把它禁锢起来的，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两个人因为表示绝不会漏这个秘密而自杀，朕亲自记录这个秘密，再用最严密的办法将之匿藏起来。”

燕艳念完之后，才抬起头来：“现在，你明白我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吧？”

罗开仰头想了一想：“不，还是不明白，因为不明白之处实在大多了！”

燕艳道：“你可以一个个提出来问。”

罗开指著瓶子、瓶中的铜管和那幅羊皮：“你凭什么肯定这些全是真的古物，而不是假冒古物者的杰作？”

燕艳有点自负地回答：“凭我的专业知识！”

罗开笑著，在她的脸颊上，轻吻了一下：“我不是对你的专业知识有怀疑，但是单凭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

燕艳道：“我现在所能举出的证明是，解释线形文字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并不是人人都会的，这上面的线形文字，有几个我也认不出来，可知不能是伪造的。当然不必花太多的工夫，可以在碳十四放射检验中查出它确切的年代来。”

她讲到这里，略停了一停：“不过何必去浪费这种时间，我绝对可以肯定，文字中的“朕”，就是米诺斯王宫的建造者，米诺斯王。”

米诺斯王宫，罗开是知道的，那是二十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所发现的古迹，是一座结构极其复杂的三层建筑物，在王宫之中，全是曲折的密道和甬道，超过一百间房间，据说都可以互相连通，有的被认为不能相通的，只不过是密道还未曾被发现而已。那是一座著名的迷宫，是爱琴文化全盛时期的证明。

罗开又想了一想，才道：“我相信你的判断，但是也无法相信有一条巨龙，被禁锢在王宫的地窖之中。而且，用那么严密方法藏起来的瓶子，怎么会在海滩上出现呢？请问。”

燕艳并没有被罗开的问题难倒：“别忘记，那是将近四千年的事了。通常，这种放置绝对秘密文件的瓶子，会被放进一只盛满了石头的铜箱子之中，沉到海底去。”

罗开“嗯”地一声：“年代久远，铜箱子腐蚀了，破烂了，石块散乱，瓶子中间是空的，自然浮了上来，再被海流带到了海滩上。”

燕艳点著头：“大致经过，应该是这样。”

罗开又亲了她一下：“你对米诺斯王宫应该有深刻的研究，它有地窖？”

燕艳道：“考古学家对米诺斯王宫，进行了将近七十年的研究，许多建筑学家也参加了研究，至今为止，还未曾把它的所有窖道弄清楚，也没有它

有地窖的报导。”

罗开仰起头：“你的意思是，一定有地窖存在，只不过还未曾发现？”

燕艳点头，罗开叹了一口气：“这件事，我看不是私人行动所能解决的，有了这样重大的发现，可以由国家的力量，组织研究。”

燕艳凝视了罗开片刻，才突然笑了起来：“我还以为你是真正的冒险家。”

罗开陡然跳了起来：“什么意思？”

燕艳仍然笑著：“如果是真正的冒险家，就会采取蚌人行动，找那条巨龙！”

罗开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激将法？宝贝，你可知道，米诺斯王宫，是受法律保护的一级古迹，不容许人胡乱去寻找什么的。”

燕艳也笑了起来：“宝贝，你可知道，我既然是爱琴文化专家，又是雅典大学历史研究院的院士，我就有资格可以进入米诺斯王宫的任何角落。”

罗开看出她是认真的，他把她拉近了一些：“那你为什么不单独行动？”

燕艳娇媚地笑著：“因为我不是一个冒险家。而且，在所有有关巨龙的传说之中，对付巨龙的，都是男士，自然在这种故事中，也少不了有美女，可是美女通常都要男士的帮助。”

罗开点头：“很合理的解释，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燕艳侧头想了一想：“明天？”

她的这种姿态，十分诱人，罗开一下子将她拉进了怀中：“好，就明天。从现在到明天，还有很多时间，我们最好——”

罗开这一句话并没有讲完，他的口已经被润湿的、灼热的唇封住了。

米诺斯王宫的遗址，在诺萨斯古城，距离罗开所在的伊拉克利翁十分近，不超过三十公里。第二天中午，当他们相搂著自屋子中走出来，登上了罗开的车子时，两人都显得容光焕发，阳光照射在燕艳的金发上，泛起一片夺目的光彩。

车子不多久，就驶进了进入王宫遗址的直通道路，燕艳在述说著她的计划：“白天，参观的人很多，我们先去观察一下，那羊皮上的记载十分模糊，什么叫作『中心部分』？又如何找到『通向地窖的密道』？希望你过往的冒险生活经历，可以很快找出答案来。晚上，我有权留下来作研究，你做我的助手，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研究，希望很快可以找到地窖。”

罗开笑著：“这是典型的寻幽探秘，真像是电影或是小说中的情节：在一座超过四千年的迷宫之中，去找寻一条永生不死的巨龙。”

燕艳以兴奋的神情替代著回答。

## 第五章 他们找到她了？

王宫遗址的范围相当大，经过近六十年来不断的发掘，显露出来的建，大部分还相当完整，发掘工作仍然在进行，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游客，看到王宫墙壁上，色彩鲜明的壁画、大幅的宴乐图和贵妇的肖像，都发出不绝的赞

叹声。带领游客参观的向导，不断用各种语言，提醒游客：这是著名的迷宫，千万不要单独行动，不然，可能迷失在迂回曲折的走廊甬道之中。也不要企图去发现什么新的密道，在经过了几十年的专家研究之后，已经不再存在任何密道了。绝不能带走任何东西，即使带走一块泥块，也是触犯法律的，需要纪念品的话、附近有专门出售纪念品的商店……

燕艳带着罗开，来到了遗址附近的一幢建物中，那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办公室，为了纪念遗址的发现者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这幢小小的建物，就叫作伊文思馆。

进了伊文思馆，罗开才知道身边这个那么出色的希腊美女，在学术界的地位，真的不低，她拥有一间私人办公室，十分宽敞。能有同样待遇的学者，不超过十二个。

进了办公室，燕艳的动作十分快，立时摊开了一张米诺斯王宫最下层的平面图来，平面图绘制得十分详细，她指着中间部分的一个正方形：“这里，应该就是王宫的中心部分，据考证，这是米诺斯王举行秘密会议的所在。考古学家称之为『秘密会议室』。我们可以从那里开始。”

罗开用心地看着那平面图，提出了他的疑问：“现代的各种探测仪器，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底层下是不是有地窖的，难道竟没有使用过？”

燕艳笑着解释：“王宫的建，在墙和墙之间，都填塞着相当厚的黏土，也就是被用来烧成泥板，刻上线形文字的那种。当初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防火、隔音。这种土层，使得所有探测仪器，都起不了作用，而最下面一层所铺的石板，曾经全被撬起来看过，再照原样铺上的，并没有发现。”

罗开又问：“既然连铺在地上的石板全都弄开来看过，那就说明王宫并没有地窖存在！”

燕艳的神情有点犹豫：“本来是，那一次行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进行的，考古学家一直在争论，一派说，米诺斯王宫之中，根本没有地窖，因为在所有的文字记载中，提及王宫建的，都没有说及有地窖。但是另一派却认为，当时所有的建物，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有地窖附设，何以王宫会没有？争论的结果，就是那次行动。”

罗开听得兴致盎然：“没有任何发现，自然是主张没有地窖的那一派获胜了！”

燕艳点头：“是！可是，羊皮上的米诺斯王的御笔亲书，却又证明了有地窖的存在！”

罗开吸了一口气：“非但说有地窖，而且，里面还有着一一条巨龙！”

发觉燕艳行动古怪

燕艳望着罗开：“是啊，要是我们能找到地窖，找到了那条龙，那我们两个人，立刻就会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了！”

罗开摇着头：“我绝不想世界知名，而你，要全世界人知道你，也太容易了，趁坎城举行电影节的时候，到沙滩去亮相就可以了！”

燕艳有点不好意思：“我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扬名，而是……我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有机会发现什么，是我最大的愿望。”

罗开握住了她莹白的手，在她指尖上轮流亲着：“我能了解你的心意。那次搜寻地窖的行动，应该有完整的纪录，先弄来看看，在那次行动中做过的事，我们就不必重复了！”

燕艳显得十分高兴，大声答应着：“是！有纪录，在资料室，我去找来！”

她一面说，一面向外就走。罗开虽然不是很愿意和她分开，可是总不能连她去找资料都跟了去，眼看着她动人的背影出了门，罗开闭上了眼睛，回味着她突然出现在门口之后，整晚的原始疯狂，但是不到一分钟，他就陆地想起了什么，睁开眼来。

这时，他还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感到刚才燕艳走出去的时候，有一点点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他还未曾确切地想到，是什么地方不对劲。

可是，当他一睁开眼来之后，他立即知道是什么不对劲了！

摊在桌子上的平面图，由于平时存放的时候，是卷成一小卷的，所以在摊开之后，两边一定要用东西压着，才能使图纸摊平。

当时，摊开图纸之后，燕艳在一边用一个长长的纸镇压着图纸，罗开就顺手拿起燕艳放在桌上的手袋那是一只长方形的硬手袋压在另一边。

而罗开感到有点不对头的是，刚才燕艳走出去的时候，是带着手袋出去的，所以，摊在桌上的图纸，已经卷了起来。

罗开想到的是：到资料室去取一份资料，为什么还要拿着手袋呢？虽然许多女性，都有随身携带手袋的习惯，但似乎到资料室去，手袋不必随身。

罗开立时又想到的是：那只瓶子，瓶子中的一切，全在那只手袋之中。

罗开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一个细心的人，可以在根本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上，逐步逐步，联想出许多问题来。

罗开第三步又想到，在他们第一次享受了欢乐之后，燕艳几乎是立刻和他讨论那只瓶子的事。而且，她在来找自己之前，曾向伦敦的那间资料供应社去查询自己。

虽然她说当一个女人想要得到一个男人时，应该大胆一点，可是，她想得到的，究竟是什么？是和自己相处的欢愉，还是另有目的？是不是她手袋之中，有什么东西，足以暴露她的目的？

想到这里，罗开已经有了一个决定：只要有机会，他要查看一下燕艳的那只手袋。

虽然这种行动，有欠光明，但人总是有保护自己的权利的。如果对方有不肯明言的目的，那就非要弄明白不可。在行动略欠光明和做一个傻瓜之间作选择，罗开当然选择前者。

罗开打量着这间办公室，办公室相当宽敞，几乎到处全是书，是一个典型学者的办公室，很难将这样的一间办公室和燕艳这样的美女联系起来。

渐渐地，罗开那种感到不对劲的感觉又来了，他立即知道是为了什么，燕艳去得太久了！看了看表，她去了已有十五分钟。

整幢伊文思馆也不是很大，大约是寻找资料需要时间，罗开耐心地等着。

可是，又十分钟过去了，燕艳还没有回来，这几乎有点不可能了。

罗开走出了办公室，回头向办公室门口钉着的、刻有名字的那块铜牌望了一眼。不错，那正是他在沙滩上听到的那个希腊名字，是他把它简译成为燕艳的。

在办公室门口，他看到有一个神情肃穆的中年人，走了过来。

罗开迎了上去：“请问，资料室在什么地方？”

那中年人用十分严峻的眼光，打量了罗开一下，沉声道：“先生，伊文思馆并不对外开放，请你立刻离开！”

随他们跑到资料室

罗开忙指着名牌：“是燕艳小姐带我来的！”

那中年人一听，神情古怪之极，像是罗开不是说了一句话，而是在他的肚子上踢了一脚一样，而且，也忘记了他绅士的矜持，尖声叫了起来：“什么？他们找到她了？为什么不通知我？”

那中年人忽然有了这样的反应，罗开的神情，一定也够古怪的了，他全然不知对方这样是什么意思，他只好道：“对不起，我不明白？”

那中年人定了定神，显然是他刚才十分惊惶，但是以罗开的精明，也想不出自己的话，何以会令他吃惊。他指着那名牌，手指甚至在发抖：“你说，是她带你进来的？”

罗开点点头：“是啊！”

那中年人伸手在自己额上，用力拍了一下：“天，他们找到她了，是什么时候找到她的？”

又是“他们找到她了”，罗开仍然莫名其妙，只好望着对方，等待他作进一步的解释。

可是那中年人只是急急地问：“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罗开据实回答：“到资料室去找一份资料，去了半小时了，我正在找她！请问资料室在什么地方？”

那中年人竟然没有回答罗开的问题，一转身，就向走廊的一端奔去，罗开虽然感到这个中年人的行动有点失常，但也可以想到，他是到资料室去了，所以立即跟在后面。在中年人奔跑时，又有一个人迎面而来，向那中年人叫了一声：“齐尔博士！”

中年人一扬手：“燕艳回来了，他们找到她了！”

那个人也呆了一呆，立时随齐尔博士，一起向前奔去。罗开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总算对齐尔博士的话，有了一点概念：燕艳曾经失踪过，或者，至少是不告而别了一个时期，现在突然又出现了，所以引起了他们的惊喜。

罗开仍然跟在后面，不一会，就看到齐尔博士用力推开了资料室的门，大声叫着燕艳的名字。

这时，罗开也跟着来到，那是一间相当大的资料室，一个中年妇女，看样子是管理员，正从一张桌子后站起来，神情大惑不解：“博士，你找燕艳？她不是失踪了两个月了？”

罗开跟了进来：“半小时之前她到这里来的。”

## 第六章 完全不合情理的事

资料室的管理员望着罗开：“你一定弄错了，进资料室来的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过我的视线！你亲眼看到她走进来的？”

罗开呆了一下，他只知道燕艳离开办公室到资料室去，并没有亲眼看着她走进来，所以他只好摇了摇头，不过他立时道：“她是来取一份纪录的，若干年前，考古学家寻找王宫地窖的经过！”

避理员用一种异样的神情望着罗开，带着点厌恶和冷淡：“这一类纪录，是不能自由取阅的，必须先通过我，而今天到现在为止，根本没有人要向我借这样资料！”



罗开吸了一口气：“对不起，或者她说到资料室来，可是却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时，罗开心中，已经感到极度的疑惑，知道事情一定有他不明白之处在。可是他这时，也未曾料到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会更令他吃惊！

这时，那个齐尔博士已经十分焦急，他在资料室中转了一转，道：“她回来了，不先和我见面，真没有道理，女人到了更年期，行动怪诞起来，真是无可形容！”

罗开听得齐尔博士这样埋怨，不禁怔了一怔。

这个齐尔博士，罗开已经可以推测到地位相当高，可能是伊文思馆的主持人，他在埋怨的是什么人呢？是燕艳？燕艳的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怎么可以用“更年期的妇女”来形容？

罗开正在想着，齐尔博士已经用十分严峻的口气问：“你究竟是什么人？警方人员？”

罗开摇了摇头，齐尔又极不客气地道：“燕艳根本没有出现，你闯进来是犯法的！”

罗开并不气恼，虽然齐尔的指责，全然不符事实，但他知道，从事考古工作太久的人，大都会有点怪脾气，何必与之一般见识？

所以，他仍然维持着礼貌：“的确是她带我进来的，不然，我何以进得了她的办公室。”

齐尔盯着罗开，仍是一脸不信任的神色，罗开微笑着：“虽然我们进来时，没有什么人和我们打招呼，但也遇到了几个人，那么动人的一个金发女郎，总有人会注意到的，你可以去求证一下。”

罗开的话，讲得十分委婉，而且，再入情入理也没有了。可是听他这样讲的两个人，齐尔博士和那管理员，在听了他的话之后，双眼凸出，神情之怪异，就像是吞了一只活蟑螂进肚子一样！

他们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这种一副被惊讶噎住了说不出话来的神情，也可以使罗开知道，自己刚才的几句话，一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了。

他只好问：“两位，我……刚才说错了什么？”

齐尔的喉间“咯”地一响，才缓过了一口气来：“什么金发女郎……什么意思？”

金发美女是假燕艳

罗开道：“我是说燕艳不管她学问多么高，有着什么头衔，但谁都不能否认，她是一个典型的金发南欧美女！”

齐尔博士陡然将手拍在自己的额上，罗开看到他后退了一步，对那女管理员急速地道：“天，这个人是个疯子，快通知保安科，把他弄走！”

他这几句话，是用希腊语说出来的，罗开心中又好气又好笑，立即也用流利而纯正的希腊语回答：“请先告诉我，你认为我是疯子的理由！”

齐尔显然是想不到，一个明明是东方人，也会说那么流利的拉丁语，所以怔了一怔，才道：“任何把一个超过五十岁的瘦小熬人，称之为典型南欧金发美女的人，我有权视他是疯子。”

罗开陡然一震，他再也想不到，自己的话引起对方的震惊，是由于对燕艳这个人的外型在形容上的分歧。他吸了一口气：“你说燕艳，在雅典大学做研究员的，是一个瘦小的、超过五十岁的妇人？”

齐尔愤怒地道：“你以为她是什么样的？”

罗开又陡地吸了一口气：“对不起，有她的照片吗？我可以看一看？”

齐尔狠狠瞪了罗开一眼，大踏步走出几步，在一个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书本，几乎是把那本书，向罗开直抛过来的：“这是她的著作，揭开来就可以看到她去年的照片！”

罗开接住了那本书，先看书名：“爱琴文化中神话传说之研究”，作者的署名就是这个音节十分长，被罗开译成了燕艳的那个名字。

然后，罗开揭开书，在扉页，看到了作者的照片。正如齐尔博士所说，那是一个身材瘦小，已超过五十岁的妇人，头发是灰白的，虽然看来十分有智慧的样子，可是照片中的人，和罗开所认识的那个燕艳，绝对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这一点，是绝对不用怀疑的了。

虽然罗开是一个心思十分缜密的人，可是一时之间，他全然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认识的那个燕艳，虽然对爱琴文化也有着专家的知识，但是她绝不是那个雅典大学的研究员。

真正的燕艳年过五十，一点也不动人美丽，而且在两个月之前失踪了。

罗开只感到整件事复杂无比，一时之间，一点头绪也理不出来，他站在那里发怔，齐尔已“哼”地一声：“金发美女，嗯？”

罗开只好道：“对不起，我想其中有点误会，我立刻离去……请问，在哪里我可以买到燕艳研究员的著作？”

齐尔没好气地道：“在卖纪念品的商店中就有！”

罗开放下了手中的书，礼貌地鞠躬而退。当他走出伊文思馆之后，他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他坐在石阶上，背靠着石柱，仰头向天，半眯着眼睛。在旁人看来，他像是走累了游客，正在休息。

但事实上，罗开是在急速地转着念。

事情本来是很正常的，偶然的机缘，认识了一个美女，互相吸引，不必理会爱情，单是生理上的吸引，也可以使俊男美女，度过一段极欢愉的时光。

然后，美女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全然无可解释了。

美女假冒了一个大学研究员的身分。

可是她却又有那个研究负专用办公室的钥匙！罗开清楚记得，她是用钥匙开门进来的。

罗开不知道她是假冒的，她自己心里，应该再清楚不过，她到伊文思馆来，难道不怕被别人发现？冒着被人识破之险来到这里，目的是什么呢？

若她的目的，是真的想通过罗开的经验，找到王宫的秘密地窖，那么，事情还是可以勉强讲得通的。可是，更不合情理的事却又发生了，她突然不见了！

她自然应该知道，她一去不回，罗开会找她，一找她，她假冒的身分就会被揭穿，可是她还是这样做，那目的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她带罗开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想揭穿她自己假冒的身分？

这当然是说不过去的！

那么，是不是她一离开了办公室，就遭到了什么人的武力胁迫而离去？

罗开被人四面包围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罗开还是立即就否定了。一则，那时，办公

室的门半开着，如果在走廊中发生了武力胁迫一个人离去的事件，他，亚洲之鹰罗开，不敢说绝对会知道，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难以逃得过他的耳目的。

二则，她离去的时候，带了手袋一起走，那更足以说明她是有意离去的。

剩下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根本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她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她想达到某种目的，不论那目的是什么，她都没有理由那样做，而她竟然那样做了，那么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罗开坐着一动不动，大约有半小时之久。在这半小时之中，他把自己和燕艳不知道她真正的名字，暂时只好这样称呼她认识的经过，直到她忽然走出办公室，仔细想了一遍，包括他和她在海边小屋子中，那令人难忘的一夜。

罗开还是想不通，其间似乎有一个重大的关键在，可是这个关键弄不明白，整件事，也只好叫人处在迷雾之中，真相难明。

维持着一个固定的姿势，长时间不动，这也是罗开的特殊本领之一，这样，可以使得思想更集中，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要想的问题之上。

但是他也是一个十分警觉的人，虽然全神贯注在想一件事，但是对于四周围发生的事，他还是立即可以知道的。

这时，他就听到一阵急骤的脚步声，向着他走了过来，当他低下头，睁开眼来时，看到至少有七八条大汉，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一个走在前面的，就是齐尔博士，指着他，大声道：“就是他！”

随着这一句话，那七八个人之中，有一大半，立时散了开来，行动十分快捷，罗开感到那些散开来的人，已经四面包围了他。

罗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甚至仍然半眯着眼睛，所以他看起来，在他面前的那些人，并不是太清晰，而是朦朦胧胧的。七八个人围住了他，这种事，对他亚洲之鹰罗开来说，绝不算是什么事。

可是就在那一刹那间，他心中陡地一凛，觉得事情绝不是像自己想像那样容易应付了。因为就在那一刹那间，他留意到了一个人，那是在那一群人中，唯一来到了他面前之后，就没有再移动过的一个人。这个人虽然不动，但是却使罗开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 第七章 另一个传奇性人物

罗开仍然半眯着眼，也不动，可是他心中所感到的威胁，却越来越是强烈。那个使他心理上感到威胁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罗开也没有特别看清楚，单是这个人站在那里的神态，在罗开这种对于神秘的东方武术有高深造诣的人看来，就可以用“渊岳峙”四个字来形容。

毫无疑问，这个人是东方武术的大行家！

而通常，一个人若是在东方武术上有极高造诣的话，绝不会参与鸡毛蒜皮的小事，武术造诣的高深，和一个人的气度、学养，自然而然成正比例，

不是值得参与的大事，不会有这样的人在。

而且，如今众人对罗开的包围之势已成，对方是敌人的可能性，比是朋友的可能性大，有这样一个武学高手在，事情自然要棘手得多。

这时，罗开又听到了一个有着浓重的南欧口音的声音：“先生，请你站起来！”

话虽然说得很客气，可是又有着严峻的命令意味。

自从发现了那个令他感到有威胁的人之后，罗开根本也未及去注意别的人，这时，他仍然不去看发话的是什么人，他只是缓缓地睁大眼睛。

这时，他已看清了那个人的样子了，首先接触到的，是那人的眼神。那人的眼神，几乎是霸道的，用相当锐利的神色，注视着他。可是罗开又立时直觉地感到，那人的眼神之中，有着太多的忧郁。眼珠是黑色的，属于东方人。

而当罗开看到了那个人整个脸面时，他绝对可以肯定，那是一个中国人！

罗开和那人，互相绝不躲避地互望着，然后，罗开挺身，缓缓站了起来。以罗开刚才坐着的姿态来说，要一跃而起，几乎是人人做得到的事，但是要那样缓慢地站起身来，除非是在体能上有过极艰苦严格的训练，否则是无法做得到的。

罗开这时这样做，绝不是为了向对方示威那是全然不必要的，在那人盯着他看的神情上，罗开完全知道，对方是个武术大行家，也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

罗开之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防范对方的突然行动，他缓慢地站起，先蓄势，后发作，对方若是有突然的袭击，他就可以立即反击，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之下，他必须如此保护自己。

他一站直了身子，一个身形十分魁伟的希腊人，已到了他的身前，在他面前，摊开了证件：“我是范亚警官！”

罗开向证件望了一眼，虽然他和警务人员打交道的机会不是太多，可是既然他过的是冒险生涯，对各国警务人员的证件，还是有点认识的，一看之下，他就知道那大汉的确是希腊的警务人员。

白奇伟助罗开解围

这使得罗开心头松了一松，他越过范亚警官宽阔的肩头，仍然把视线停留在那个中国人身上。那中国人也一直在看着他，罗开估计他略长于自己，英俊挺拔得令人有点心醉，倨傲不群的神情外露，可是总是难掩那份忧郁。

罗开只是随便答应着那警官，却向那人，扬了扬眉，做出了一个询问的神色。

罗开是在向那人问：“你也是希腊的警务人员？”

那人立即略摇了摇头，表示他不是。

罗开几乎立即喜欢那人，他微笑了起来，而那人的心意，看来和罗开一样，两个人几乎是同时间发出会心的微笑的。

在这一笑之后，罗开的心情，由紧张而变得松弛。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由于在那一霎间，两个人虽然未说过半句话，但已可以肯定，对方只会是朋友而不会是敌人。

既然肯定对方只会是朋友，那自然不用再戒备了。罗开将视线自那人身上移开，转向面前的范亚警官：“请问有什么指教？”

范亚警官约莫三十多岁，一副职业性的严峻神情：“你刚才进入过燕艳研究员的办公室？”

罗开点点头：“是……”

范亚闷哼一声：“办公室的钥匙，是随着研究员的失踪一起不见的，你是从哪里得到她的办公室钥匙的？”

罗开笑了起来：“警官先生，我只是进过办公室，并不是说我有钥匙！”

范亚一瞪眼：“那”

罗开已准备给这个态度如此差的警官以一些难堪，但这时，那中国人走了过来，来到了他们面前，对范亚道：“让我来，好不好呀？这位先生，我估计，猜三次，我就可以猜出他是谁来，你再要把他当普通人的话，只怕整个希腊，都要天翻地覆……”

人总是希望听到他人对自己的恭维的，罗开也不例外，一听得别人这样说，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像一个小孩子那样高兴。

范亚警官则显得十分尴尬，望着那人：“白先生，研究员失踪案，牵涉可能十分广，是一件重案”

他还没有讲完，那人已经拍着他的肩头：“贵国的最高警务局已经委托了我，我看还是照我意思做事的好，是不是？”

罗开一听得范亚称呼那人为“白先生”在陡然愣了一愣之后，随即呵呵笑了起来，更感到了极度的轻松，那人也转过头来，向他笑着。范亚十分不愿，可是也无法可施，大声吆喝着，带着那几个人，走了开去，齐尔博士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也走了开去。

罗开来到那人面前，两人几乎同时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罗开笑道：“真想不到会在这里认识你，令尊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惜未识荆，倒是令妹夫，曾有一面之缘，是个十分有趣的人，你不在你的水利工地，到这里来干什么，白奇伟先生？”

那人的姓名是白奇伟，白奇伟的父亲，是早年江湖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人人都尊之为白老大而不名。白奇伟的妹夫，是比传奇人物更传奇的那个卫斯理，白奇伟的妹妹，自然是卫斯理的妻子白素。

白奇伟本身，也是一个传奇性很浓的人物，曾在一些古怪的事情中出现过。

白奇伟笑着：“好像很不公平，由于你知道了我姓白，所以一下子就知道了我是什么人，而我，或许要猜三次，才能猜中你是谁？”

罗开后退了一步，摆出一副好让白奇伟看清楚的神态，而且调皮地眨着眼。

白奇伟微笑地看着他，忽然笑了起来：“浪子高达不会有你的凝重，年轻人的身边，一定跟着他的公关，我知道你是”

他说到这里，陡然跃起，身在半空，双臂张开，做了一个大鹰下扑的姿势，然后，落地之后，用嘹亮的声音叫出一个字来：“鹰……”

罗开哈哈大笑，两人各自踏前一步，双手再度紧紧相握。他们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各自心中都掩不住认识了对方的那种喜悦。

友情，有时候和爱情相仿，有许多“一见钟情”的例子。两个人能不能成为好朋友，往往是在相见的一刹那间就决定了的。

两人一面满心喜悦地握着手，忽然同时开口，说的是同一句话：“我不明白，你怎么会”

一见如故互诉心事

两个人都没有说完，又同时停了口。白奇伟道：“我们找一处静一点的所在去说话。”

罗开点头表示同意，两个人的视线，又不约而同，一起望向米诺斯王宫后面的山崖。王宫是依山而建的，后面的山崖不是十分高，但却很安静。

两人一起向前走着，绕过了王宫的侧墙，一面走，白奇伟已在说着：“你一定奇怪我为何会在这里，而且和希腊警方有联络，还会负责一个考古学家失踪的调查？”

罗开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着。

白奇伟也自顾自地说着：“我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愿望而来的”

他讲到这里，顿了一顿，现出了一种十分忧伤的神情来，这种神情，本来是被深深匿藏着的，虽然罗开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

然后，他又道：“我在追寻一个可能是存在于传说之中，或是神话之中的人……希腊是西方神话的发源地，所以在经历了若干过程之后，我自然而然，来到了希腊，希望会有奇迹出现。”罗开听得出，这方面的事，他不是愿意详细说，罗开虽然不是很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但也可以知道，那是他忧伤的根源，那就更不好意思多问什么，所以他一直保持着沉默。

（白奇伟其实已说得相当明白，他在不久之前，在巴西和巴拉圭的交界处，曾遇到了一个他认为可能是仙女的美丽女郎，他是在寻找他心目中的仙女。）

（白奇伟和他心目中“仙女”的一切，写在以卫斯理的故事“极刑”之中。）

白奇伟低叹了一声：“我自然爱和熟悉希腊神话的人往来，所以，不多久，就认识了海伦多蒂研究贝。”

（海伦多蒂是“燕”的音译。）

听到了这个名字，罗开不由自主，苦笑了一下，白奇伟望了他一眼，罗开做了一个手势：“你先说你的，我再说我的。”

白奇伟吸了一口气：“研究员是希腊神话的专家，也是一个考古学家，她多半时间在雅典，每年也有一定时间在这里，研究爱琴文化时期的神话，两个月之前，她突然在雅典失踪……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失踪案，你要不要听详细的经过？”

## 第八章 一件不寻常的失踪案

罗开道：“当然要，越详细越好！”

白奇伟挥了一下手：“由于事发时完全没有目击者，只是事后，警方和我的调查”

海伦多蒂研究员今年五十二岁，大学毕业之后，一面从事考古工作，一面从事著述，独身，不善交际，性格不开朗，一个人居住在雅典市东区的一个幽静的住宅区之中，几乎与世无争。

事发之后，一位邻居指出，近一个星期来，几乎每天都有一个英伟的

东方男子，每天来拜访她。这个人，自然就是向她请教神话故事的白奇伟。

白奇伟很快被警方人员找到，一开始，他是被当作要对研究员失踪负主要责任的人，但是随即弄清楚了他的身分，而且，希腊警方一个极高级的官员，对他的赏识，知道他的能力，反倒委托他对这件失踪案进行调查。

自然，白奇伟在和研究员相识之后，更钦仰对方学识的渊博，忽然离奇失踪，自然也很想把她找出来。

这就是白奇伟会和希腊警方有关系的原因，说穿了十分简单。

但是，失踪案却相当复杂。

像研究员这样身分的人，照说，她如果失踪，极有可能是她忽然有远行而没有通知别人，不应该一下子就被警方列为严重失踪的。

可是，在她失踪的同时，她的住所一幢精致的上下两层的独立洋房，里里外外，包括一个小小的后院，都曾经经过彻底的搜查。

首先接到邻居的报告，说屋子中，彻夜有不寻常的声音传出来，而进入屋子的三个警员，众口一词，形容他们进入屋子之后看到的情形，简直令人目瞪口呆，随便你怎么想，也不可能想到一间屋子中的陈设，竟可以遭到如此彻底的破坏。

所有可以打开的东西全都打开包括被砸开、被割开等种种方式，墙上的墙纸，全被撕下来，天花板被弄破，目的多半是想查看天花板之上，是不是有着夹层。

后院本来有一个小小的花圃，但所有的泥土，全都被翻掘过，衣橱的内壁，全被撬破，每一张椅子的垫子，全都被割破。

那三个警员在惊呆之余，立时通知了上级，范亚誓官来到现场一看，同样发了呆，他的形容是：“我相信至少有十个以上的破坏专家，配备各种适用的工具，至少要连续不断地努力八小时，才能造成对一间屋子如此彻底的破坏。”

警方寻找屋主人，屋主人不见踪迹，屋主人本来不是什么神秘人物，但是一个再普通的人，当他的住所遭到了如此彻底的破坏之际，也就变得神秘了。

警方立即采取行动，寻找屋主人，一直到傍晚，白奇伟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和研究员是早一天约好的，他像以前几次一样，按铃，等到门打开，他看到屋中凌乱的情形，和满屋子的警员之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进入了梦境！

曾与罗开同一命运

警方和白奇伟之间，自然有着不少误会，这不必细表，等到误会澄清之后，白奇伟受委托调查这件案子，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切是在夜间进行的，目的，是想在研究员的屋子之中，寻找什么东西。”

范亚誓官道：“屋主人当时在家吗？”

白奇伟道：“我相信在，但歹徒一入屋，她就失去了自由，我们在前一天分手之后不久，我还曾致电给她，和她更改一下今晚约会的时间，那时是晚上七时，我可以肯定在那时，还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范亚誓官道：“那么，这是一宗绑架案了？”

白奇伟道：“可以这样说。”

范亚誓官疑惑地，多少带点挑战性地问：“绑架，目的是什么呢？研究员生活虽然过得去，可是绝不应当成为绑架者的目标，她根本没有被勒索的价值！”

白奇伟并没有被难倒，立即道：“她是一个考古学家，我推测一定是她在考古学上，有了重大的发现，或是发现了什么极有价值的古物，所以才招致事情的发生，有人想得到一些东西，她不肯交出来，在经过了如此彻底的搜寻之后，依然没有结果，就把她带走了！”

范亚警官在听了白奇伟的分析之后，不由自主，发出了“啊”地一声：“那么……她的处境”

白奇伟立时接上口去：“是，她的处境一定极坏，那些带走她的人，会用尽方法，要她交出他们要找的东西来，其中包括的可能性有：向她注射药物，甚至于对她动酷刑，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把她找出来！”

范亚警官是一个经验十分老到的警务人员，这时，他对白奇伟也表示了由衷的敬服，所以，立时同意了白奇伟的见解。

范亚警官率领着干练的警务人员，进行寻找工作。白奇伟从了解失踪者的生活、工作情形，进行周密的调查，他知道研究员经常前往克里特岛进行考古研究，他也去了克里特岛。

在雅典大学和伊文思馆的办公室中，查阅着一切文件，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来证明他的推断。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一点头绪也没有。

失踪的研究员，像是在空气中突然消失了一样，在消失之前，没有任何迹象，学术研究上，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突破。如果不是她的住所遭到如此彻底的破坏的话，人人都会当孤僻的她，到什么地方去度假了！

就在这种茫无头绪的情形之下，忽然有人闯进了失踪者的办公室，而罗开的言语和行动，又如此之古怪，知道案子来龙去脉的齐尔博士，自然感到可疑，就在罗开走后，立即通知正好在克里特岛上的范亚警官和白奇伟。

这种情况，自然是对整个案件的巨大突破，因为在研究员失踪的同时，她的一些随身所带的东西，如钥匙之类，一起失踪，雅典大学和伊文思馆的办公室，都是用了后备钥匙打开来的。

此所以，当罗开说他是研究员带他进伊文思馆的时候，齐尔博士才如此诧异的原因。

齐尔博士只当带罗开来的是真正研究员，就是那个失踪者，再也想不到有一个冒名者在！

白奇伟十分扼要地讲完了研究员失踪的经过，罗开一直用心听着，白奇伟的叙述告一段落后，他们两人正坐在山崖上接近山顶的一块平整的大石上，山风相当劲，吹得他们头发飘动。

向下看去，可以看到米诺斯王宫的全部建。他们坐着的那块大石，在山头上不知有多少年了，当然比米诺斯王宫四千年的历史更加悠久，如果它有记录下一切的能力，它就可以告诉现在研究这座王宫的人，这座宫殿，当初是怎样一砖一木建立起来的。

罗开沉默了片刻，才道：“那么，事情真是有点怪异了，我来到这里，是因为”

他开始讲述他的遭遇，也讲得十分扼要，但是所有的关键，一点也不忽略。

他的经历，就是这个故事一开始，直到那自称是燕艳的金发美女在伊文思馆中突然不见了踪迹的那段经过。

等他讲完之后，白奇伟用力一挥手：“那女郎，毫无疑问，是那群破坏了研究员住所，和让她失踪的人那一边的，不然，她怎会有办公室的钥匙？”



罗开表示了一下异议：“也并不一定，办公室的钥匙，毕竟是可以有许多方法获得的！”

设法调查女郎踪迹

白奇伟略想了一想，就取出了无线电通讯仪来，望着罗开：“希望她还没有离开克里特岛，我想通知警方，全面搜寻！”

罗开却抿着嘴，不表示意见，白奇伟笑了一下，打趣地道：“怎么，一夜缱绻，舍不得她落入警方手中？”

罗开想起昨晚的疯狂，不由自主叹了一口气，这时，他的手上，似乎还残剩着燕艳滑腴的胴体中挤出来的那种腻人的芳香。

他坦然承认：“有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为了有一处关键，我实在想不通。”

白奇伟立时道：“对，她为什么要带你到伊文思馆去？真没有道理之极！”

罗开缓缓吸着气，心想，和白奇伟这样的人在一起分析一件事，真是愉快的事，他能立即注意到事情的关键，可以不必详细解释，就能明白事情的要点何在。

他望着白奇伟：“你有什么意见？”

白奇伟站了起来，迎风而立，山风把他的外套吹得刷刷震动。

他站了一会，又来回走了几步：“真是没有道理的事，她假冒了研究员的身分，就算再热中于探索王宫的地窖之谜，也绝对没有道理带你到伊文思馆去的，因为一去，她假冒的身分，必然暴露！”

罗开苦笑了一下，这一点，他早已想到过了。

白奇伟双眉打着结：“可是她居然这样做了鹰，我觉得还是要把她找出来才好！”

罗开用十分沉缓的声调说：“不必找，我觉得，她要我做的事，根本没有开始，就已经发生了那样的变化，所以她”

白奇伟接上去：“她还会来找你？”

罗开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白奇伟望了他一会，收起了无线电通讯仪。

罗开道：“你和研究员请教过许多有关米诺斯王宫的事，她对于地窖的意见怎么样？”

白奇伟道：“她是研究神话传说的，所以她相信王宫有地窖存在，是由一条十分秘密的通道进去的。”

罗开皱着眉：“地窖之中，真的禁锢着一条巨龙？有这样的传说？”

白奇伟神情十分严肃，深深吸了一口气。

## 第九章 王宫中惨遭龙噬的美女

白奇伟的神情何以这样严肃，罗开多少有点奇怪。

白奇伟在想了一想之后，道：“王宫的地窖，或是某一处通过密道才能到达的隐密所在，有着神话中动物的传说，相当普遍”

罗开对这方面的常识，不是十分丰富，这时听白奇伟说得郑重，他不

禁大感兴趣，挺直了身子，用心听着。

白奇伟道：“最普遍的一种传说是，米诺斯王，在宫中养着一头半人半马的怪兽，这头怪兽的名字是『敏诺斯』。这头怪物的食物是人，米诺斯王为了他所畜养的半人半马怪兽有足够的食粮，经常派人到雅典去，引诱青年男女到克里特岛上来。自然，被诱骗去的人，都成了怪兽口中的主食！”

罗开吸了一口气：“神话传说都有点骇人听闻，这个半人半马的怪兽，是头部像人，还是头部像马？”

白奇伟道：“没有确切的记载，但同在希腊神话之中，记载有人的上半身，马的下半截的怪物的记载。关于米诺斯王朝的历史，还十分模糊，所谓『米诺斯王』这个称呼，也和埃及的『法老王』一样，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合称。埃及法老王的历史十分清楚，但米诺斯王朝的历史，却还未被揭开。”

罗开道：“传说中，没有巨龙？”

白奇伟道：“也有，有关于巨龙的传说，传说中的巨龙，有着巨大无比的破坏力量，可以使整个克里特岛，沉入海中，是被一个米诺斯王禁锢起来的。”

罗开喃喃地道：“传说总有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巨龙的力量那么大，米诺斯王怎可能将之禁锢起来？”

白奇伟道：“那也难说，传说中，有许多君王，根本就是天神降临的。”

罗开没有再说什么，白奇伟道：“有一桩事，十分巧合，研究员曾一再对我说，如果种种神话传说，有确切记载的话，应该用线形文字记载下来，放在有螺旋形瓶盖的青铜瓶子之中，被当作最秘密的文件来处理沉入大海的深处。”

罗开发出了“唔”地一声，心想：假冒的研究员，若不是她本身有着那方面的研究，就是也曾听到过研究员的这种说法。

白奇伟又道：“她在这样说的时侯，常常感叹：『连有螺旋纹瓶盖的瓶子，到现在为止，还未曾被发现，进一步的考据，更加没有希望了！』”

罗开扬了扬眉：“可是我在海滩上，就无意中得了这样的一只瓶子！”

白奇伟做出了一个不明白的手势：“你遇到的那个金发美女，真太神秘了，希望她能再在你的面前出现。”

罗开点着头：“自然，所有的谜团，都要靠她来揭开。已经两个多月了，”他陡然转变了话题，“关于研究员为什么会失踪，以及想在她家中找到什么，难道一点头绪都没有？”

有妖异力量的怪物

白奇伟笑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可以说没有……不过，也有一点线索，但是实在太荒诞了，所以警方列入不予考虑之列。”

罗开“哦”地一声，向白奇伟望去，白奇伟道：“这一点线索，是由齐尔博士提供的，他是伊文思馆的主持人，你们已见过。”

罗开道：“是，他怎么说？”

白奇伟犹豫了一下：“我实在很难重复他的话，虽然我可以相信一切怪异的事，我看，你可以听他亲口说，比较直接一点。”

罗开又向白奇伟望了一眼，白奇伟有点无可奈何地笑着，罗开心中知道，那所谓“线索”，一定怪异莫名，他不是十分性急的人，所以也同意了白奇伟的提议，他们一起向山下走去。

白奇伟指着王宫的建：“我每次来，都要花一段时间在这座迷宫之中，

这样诡异的建物，在四千年前建成，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就算当时爱琴文化再发达，生活上的需要，也不会要求一座王宫，有着那么复杂的结构，真有点不可思议！”

罗开笑了一下：“有一派学说，说在没有信史之前的历史文明，全是天外来客外星人所创造的，后来人们只用人类的观点去解释，自然一切都不得要领，坠进了迷雾之中了！”

白奇伟点头：“很有意思，你和卫斯理，应该可以谈上十天十夜！”

罗开吸了一口气：“他比我幸运，至少在外星人的接触过程中，他没有过像我那么痛苦的经历有机会，我们会好好谈一谈。”

他们一面天南地北谈论着，一面下了山，又进了伊文思馆，叩开了齐尔博士办公室的门，白奇伟道明了来意，博士请他们进去。

博士的办公室虽然宽大，可是到处堆满了书籍和文件，显得十分凌乱，两人坐下之后，齐尔道：“其实我提供的，也不能算是什么线索，只是她曾经说过的一些话而已。”

罗开十分诚恳地道：“请你复述一下。”

齐尔想了一想，才开始复述，那是齐尔博士和海伦多蒂研究员之间的对话。地点是在伊文思馆的一个会议室之中，时间是若干日之前，一个会议结束之后，其他人已离去，只有他们两人留在会议室中，正在整理文件，也准备离去。

就在那时，研究员忽然道：“博士，我最近在乙种线形文字记载中，发现一些异样的资料，是不是可以和你研究一下？”

博士知道研究员研究的课题是什么，他自然表示十分有兴趣。

研究员道：“有记载说，在王宫建成之后的全盛时期，王宫的每一间房间之中，都有绝色美女居住着，而一到了夜色低垂，宫中所有的美女，就在互相可通的王宫之中走来走去，宫中不燃点任何灯火，于是，谁能遇上宫中的米诺斯王，就完全凭运气，当时，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生活。”

博士应着：“各国历史上，都有宫廷生活荒淫无耻的记载，米诺斯王朝时有这种生活方式，那也不足为奇。”

研究员吸了一口气：“那些美女，记载说全是永远不会衰老的，她们其实不是人，而是有妖异力量的一头怪物，送给米诺斯王的礼物！”

博士抬头望向研究员，这一类传说，在古代典籍中也十分普通，他不明白她何以要将之当作重大的发现而提出来。

研究员一副欲语又止的神情，而且，神情之中，有着一股难以形容的诡异，齐尔博士与之共事多年，从来也未见这个平时神态拘束的中年妇人，有过这样的神情。

她在停了片刻之后，才道：“那些美女，虽然是天神的恩赐，但是当米诺斯王……征服了一条巨龙之后，却难逃厄运，那条妖异的巨龙，以美女为食，当美女只剩下了三个时，她们相约逃走，从此不知下落。要是她们永远不会衰老，那么，理论上也不会死亡”

研究员讲到这里，博士已忍不住叫了起来：“天！你不是想在米诺斯王宫的遗址之中，找出三个活了几千年的美女来吧？”

研究员的脸胀得通红：“还欠缺一点资料，不然，真是可以找出来的，这座迷宫，等待人去发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博士哈哈大笑了起来，把整理好的文件，放进公事包中，不再理会研

究员，十分无礼地迳自离去。

齐尔博士讲完了经过，罗开向白奇伟望去：“这……似乎不能算是什么线索！”

将两件事并合联想

白奇伟道：“本来不能算是，但是和你的经历配合起来，却可以有一个相当异想天开的设想。”罗开骤然之间张大了口，这是他在那一霎间所能做出的唯一的反应了。他明白白奇伟是在暗示什么。白奇伟是在说，他在沙滩邂逅，后来又来到他度假小屋中投怀送抱的那个美女，就是“天神的礼物”，是几千年之前，侥幸未遭巨龙之吻的子余！

罗开不但张大了口，而且不由自主，眨起眼来，博士自然莫名其妙。过了半晌，罗开才道：“这……未免有点……我虽然想像力不算不丰富，可是”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无法讲得下去。

白奇伟却又道：“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罗开向他做了一个手势，两个人一起走出了博士的办公室，白奇伟又重复了一句：“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罗开道：“你整个设想是”

白奇伟道：“研究员曾说，她还欠缺一点资料，假设她发现了欠缺的资料，那么”

罗开道：“那就更不合逻辑了，她如果有了足够的资料，就可以找到那三个美女了！”

白奇伟摊了摊手：“或许，她还未曾来得及去找，就被人知道了她的秘密？”

罗开笑了起来：“也不对，她失踪了，她的秘密没有漏，美女不会出现，秘密要是漏了，美女可能被掌握秘密的人发现，而不能到处乱走！”

白奇伟摇头：“要是美女离开了她们躲藏了几千年的迷宫的某一处所在，她们可以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别忘了她们是天神的礼物，来自天上！”

白奇伟向天空指了一指，这时，已是黄昏时分，天上一抹斜阳，映出丝丝彩霞，衬着渐渐黑下来的天空，显示出它蕴藏着无穷奥秘的巨大神秘色彩。

## 第十章 她可能是四千年的子遗

罗开呆了半晌，才道：“那要用相信所有的传说作为基础了？”

白奇伟道：“不是传说，是记载！”

他顿了一顿，才又道：“还有一点可以支持我的设想的是，这两个月来，我接触过不少爱琴文化的专家，据我所知，能够翻译乙种线形文字的人，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没有一个年纪是在五十以下的。而甲种线形文字，根本没有人能懂！你的那位金发美女”

罗开做了一个手势，阻止他再说下去，这时，他的感受之诧异，真是难以形容！

白奇伟的分析，似乎越来越有说服力了。

人活上四千年，当然不可能，但是既然是“来白天神的礼物”，谁知道那些美女是从什么星体上来的？各个星体有各个星体不同的时间观念，或许，她们来的那个星体，地球上四千年，只等于她们的四年，这自然也是她们“永不衰老”的秘密了！

罗开紧闭着眼睛一会，忆想着活色生香，娇媚万状的燕艳，不禁叹了一口气，他承认无法分辨得出一个女人是四千年前就活着的，还是二十五年前才出生。因为男女在行为上，在原始行为上，四千年前和现在，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白奇伟很有深意地望着罗开，直到罗开叹了一口气之后，他才道：“听说，在你生命之中，曾经有过一个对你来说，十分重要的异性？”

罗开苦涩地笑了一下：“以后有机会，我会详细和你说起她。”

白奇伟却显得有点急躁：“我只想知道一点：她是一个外星的雌性生物？”

罗开想起了“天使”，这实在是一段既痛苦又甜蜜，既令人惊骇又令人快乐的一段回忆，他缓缓点着头。白奇伟吁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那么，我所追寻的，也未必永远达不到目的！”

罗开有点疑惑地望着他，白奇伟接道：“有机会，我会详细和你说！”

两个人同时叹了一口气，又忽然一起笑了起来，罗开道：“别『伤心人别有怀抱』了，的确，她对我说过，即使是甲种线形文字，她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可是，不论她的身分如何，她带我去伊文思馆的行动，仍然是不可理解的。”

白奇伟用力挥了一下手，神情比较开朗了一些。一则，他和罗开有相见恨晚之感，二则，他大胆的设想，罗开虽然未曾接受，但显然未曾排除可能性，这是十分惊人的假设，涉及四千年前地球上的古文明，和浪漫凄厉兼而有之的神话。

白奇伟是一个性格十分浪漫激情的人，他立时可以在自己的脑海之中，编织出这样的画面来：做为“天神的礼物”，一大群美女，在富丽堂皇的迷宫之中，快乐地追逐嬉戏，但突然之间，一头怪物出现了，它不知是什么形状，又具有无比的威力，而且以人为食，于是，一个个美女，被投入它的口中。

被牺牲了的美女，当然曾经号哭、挣扎，可是她们处在完全无助的绝望境地之中，等待着那个被称为巨龙的怪物的吞噬！

燕艳留下耳环给他

最后，剩下了三个美女，她们是在什么样情形之下，在什么地方，躲过了巨龙的膏吻的，没有人知道，但她们一直躲了下来，而且，经过了几千年，她们又从她们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

白奇伟一面在脑海之中编织着画面，一面把自己所想到的讲了出来。

罗开静静听着，他的个性，本来没有那样天真烂漫，但这时已受了白奇伟的感染，道：“她们如果出来了，就应该逃回天神那里去，不应该再想去寻找那头巨龙！”

白奇伟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构想之中：“天神早已离弃了她们！不然，不会听凭巨龙肆虐，或者，天神也敌不过巨龙，她们要找巨龙报仇，为她们的同伴报仇，而你可以成为她们的帮手！”

罗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微笑着：“还好我们的话没有旁听者，不然，一定会把我们两人当成疯子。”

白奇伟喟叹着：“人类的想像力，其实是无穷无尽的，只可惜人类不是很善于运用它！”

他们是一面闲步，一面在交谈着的，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罗开驾来的那辆车旁。罗开望着车子，想起和燕艳一起前来的情形，不到一天，事情竟然会发生那样的变化，真是在事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这时，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参观者已陆续离去，好几辆大巴在他们的身边驶过。白奇伟道：“有了这样的设想，我要好好再在王宫中搜寻一下，王宫等待发现的秘密太多了！”

白奇伟在这样说的时侯，望定了罗开，他显然是在邀请罗开，和他一起参加，立刻进行探索米诺斯王宫的工作。

可是这时，罗开并不望向白奇伟，只是看着车子的驾驶盘下方，车子的启动匙孔上。车子是他驾来的，他把车匙留在匙孔上，并未曾取走，这时，车匙还在，圈在一只十分精致的匙扣上，吸引了罗开注意力的是，这时，在匙扣上，多了一样东西——一只红宝石的耳环！

罗开当然认得那只耳环，不是由于那块指甲大小的红宝石，颜色是如此鲜艳夺目，而是当这只耳环贴在燕艳的耳垂上，衬着她雪白滑腻的脖子时的那种令人目为之眩，心为之荡的美丽！

罗开缓缓吸了一口气：耳环一定是燕艳“失踪”之后，放上去的。这表示什么？表示只要他上车，发动车子，就可以再见到她？

罗开一面想着，一面道：“我同意你的说法，但你的行动，可能会遭到众多考古学家的阻挠！”

白奇伟蹙着眉：“我可以以寻找失踪的研究员的名义来进行。”

罗开想了一想：“从『中心部分』开始，可是什么叫『中心部分』，只怕没有人知道”

罗开在说话时，很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白奇伟注意到了这一点，向罗开投以疑问的眼光，罗开指着那耳环：“我好像有一个约会”

白奇伟一扬眉：“她？”

罗开点了点头，白奇伟轻轻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我们随时联络！”

他说着，转过身，大踏步走了开去，他的姿态，虽然十分英挺，但是罗开却可以看得出，在他魁伟的身躯之内，有着一颗十分落寞的心。

罗开上了车，发动了车子，任由那只耳环在匙扣中晃动着，驾着车，驶上了公路。他在想：这只耳环，如果是燕艳约会的信号，那么，燕艳会在什么地方等他呢？这个那么动人的美女，现在又加上了那样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身分，罗开实在急于想和她会面。

罗开立时就有了决定：那间度假小屋！昨天晚上他们经过了如此热烈狂欢一夜的所在，燕艳会在那里等他，一定会！

他加快了车速，当他到达那小屋时，他冲了进去，叫：

“燕艳！”

可是屋中静悄悄地，没有回答，罗开迅速肯定，燕艳不在屋子中。

罗开并不着亮灯，在黑暗中坐了下来，满满地斟了一杯酒，在酒的香醇的气氛中，等待着神秘美人的来到。

时间慢慢过去，杯中的酒渐渐减少，四周围极静，只有远处，隐隐传

来的有规律的海潮声。而燕艳却一直没有出现。

想起初遇时的海滩

时间已经是午夜了，罗开喝干了杯中的酒，缓缓站了起来，他已经等了那么久，当然是他没有猜中约会的地点了，那么，应该在什么地方呢？她有可能来自天上，难道会约他在天上相会？

罗开一面想着，一面信步向屋外走去，抬头望天，月明星稀，满空的星星在闪烁，即使是最微弱的一点，也可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秘密。

在屋外，海涛声听来，更加响亮了一些，罗开陡然想起：海边！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海边。

罗开连忙回到屋中，提着那瓶醇酒，大踏步向海边走去。在月色下看来，海水闪着幽秘的光芒，当海潮涌向岸边时，海水上像是有无数银色的、闪耀的小妖精，踏浪舞蹈，尽情在跳跃。

而沙滩在月色下，是那樣的洁白，白得耀目。而罗开也立即看到了她！

毫无疑问那是她！谁会有那么耀目的金发？谁会有那么动人的胴体？她侧卧着，任由金发散在沙粒上，如同白银上撒开了一束金丝般夺目。

她背对罗开走过来的方向，手支在颊边，面对着大海，她那纯洁的裸体，背部的线条，优美地止于她的纤腰，然后，是诱人的臀部，浑圆的，像是天体的一部分，一直结合着伸延的修长的腿。

罗开缓缓地向前走去，这种情景实在太美了，美丽到了慑人心魄的程度，会使得看到的人，不由自主放轻脚步，屏住呼吸。

罗开一直走到她的身后，才在她的身后坐了下来。她仍然一动不动，罗开一面把酒瓶向她递过去，一面已在她的背上吻了一下。

她的身子略颤了一颤，接过了酒瓶，喝了一口酒。在海边的凉风下，她的肌肤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清凉，他们都不说话，她缓缓转过头来，美丽的眼睛中有着焦切的期望，接着，是四片口唇自然地黏合。

## 第十一章 燕艳自道她的身世

风吹拂着他们，把他们急促的呼吸，融进了风中和海涛声中。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一切动作，都变得那样温柔轻缓，罗开把她轻轻拥在怀中，而她的娇躯，那样柔顺而自然地贴在他的身上。

她垂着眼睑，长长的睫毛在月色下颤动着，用比涛声更有韵律的声音说着：“不要问我为什么，请不要问我为什么！什么也不要问。”

罗开吻着她的眼睛，轻轻的，又吻着她的耳垂，也是轻轻的，然后他就她的耳边说：“如果我已多少知道了一些有关你的事？”

她陡然仰起头来，在她美丽的脸庞上，绽开了纯真而又调皮的动人笑容：“不可能，你绝无可能知道有关我的事，尽避你是那么突出的亚洲之鹰！”

罗开笑了一下，轻托起她的下颚，同时，伸手向星空，指了一指。

燕艳呆了一呆，循着罗开所指看去，星空灿烂，尤其在这样的环境中看来，极其美丽。

燕艳的神清，非常出神，罗开注意着她，她并没有罗开期待中的那样

吃惊。罗开伸手指向天上，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那是在暗示她来自天上。而她却只是在出神，明亮的大眼睛，隔了好久，才轻轻眨上一眼。

饼了好一会，她才轻轻地道：“要不要听听我的身世，鹰？”

罗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先将她紧拥在怀，让她清凉软腻的肌肤，紧贴着自己，然后，才道：“如果你想说，宝贝！”

燕艳先吸了一口气，当她在吸气之时，她的饱满胸脯压得罗开几乎喘不过气来。燕艳低叹了一声，罗开又道：“刚才你叫我什么也别问的，如果你真的不想说，我绝不会勉强你！”

燕艳深邃碧蓝的眼波流转着，在她的眼神中，罗开看到了她内心的深情和哀伤，他忍不住去轻吻她的眼，并且柔声安慰她：“不论曾经多少苦难，不论苦难是延续还是结束，都不要悲伤！”

燕艳再轻叹一声，把脸埋在罗开的怀中片刻，才用她那轻柔动听的声音道：“我从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大远了！”

这时，连她的声音，听来都像是遥远而不可及的。罗开的手指，像羽毛一样，轻拂着她的肌肤，那使得她的娇躯，有点微微发颤。

燕艳继续说着：“在那地方，所有的女人，都和我一个样子”

罗开捧起了她的脸庞：“都那么美丽？那是什么地方？美女之都？还是美女之星？”

燕艳十分寂寥地笑了一下：“当一个地方，所有的女性都是那样美丽时，实际上也就没有了美丑之分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美丽，也不知道自己的美丽，可以令别地方的男人如此着迷！”

罗开不禁低呼了起来：“你们那里的男人，难道全是瞎子？”

来自另外一个星球

燕艳的神情苦涩，她修长的手指，柔爱地抚摸着罗开结实挺硕的肌肉，缓缓地道：“我们那里的男性，外型和我们……和你，完全不同，完完全全不同！”

罗开愣了一愣，一时之间，不是很明白燕艳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只是在她的神情上和语调之中，感出事情十分之不对头。她们那边的男性，特别粗暴？什么又叫做完全不同的外型？

同一种类生物，雌性和雄性之间，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在地球生物中，也很常见，雌性的白蚁，和雄性的白蚁，在外型上，就无论如何联结不到一块。雌性的（鱼安）（鱼康）鱼，可以长达一公尺，而雄性的，却不会超过二十公分。

注：（鱼安）（鱼康）括弧内的字组成一个字，电脑、字典没有这两个字。

但是，燕艳说“外型完完全全不同”，是什么意思呢？罗开望着她微微开合着，诱人的丰满的红唇，等待她进一步的解释。

而燕艳的神清，在这时，简直是惨淡的，那种神情，就有点像一个美丽成熟的少妇，想起她的丈夫是一个白痴一样，有着难以形容的哀愁。

她又长叹了一声：“本来，我们一直以为男人就是那样的，在我们那地方，和我们支配，延续生命的雄性，外型就和我们完全不同”

她又一次强调了“完全不同”，然后，又停了半晌，才苦笑了一下：“那形状，和你们这里，一种叫『马』的动物，十分相似！”

罗开陡然震动了一下，一时之间，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实际上，别



说要他讲什么，这时，他只觉得耳际嗡嗡作响，根本连想都不能想！

这真是绝对无法想像的事！虽然他早知道宇宙浩淼，在别的星体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他做为一个地球人，想像力再丰富，也无法脱得出地球上的一切规范。他难以接受，外星人原来的体型极骇人，但可以“变”成俊男美女。

可是他实在无法设想，同在一个星球上生活的生物，雌性和雄性之间的外型，竟会有如许的差别！

雄性和马一样，雌性却是千娇百媚的美人，这种外型截然不同的生物是同种？支配繁殖？罗开不由自主吞着口水，他不敢也不愿设想，这样的一个人，是如何和一个像马一样的生物……

饼了好一会，他才能结结巴巴地道：“如果……从一开始……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燕艳望了罗开一眼，眼神之中，充满了令人心碎的幽怨：“本来是，可是后来，情形有了一点变化……我还是一步一步说的好。”

罗开没有异议，只是把她搂得更紧了些。

燕艳的声音更柔，也更无可奈何：“我们的男性，非但外型和我们不同，而且，是根本没有智力的，他们的唯一生存作用，就是和雌性的我们交配。”

罗开又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喃喃地道：“这情形，和地球上的蜂、蚁有点类似。”

燕艳吁了一口气：“所以，我们在那里，也从来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男女之爱，完全没有人知道。交配的结果有三个。一是生育雄性，一是生育美女，另一种可能，就是生育出一半是雌性，一半是雄性的另一种人”

罗开“啊”地一声：“半人半马的怪物，『敏诺斯』！”

燕艳缓缓点着头：“半人半马的结合，产生的机会极少，每当有这种半人半马的怪物出世，就是我们那里的大事，它是我们那里的当然统治者。”

罗开忍不住问了一句：“它……这种半人半马的……怪物有智慧？”

燕艳点着头：“是，有智慧，智慧极高，而且体力无穷，不过，它却不是雌性，也不是雄性，完全没有性别，当它饿的时候，它吞噬的是我们……我们是它食物！”

领袖以美女为食物

罗开的思绪乱到了极点。在神话记载中，读到再匪夷所思的记载，是一回事，像如今那样，听一个这样的美女，用这样的语调，诉说着他们那边的事，那感受自然完全不一样。

罗开睁大了眼，望着燕艳那美丽得令人心醉的身体。这样的美女，在地球上，是生物之中至高无上的！可是在他们的家乡，却只是生育的机器和食物。

罗开低声道：“你们不应该留在家乡！”

燕艳吸了一口气：“是，当我们一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时，我们全这样想。最初，是不知什么地方，来了一批奇形怪状的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些奇形怪状的人看到了我们，十分惊讶，说在某一处地方，像我们这样的人，简直是天之骄子，受到那地方的男性同类生物极度的欢迎！”

罗开“哦”地一声：“这个地方，一定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地球了！”

燕艳道：“是，于是，那些奇形怪状的人，就带走了一批我们那地方的美女”

罗开几乎是在呻吟：“那自然是传说中，天神带来，献给地球上的帝王的礼物了！”

燕艳并不理会罗开的感叹：“我们的人来到了地球，第一次见到了和自己……交配的男性生物，是那么可爱，那么温柔”

她说到这里，又不由自主，把自己的身子，贴得罗开更紧，而且不由自主，发出细细的喘息声来，罗开轻抚着她的金发，苦笑道：“一定是造物主犯了什么错误，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燕艳定了定神：“第一批来到地球的人，在地球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有几个又跟着那些奇形怪状的人回去，一说起地球上的情形，在我们那边的美人听来，那简直就是仙境了，所以争着要那些人带她们走，她们的要求都达到目的，更多的美女来到地球上”

罗开只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有点迷迷糊糊，他十分用心听着，可是却全然无法思考，因为燕艳所说的一切，全是他全然无法进一步去想一想的。

他所能想的，只有一点，白奇伟的设想，竟然是真的！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燕艳又道：“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段最好的日子，我们来到了地球，不但享受到男女之间的欢愉，而且，渐渐地，也知道了什么是男女间的爱情，可是好景不常，这时，由于我们离开原来地方的太多，半人半马的王震怒了，它也要那批奇形怪状的人，带它到地球上来看看，究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堂！”

## 第十二章 实实在在的神话

罗开苦笑了一下，心想：什么叫天堂呢？比原来生活的环境更好的地方，就是天堂！地球人追求天堂，别的星体，也可以把地球当作天堂！

对燕艳那样的美女来说，地球毫无疑问，已经是她们的天堂了！

罗开一面想着，一面思绪还是说不出的紊乱。燕艳道：“那批奇形怪状的人答应了！”

罗开伸手指，在燕艳的唇上，轻轻按了一下：“等一等，你一再提及奇形怪状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

燕艳在罗开的手指上吮吻着：“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原来的地方，极远极远，而他们到地球去，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地方，他们有巨大的飞船，我们没有，我们那边的情形，此地球更落后。那些人的样子，十分可怕，简直是不规则的，随时可以变成各种样子，不过他们心地很好，很乐于助人！”

罗开苦笑了一下，“乐于助人”这种说法，是最值得商榷的。在地球上，如果有人资助一个贫家儿童去接受高等教育，那毫无疑问是乐于助人之至了，但是一个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就能保证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燕艳她们的情形也是一样，她们生活在那个星球上，一直以来，过着那样的生活，也就没有什么，可是那批奇形怪状的人，把地球上的情形告诉了她们，又把她们带到地球上来，从此就使她们传统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她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也就是知道得多好呢？知道得少好呢？还是根本不知好的问题。

罗开喃喃地道：“于是，半人半马的敏诺斯，也到了地球上？”

燕艳点着头：“是的，它一定非常后悔来到了地球上，因为一到，它就失去了它在家乡的君王的地位，地球上的人，把它当作一个怪物，豢养了起来，关在米诺斯王的王室之中，做为米诺斯王的宠物，虽然它照样有人作为食物，可是它后悔暴躁之极！”

罗开默默地听着这个活生生的神话故事，对这个半人半马的怪物，倒也寄以无限的同情，好好地在它自己的星球上为王，到了地球之后，却变成了一头宠物！

这实在是十分具有讽刺性的。帝王，是一种权威的象徵，大多数人，崇拜权威，所以帝王才有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权威毕竟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一旦，当权威在人们心目中不存在时，帝王和宠物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罗开“嗯”地一声：“这真是一个很糟糕的遭遇，它可以要求那批奇形怪状的人，再把它带口去！”

燕艳道：“本来是可以这样的，那批奇形怪状的人，在地球上有着绝对的权成，由于他们的能力极强，可以在天中自由来去，连君王都尊他们为天神。可是就在半人半马怪物到了地球之后不久，他们又启动巨大的飞船离去，离去之后不久，那只飞船，就化为一只巨大无比的火球，自空中飞坠，跌进了爱琴海中！”

飞船冒火跌下海中

燕艳讲到这里时，略顿了一顿，语调十分苍凉，样子也十分惊骇。

这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罗开想：米诺斯王的全盛时期？那是四千多年之前的事了，那时，巴比伦、埃及、印度文化还没有开始，在中国，正是传说之中，黄帝和蚩尤大战的年代有一座山，被失败的蚩尤撞崩，连天也塌了半边，然后，女首蛇身（奇形怪状的人！）的女蜗，又把天补了起来。

那是神话时代，对那些神话，稍有知识的人，都耳熟能详。

可是，想像力再丰富的人，也无法设想，听一个亲历这些神话经历的人，来讲述当时事件发生的一切经过！

而罗开这时，已完全可以肯定，这些神话至少米诺斯王宫之中，用线形文字记载下来的那些神话，全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神话不是神话，是四千年之前，星际的来往交通，星球和星球之间的互相来往的事迹！一个星球上的人有着远程的宇宙航行能力，一个星球上的生物，以地球人不可思议的方式生活，那里的美女来到地球上，成为“天神的礼物”，那里的君王，来到地球上，变成了可怜的宠物！

燕艳望了罗开片刻，她显然也知道罗开这时的心境，她略欠了欠身子，把自己饱满的胸脯，压在罗开的胸膛上：“我是乘坐那艘巨大的飞船来的，所以当飞船全身冒火，向下跌下来时，在烈包围之中，所有乘搭过这艘飞船的人，都认得出它来。它发出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当它跌进海水中的时候，整个海水都变成了红色，海水变成沸腾，足足有好几天之久，海水还是滚烫的，所有海水中的生物，几乎全部死了！”

罗开屏气静息的听着，然后像听故事的小孩子一样问：“发生了什么事？战争，还是飞船自己出了毛病坠毁的？”

燕艳道：“没有人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完全没有人知道，但是后来……日子久了，渐渐可以知道一点线索，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可能是战争，

在天上发生的战争，那些奇形怪状的人战败了，从此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的飞船。”

燕艳说到这里，神情黯然，停了片刻，才道：“我们虽然还不如当时地球人进步，可是我们有一个好处，那批奇形怪状的人，把我们带到地球来的时候，就预言过，我们在地球上，永远不会衰老，也不会自然死亡他们说，由于对时间的观念不同，在我们原来的地方一年，几乎等于你们这里的一千年！”

罗开喃喃地道：“天上方七日，人间已千年！”

燕艳问：“你在说什么？”

罗开道：“那是一个中国的传说，别理它，你再说你自己。”

燕艳叹了一口气：“我们的生命是如此悠长，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尤其，当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爱情之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我们眼看着自己所爱的男人，由高大英俊、强壮勇敢，而迅速地变得老弱，外型的变化如此之快，简直令得我们每一个人心碎，接下来，就是死亡，失掉了自己的所爱！”

罗开吞了一口口水，心想：是的，对这些永不衰老、生命几乎是无止境的美女来说，这样的经历，的确是极其可怕的。

对地球人来说，这等于是你今天刻骨铭心地爱上了一个异性，而这个异性，必然会在明天死去一样！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一种折磨。

燕艳低叹了一口气：“虽然地球上的男性这样诱人，和他们在一起，那么愉快，可是却同时，那么容易失去自己心爱的人……渐渐地……我们觉察到，我们是属于自己原来地方的，在原来的地方，我们没有那种翻天覆地的欢乐，但是也不会有那样刻骨铭心的痛苦！”

燕艳的声音是如此动听，而且又那样充满了感情，她在讲的事，又牵涉到男女之间的爱情，听得罗开的心情，为之激汤不已。

燕艳在继续着：“然而，那短暂的欢乐，又是如此富于诱惑性，我们一共有两百多人，都无法决定应该怎样。如果那时，那艘飞船再来，我相信会有一半人会回原来的地方去，可是飞船不再来，灾祸却来了。”

天神已死身分有变

燕艳讲到“灾祸来了”之际，整个身子在微微发抖。罗开拥着她，安慰她：“别害怕，不管是什么灾祸，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对你来说，可能不是很久，但对地球来说，实在太久了！”

燕艳苦涩地笑了一下：“如果真是过去了的灾祸，那倒好了！”

罗开愣了一愣，不明白她这样是什么意思。罗开心中不明白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他实在无法一下子把心中疑问全提出来，所以他也没有再问。

燕艳道：“灾祸是米诺斯王，忽然把宫中所有的美女，全都集中起来，吩咐我们不能再在宫中乱走。当天晚上，我们就听到天上，发出惊人的轰鸣声，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轰然巨响在最厉害的时候，整座王宫都为之发颤，我们心惊胆战等着，一直到半夜，我们才从窗口中看到闪亮的蓝光，横亘半天，映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蓝色，然后，突然静了下来。”

罗开直了直身子，问：“是不是天上又有什么人到了地球？”

美丽的脸庞上有着几分疑惑：“不能肯定，那种声响、光亮，和飞船降落时有点类似，但是声势浩大得多，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米诺斯王直

到第三天，才进来向我们宣布：天神已经死了，沉进了爱琴海底，不再存在了！”

天神就是那批奇形怪状的人，罗开不知他们来自那一个星球，但是可以肯定他们的科学技术，一定惊人进步，别说比四千年前的地球人进步，比如今的地球人，也不知道进步了多少。

燕艳叹了一口气：“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宣布，都很难过，因为我们毕竟全是作为『天神的礼物』来到地球上，开始了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的。米诺斯王接着又道：由于天神死了，我们的身分，不再是『天神的礼物』，必须另作处置，当时，他就叫走了十个人。”

罗开皱着肩：“你们这样顺从，完全不知反抗？”

燕艳吸了一口气：“我们……那时，智力实在是很低的，远不及当时的地球人，何况我们是女人，有地球男人的爱，我们可以顺从一切！”

罗开点了点头，表示谅解，燕艳又道：“这十个人一去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

### 第十三章 远古的大惨剧

罗开听到这里，不禁发出了“啊”地一声，心中感到了一股莫名的恐惧。

燕艳道：“我们仍然被集中在那处地方那地方，在如今可以看到的车翼底层的大堂，虽然宽敞，但是两百多人在一起，还是很拥挤的。可是过不了多久，就没有人埋怨拥挤了。”

罗开更感到了寒意越来越甚：“可是逐渐在减少？”

燕艳的脸色有点因恐惧而发白：“是的，每隔十天，米诺斯王就叫走十个人，被叫走的人，也个个一去都不见回来。而对我们的看守，越来越严，我们心中，都感到了极度的害怕，向守卫的武士问，武士本来不肯说，但毕竟我们全是极其出色的美女，武士禁不起我们的哀求，告诉了我们一个大秘密”

燕艳说到这里，胸脯急速地起伏着，在月色下，她滑腻的双乳，因之一阵颤动，看得人目为之眩。但是她的神情，是如此害怕，更使人爱怜。

她喘着气：“看守我们的武士说，天神是被巨龙战败的，巨龙已到了王官！”

由于燕艳在那一霎间，现出了极度恐惧的神情，罗开将她抱得更紧。紧偎着罗开的她，身子在不由自主，微微发抖，可知她将要说的事，是如何令她的心中感到惊悸。

恰巧在这时，由于涨潮的缘故，海浪一个一个逼近，溅起小浪花，像是细雨一样，洒向他们，令得燕艳的身子上，起了闪亮的一层，看起来，更接近天上的仙女。

罗开吁了一口气，柔声问：“要不要进屋子去再往下说呢？”

燕艳咬着下唇，略点了点头。罗开一挺身，把燕艳抱了起来，燕艳的双臂，环在罗开的颈际，她修长美丽的双腿蜷曲着，连同她浑圆的臀部，形成一种诱人至极的曲线，不但是她本身，就是连在月色下，投在洁白沙滩上

的影子，看来都是那么动人。

罗开第一次感觉得到，她的体态，是如此轻盈，他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抱着她向前走，甚至他感到自己有足够的气力，抱着她飞奔。

这样轻盈的体态，正是昨晚上使他和她能达到如此狂放的欢乐的原因之一？罗开默默地想着。同时，他也想到，燕艳来自外星，那是毫无问题的了，“天使”也是。可是燕艳和“天使”，却又完全不同。“天使”是借了地球人的形象和他相识的，而且“天使”所属的星体上的高级生物，比地球人先进不知多少。而燕艳却原来就是这么美丽的样子，本来就是在地球上罕见的美女。而且，她不是那么先进，很多地方，甚至比地球人还落后！她不是自己来到地球，而是被一批奇形怪状的人，带到地球上来，作为礼物的！

天神被巨龙所消灭

男人地球上的男人，是不是都有保护弱质丽人的天性呢？

罗开这时，这样抱着燕艳，把自己全副身心，都用来要使她不再害怕，身子不再发抖，他在想：自己会不会这样对“天使”？当然，更不会这样对待黛娜。别说“天使”了，连黛娜，同是地球人，也不会比她弱。可是燕艳却不同，她又美丽又纤弱，需要他的男性的全部的爱护。

罗开的心绪相当乱，他们紧贴着的肌肤，体温在互相交流着，燕艳在那短短的，从沙滩到屋子的路程中，显然得到极度的满足，她半闭着眼，把头靠在罗开的肩头上，不时满足地长吁一口气。

进了屋子，罗开把她轻轻放在一张沙发上，燕艳睁开眼来，双颊上突然泛起一阵红晕，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罗开的耳际道：“如果你先要我……侍候你，随便吩咐！”

一个这样的美女，在耳际说出这样挑逗的话来，实在是十分难以抗拒的。罗开深深吸了一口气，轻拍着她的手背：“我一定要，宝贝，不过，巨龙是怎么回事，你还是先继续说下去。”

燕艳又不由自主震动了一下，但是她立时顺从地答应了一声，把身子缩了缩。当她的娇躯用这样的姿势缩成一团时，所呈现出来的美丽和妩媚，只怕是全世界人体摄影家追求的目标。

她伸手握住了罗开的手，这么做，似乎使她的勇气增加了不少，她道：“巨龙，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连守卫也只知道，天神是巨龙打败的，天神由于失败，全军覆没，自天上一直跌进了爱琴海中，而巨龙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罗开的思绪，又从燕艳美丽胴体的现实中，回到了古远年代的传说之中。当他的思绪处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的时候，他有着一种不可控制的恍惚。

他低声道：“星际战争，星体生物和星体生物之间的战争：巨龙是战胜者，天神是战败者！”

燕艳发出了“嗯”地一下娇吟：“守卫又告诉我们，在王宫中的巨龙，处境十分微妙，一方面它战胜了天神，另一方面，它的能力，却又不如天神，所以并不是做为米诺斯王的贵宾，反而被米诺斯王禁锢着，在王宫的一处极秘密的所在！”

罗开听到这里，“啊”地一声：“原来你是早知道的，那只青铜瓶子，瓶中的文件……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

罗开的语调虽然平和，但是语意之中，多少有一点不满的意味在内，燕艳忙着急地道：“不，不！我一直不想欺骗你，一直不想，可是我的一切，

如果一见了你就照实说，你会相信么？鹰，我只能像现在那样，使你逐步接受有关我的一切！”

一看到她那样惶惑的神情，而且，美丽的双眼之中，又充满了求恕的眼神，罗开早已心软了，忙道：“你没有做错什么，你说得对，如果一上来，你就告诉我有关你的一切，我绝不会相信的！”

燕艳听了，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伸手在自己挺耸的胸脯上，轻轻地拍着，动作犹如一个儿童般天真。她又道：“你在怪我，在伊文思馆不告而别？”

罗开忙又道：“不，不，我没有怪你，但是我怎么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燕艳笑了起来，露出了美丽的牙齿。牙齿本来是最古板的一种物体，可是在美女的樱唇掩映之下，竟然也显得那么动人。

她道：“你大概是想得大深奥了，其实再简单也没有，我带你去，是希望你知我是假冒的研究员！”

罗开做了一个询问的神情，燕艳像是一个顽皮的小女孩一样，勾住了他的颈：“你知道我是假冒的，就会深入调查，我相信你在调查的经过之中，就会逐渐发现我真正的来历，那样，你就会相信我所说的了！”

事情竟然是如此之简单！罗开不禁失笑，轻轻扭了一下她的脸颊：“你！如果不是有一位朋友，对你的来历作了极大胆的假设，你这一番工夫，可能全白做了，我的想像力不是那么丰富！”

燕艳的神情，仍然有着俏皮的清丽：“现在，不是已达到目的了！”

罗开没有说什么，把双手放在她的纤腰上细腰的美人，是男人双手最好的放置之处道：“有关那巨龙”

毫无反抗等待死亡

燕艳叹了一口气：“真的，鹰，一直到现在，有关巨龙，我所知不多，不会比你多多少，我们……还是要一起再去探索！”

罗开十分诚恳地道：“我答应，只要我能力所及，我一定答应！”

有了罗开这样确实的答覆，燕像是放心了一些：“当时，那守卫又告诉了我们一个极可怕的事实，每隔十天被带走的十个人，都是被带去巨龙的，巨龙吞噬我们，每隔十天一次，每次要十个……”

燕艳说到这里，声音又不由自主发起颤来。

连罗开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又是吞噬美女！她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半人半马的怪物吞噬她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巨龙，又把她们作为食粮。

对罗开这个地球人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的美女，怎么能拿来作为“食粮”？这实在是无法想像的一种情形。但是当他略微镇定了一些之后，他假设了一个可能的情形：如果地球人，在宇宙航行之中，抵达了某一个星体，看到这个星体有某种动物，而发现这种动物十分可口的话，是不是会毫不犹豫，将这种动物当作食物呢？

当然会！人在地球上，就是把几乎所有除人之外的动物当作食物。

那似乎也不足为奇了，对形体截然不同的“巨龙”而言，那些美女，也只不过是“可口的食物”而已！

罗开想到这里，身子也不由自主颤动了一下，接着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他想到，“弱肉强食”不但是地球上的生物生存规律，似乎也可以引伸到整个宇宙之间的生物关系上去！

燕艳看来并没有留意罗开思绪上的发展，她继续道：“当我们……那

时，余下的人已只有一半了，听到了这个秘密时，我们心头的恐惧，真是难以形容，我们起先一起哀恳守卫放我们逃生，可是守卫到了生死关头，也不再理会我们的美色，而且把我们看管得更严格，于是，每隔十天，我们之间，便有十个人被带走，一被带走，就永不回头！”

燕艳在叙述的，是发生在四千多年前的一场惨剧，情形的悲惨是可以设想的，上百个美丽的、无助的、毫无反抗能力的美女，被集中在一起，每隔十天，便有十个被带走，成了不知什么怪物的口中之食。

难怪燕艳在说着的时候，神情是如此之恐惧，声音是那样颤抖，她握住罗开的手，也因为恐惧而冰凉。

## 第十四章 时间旅行四千年

罗开本身，也为这样的惨剧而战栗，他想不出用什么言语来安慰她，只有不断地、轻轻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燕艳的双眼之中，充满了恐惧：“时间过得出奇地快，一眨眼就是十天了，每当守卫打开门，一个个把我们拖出去之际，我们哀求、哭泣，愿意做任何事，只求可以免得被巨龙吞噬……请别笑我们……我们一点别的能力也没有，别说在地球，就算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也一点能力也没有……我们的能力，甚至还不如地球上的兔子。兔子不是十分可爱的动物吗？可是它的命运……是多么可怕！”

罗开叹了一口气，对于地球人的许多行为，他实在无法解释什么。

燕艳又道：“到最后，只剩下十一个人了，我在那十一个之中。”

她讲到这里，停了一停，才继续下去：“到了这时候，我们知道，下一次再来，我们之中，就只能剩下一个人，或者，一个也不剩下。就算只剩下一个人，再下一次，这个人也难以幸免，要是我们再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的存在，我们在地球上悲惨的遭遇……或者公平一些，再加上我们在地球上欢乐的时光……等等一切，都将淹没，完全没有人知道了！”

罗开全神贯注听着，心情十分苦涩，他可以毫不怀疑的相信，十一个美女，一定个个如同眼前的燕艳那样出色。可是美丽又有什么用呢？在很多情形下，美丽自然是武器，可是在她们那种情形下，美丽又有什么用呢？

在她们所处的这种情形之下，美丽，并不能拯救她们的生命！

但是，燕艳是如何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呢？罗开的心中，不无疑问。

燕艳的声音更哀伤：“我们夜以继日地商议着，最后决定，在我们残剩的十一个人之中，必须有一个要生存下来，不能全部变成巨龙口中的粮食。当然，当我们终于有了这样的决定之际，算起来已经迟了，但总算是有了决定。大家又推选出一个最适宜的生存者，结果推选了我。”

罗开扬了扬眉，心中在问：“为什么？”

燕艳领会到了罗开的神情：“或许，是由于我的智力在所有人之中比较高，也或许是由于我对王宫中的一切密道比较熟悉，也有的认为我的求生意志特别强，因为在我们原来的地方，我曾有一次被挑选为半人半马君王的食物，但是我例外地逃了出来，而没有顺从。”



罗开由衷地道：“毫无疑问，你是你们之中最出色的一个。”

燕艳叹了一口气：“其他十个人，准备牺牲，她们一起用尽方法，引诱守卫们，用了她们美女的天生本领，使得守卫沉浸在美女的诱惑之中，而放松了警戒，替我制造了逃走的机会！”

王宫被尘土所覆盖

罗开闭上眼睛一会，他在想像着当时的情景，那一定是一幅荡人心魄的男女寻乐图，但是背后却又隐藏着那么悲惨的目的！

燕艳道：“我逃出了被监禁的地方，一逃出去之后，立时发觉王宫中的气氛，十分不寻常，米诺斯王好像面临着难以对付的强敌，王宫中人人都神色惊惶。我自然无暇去探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是躲起来，我凭借着对迷宫中密道的熟悉，到了一处我认为最隐蔽的所在，躲了起来。”

罗开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一直躲到现在？”

燕艳叹了一口气：“当然不。在我认为暂时安全之后，我曾不断出来活动，但是离不开米诺斯王宫的范围，直到有一天，忽然巨大的震动，使得整座王宫震荡，有一小部分，竟然倾塌了。王宫后面的山头，本来相当高，也在巨震之中，化为尘土，向整座王宫覆盖下来，那是天翻地覆的巨变，人人都争着逃出王宫，我也不能例外，在混乱之中，没有人注意我，我反倒想找寻同伴，看看我们的人，是不是有剩下来的，但是一个也没有发现。等到我随着潮水一样的人群冲出王宫时，只见到漫天的尘土，几乎已将王宫吞没了！”

燕艳在形容这一场巨灾时，语气反倒十分平静。但是在她的话中，还是可以使人感到当年那场惊天动地的变化之中的那种震撼。

罗开欠了欠身，心中对这样娇弱的一个美女，竟然有着那样的经历，感到了一种由衷的怜惜。

而这场灾变，是在那么久之前发生的，在日后的悠悠岁月之中，又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在这个美人身上？

出乎罗开的意料之外，燕艳以后的遭遇，十分奇特，远不是他所想像的。

燕艳追述着：“我一奔下王宫的石阶，就看到有一团巨大的、亮黄色的光芒，腾空而起，并和天上一团同样色彩的光芒会合。刹那之间，我想到我自己和所有的人，如同是风暴中的微尘一样，四下散了开来，其他的人怎么样了，我完全无法知道，我自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托了起来，不断地旋转着，勉力睁开眼睛看去，除了那片夺目的亮黄色之外，什么也看不到，我大叫，连我自己也听不到我的叫声。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罗开像一个听故事听得入迷的小孩子，完全不理睬燕艳那种极度迷惑的神情，只是性急地问：“怎么了？以后怎么了？”

燕艳的神情更加迷惑：“虽然我对时间的观念，和你们完全不一样，但一切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我只觉得我被裹在那团明黄色的光芒之中，身不由主地旋转着，不知转了多久，但绝没有实际上那么久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你听下去自然会明白”

她说到这里，可能是由于极度的疑惑，气息又变得急促起来，胸脯起伏着，乳浪如花。

她停了一下之后，才道：“而突然之间，眼前光亮消失，一下子变得十

分黑暗，不过，那种黑暗，只是极其短暂的时间，我又恢复了一切知觉，我发现自己，仍然站在米诺斯王宫的石阶之上，有很多装束奇异的人，用十分讶异的眼光望着我，有几个向我说话，可是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向他们说话，他们也听不懂我的话。接着，我又发现米诺斯王宫和后面的山，几乎完全变了样子，我无法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看出在我周围的人没有恶意，但是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找一个地方，一个人静静躲起来，先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连罗开听到这里，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问：“发生了什么事啊？”

燕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鹰，其实是难以想像，我在那团亮黄色的光芒笼罩之下旋转着，感觉上并没有过了多久，可是实际上，已经过了四千年，我再出现在王宫前的石阶上的那一天，已经是地球上，所谓公元的一九七五年了！”

罗开陡然震动了一下，直视着燕艳，美丽的脸庞上那种迷惘和真诚，足以证明她所说的一切，全是真话，但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令人感到迷惘

燕艳的神情，是想在罗开的话中，找到答案，可是罗开心中，也乱成一片，过了好一会，他才道：“只好推测，当时在那个巨大的变化之中，有一种极其神奇的力量产生，你被这种力量所慑，一下子就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四千年，在时间之中，快速旅行，一下子就到了一九七五年。”

燕艳安静地听着，点头：“对，在后来，我向一些人请教过，他们的说法，大致和你一样，都说这种情形我当然不会对别人说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只是告诉他们这种情形，那是在时间之中，飞速行进的结果。”

罗开由衷地道：“如果你多旅行一千年，那我绝不会遇到你了！”

燕艳以手托颊，呆了一会：“我弄清楚自己到了什么时代，很花了一些工夫，一开始，如果不是王宫还有着轮廓，我会以为到了另一个星球，离开地球了。可是，连语言也不同了，我开始的时候，只好装着哑巴，幸而我们原来就有着智慧，十分容易接受外来的知识，在迅速掌握了语言之后，一切就容易得多了，而且我迅速发现，我的外型，在四千年前，可以凭着它取得很多便利，在四千年之后，还是一样！”

罗开用力点头：“是，你可以毫无困难，在地球上生存下来。”

燕艳道：“是啊，而且我发现，我生存下来，几乎是毫无拘束，没有人知道我的来历，没有人知道我不是他们的同类，我在这十年中，贪婪地寻求知识，适应地球的生活，有时，甚至连我自己，都怀疑我是来自别的星球这一点，是不是事实了！”

罗开已感到了迷惑：在他眼前的，明明是一个和地球人毫无分别，活色生香的美人，他绝对可以肯定这一点，在经过昨夜之疯狂之后，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她却有着那么神奇而不可思议的来历！

时至今日，已经无法有任何实际证明，可以证明她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连罗开也无法在理智上去判断她所说的一切的真或假，不过在感情上，罗开愿意她是一个真正的地球人！

他试探着说：“或许，你根本是地球人，是地球上的美女，一切只不过是你的幻想？”

燕艳紧握着罗开的手：“我也想过，早已想过，所以当我习惯了现代的地球人生活之后，我用了一切时间，去研究远古的米诺斯王朝的历史。可笑的是，那些被现代人认为是远古的历史，对我来说，完全是昨天才发生过的事。昨天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变成了今天的神话。我越是研究，越是可以肯定，我的一切际遇，全是真的，我是所谓天神的礼物！”

## 第十五章 和研究员的几年来往

罗开实在有点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他环抱着燕艳：“就算是，也不要紧，就算是天神给我的礼物好了！虽然我的生命，对你来说，十分短暂，但在那短暂的时刻中，我一定使你快乐。”

燕艳咬着下唇，腻声道：“你已经令我有了快乐，唉，日后的痛苦，谁去管它。鹰，我现在所要的，是把那条巨龙找出来！”

罗开摇了摇头：“那又何必，如果真有这样一条巨龙，就由得它长期禁锢在地下某处神秘的所在好了！”

燕艳望着罗开道：“这十年来，我学了不少东西，由于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十分容易理解到，天神的出现，是星际航行的结果，天神和巨龙之间，曾有过战争。甚至那次灾难，我也认为那是一场来自天上，突如其来的袭击。袭击者不知使用了什么样的武器，这种武器的力量，使我在时间中行进了几千年。”

罗开突然紧拥着她，并且用力深吻她滑腴的颈际，呢喃不清地道：“这一切，和你要去把那条巨龙找出来，有什么关系呢？”

燕艳低叹了一口气：“鹰，我……我……”

她迟疑了一会，好像要说的话，十分难以说得出口，罗开用眼色鼓励她说下去。燕艳想了片刻，才道：“我希望，我们……我的意思是说，我们。”

罗开点头：“我明白，你们。是你的同伴，你的同类，你想……”

燕艳再叹了一口气：“只有我一个人在地球上，实在太寂寞了”

罗开一听得她这样说，本能的反应是想立即说：有我和你在了一起！可是他只张了张口，却没有发出声音来。因为在那一霎间，他想到在时间的观念上，自己和燕艳是截然不同的！

他陪着她，可是陪多久？就算从现在算起，可以陪她五十年、六十年，对罗开来说，自然已经是一生的光阴了，可是对燕艳来说，那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五分钟或是六分钟的欢娱！

在过了那段时间后，她还不是同样寂寞！

自然，像她这样的美女，在地球上，就算再过五千年，一样会受到地球上男人的极度欢迎，但是如果她心中有爱情的话，她会因为自己所爱的人，很快消失而感到极度的悲痛！

罗开想到这一点时，自然讲不出话来，而且他也感到，永不衰老的美人，似乎并不是一件能令人十分快乐的事，虽然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在追求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燕艳的声音，变得十分伤感：“我们本来一共有两百多人，虽然守卫曾说，一批一批离开的，都被巨龙吞噬了，但是究竟未曾亲眼见到。王宫中隐

蔽的地方极多，有许多所在，足可以使人藏匿许久而不被人发觉。而且，又有了那样的一场变故，我的同类，极有可能还有像我一样生存下来的！”

罗开被她真诚感动

燕艳在这样说的时侯，用极其恳切，希望得到罗开同意的目光，望定了他。罗开想了一想：“可能性当然不是没有，不过”

燕艳把手指轻柔地按向罗开：“既然这样，就可以把她们找出来，而我认为，如果她们还存在的话，最可能的情形是，她们和那条巨龙在一起！”

罗开讶异地问：“怎么会？她们……不是巨龙的食粮吗？那么久了，就算巨龙的胃口不好……”

罗开这句话一出口，心中就十分后悔，因为这实在是一句十分拙劣的笑话。

丙然，燕艳立时垂下了眼睑，眉心打着结，罗开连忙在她的眉心之间，吻了又吻，她双眉才慢慢舒展了开来。

罗开松了一口气：“好，只要你想把那条巨龙找出来，我们就尽一切力量去找。不但我可以和你一起找，还有一位我今天才认识的，十分出色的朋友，一定也有极大的兴趣。事实上，关于你的来历的假设，还是他向我提出来的！”

燕艳的神情活泼了一些：“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爱琴文化，由于我早就接触过线形文字，所以我自信我的成就比任何人都高，可是由于怕暴露自己的来历，不敢多表示什么，只是和海伦多蒂研究员一直来往，和她交换着研究的心得。”

罗开伸了一个懒腰：“研究员的失踪，和你有关？”

燕艳用力摇着头：“我是在她失踪了之后一个星期，才知道她失踪的消息，和她住所曾遭到破坏这件事的，我只是猜想……可能有人要找她和我的谈话纪录！”

罗开愣了一愣：“谈话纪录？什么谈话纪录？”

燕艳道：“我和她来往了三、四年，从研究学问，到成了好朋友，我有她办公室的钥匙，通常，我们不在人前出现，只是在海边，或是幽静的地方见面，各自抒发研究的心得。

在她失踪之前大约一个月，我忍不住向她透露了一些我的来历，她在震惊之余，就把我们的谈话，录了下来！”

罗开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你对她说的，就像你刚才对我说的一样？”

燕艳像是一个完全没有机心的孩子一样，她只是在罗开的神情上，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头：“没有那么详细，但也足够令她惊讶的了。”

燕艳现出懊丧的神情来：“她在惊讶过了之后，忽然大笑，表示根本不信，而且，还说如果我真是那样的话，那我就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无价之宝。当时我也只好由得她不信。她还表示，会把我的谈话纪录，和一些权威人士去研究一下，可是后来好像也没有了下文，过不多久，她就失踪了。”

罗开略想了一想，知道其中一定另有曲折在，的确，研究员的话是有道理的。燕艳如果真是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上，她自然具有无比的研究价值，只怕研究人贝，会根本不理睬她那惊人的美艳，而把她一片一片割开来研究。

（罗开忽然想到的是：这种情形，和她的同类被巨龙吞噬，有什么不同呢？）

不过罗开并没有太紧张，因为比起要在迷宫的未为人知部分，找出一

条被禁锢了四千年的巨龙来，和地球上为了一些利益而发生的争斗，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燕艳眨着眼，长睫毛轻轻地抖动着：“现在，你相信我的专业知识了吧，那只青铜瓶，我一看就知道它的来历，因为当初在王宫的时候，我曾见过。而瓶中的秘密文件，也证明了当时守卫所说的话，确实有一条巨龙，在王宫之中。”

罗开坐直了身子，燕艳也坐了起来，他们面对面地坐着，罗开道：“还有一个可能，巨龙、半人半马的怪物、王宫中的所有人，都在那场突然发生的袭击之中丧生了，或是被不知什么力量，转移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燕艳也十分认真：“我也想到过这一点，但，既然王宫的大部分还在，那么，至少当年巨龙存身的地窖，也应该还在。”

罗开吸了一口气，燕艳的见解，是无可辩驳的，他也有了决定：“好，明天一早，我们就开始行动。现在，时间应该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用性观念分析燕艳

燕艳发出了一下令人销魂的娇吟声，纵身入怀，柔滑清凉的肌肤，紧贴着罗开，一面在慢慢地扭动，一面已不由自主，喘息起来。

又是一次极度的欢愉，罗开真难以相信她的故事，他考虑了许多可能，设想她是不是一个想像力特别丰富的大学历史系学生，还是有点精神分裂症，所以把自己幻想成天上不知哪一个星球来的仙女？

不过罗开并没有能太好地集中精神去想，真的，眼前的一切是如此迷人，谁还会真正去顾及怀里的美人是什么来历？

等到一切恢复静止，海潮声隐隐传来之际，躺在罗开臂弯中的燕艳，轻轻吁着气，罗开在这时，向她简略地介绍了一下白奇伟，并且道：“我看如果有他参加，事情好办得多！”

燕艳睁大眼，眼神明亮而澄澈，可是她说出来的那几句话，却令罗开呆了半晌，不知如何搭腔才好。燕艳道：“他肯帮忙吗？如果他不肯的话，我可以像把快乐带给你一样，给他同样的快乐，所有男人，都会喜欢我，都会喜欢和我做爱的，是不是？”

罗开真的呆住了！

当她娇慵无力，躺在罗开怀中的时候，竟会这样问罗开，而且，看她的样子，一点也不觉得这样问有什么不对。

罗开最初的反应是惊愕和愤怒，但是他随即冷静了下来那是真正的冷静！燕艳还一脸期待的神情，等着他的回答呢！

他只好喃喃地道：“当然，人人都会喜欢……和你做爱……”

罗开并不是什么道学夫子，但是即使是一个男女性关系最开放的人，只要他是地球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定会觉得难堪，至少会感到不自在。绝不会有一个地球女性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说这样的话，可是燕艳却自然而然地说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她真的不是地球人，她的观念，和地球上的女性，全然不同。她是那样美丽，可是在她原来的星体上，和她这样美女交配的，是一种和马一样的雄性生物。她们对于性活动的观念，是和地球人完全不同的，她真的是来自外星的美人！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自然不必再有任何愤怒了。

## 第十六章 寻找巨龙的真正目的

罗开也十分明白地知道，要向燕艳解释，在地球上，一般来说，两个有友情的男人，同时和一个女人有性关系，是十分困难的事，燕艳根本不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虽然她可以说已在地球上“生活”了十年，可是要她明白这些男女之间的事，还是不可能的！

在她看来，男女做爱，就像握手一样简单同样是身体的接触，完全没有有什么不同。

这是地球人绝对无法接受的理念，但地球人是什么时候起开始拒绝接受这种观念的呢？总不会在原始社会时就这样了吧！罗开也不禁有点茫然了。

他凝视着燕艳美丽得无懈可击的脸庞，心中忽然想起了“非我族类”这句话。燕艳是另一颗星体上的生物，她的知识，多半还是这十年来才学到的，自然，要求和她有思想心灵上的沟通，未免太不切实际了，虽然她有那么美丽的外型，能给人肉欲上有那样高度的满足，可是她毕竟是一个外星人！

但是，罗开立时又想到，“天使”不也是外星生物么？“天使”原来的形状，甚至如此可怖，可是，谁能否定自己和“天使”之间，有着深切的心灵上的交流？和“天使”在一起，肉欲上的欢乐，甚至只是幻象，心灵沟通反倒是实在的。

罗开感到了一阵又一阵的迷惘，他勉力定了定神，才使自己的思绪，自虚渺的感情设想中拉了回来，然而，却又不可避免地又陷进了古代的“神话”之中。

在燕艳的叙述中，他约略分析了一下，至少有四种不同星体的“人”，在“神话”中出现过。

第一种，是被尊称为“天神”的。在燕艳的口中，这一种外星人有着奇形怪状的外貌，有巨大的飞船，他们毫无疑问有着极其先进的高度科学文明。可是结果，在和“巨龙”的战争中，他们失败了，他们用作宇宙航行之用的巨大的飞船，沉入了爱琴海之中。

第二种，就是“巨龙”。“巨龙”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是什么样子的，连燕艳也没有见过，只是在卫士的口中，得知巨龙战胜了天神，占据了王宫。照说，能战胜天神的另一种星际人，科学水准一定比天神更甚了。可是他却又被米诺斯王囚禁着这实在是一个难以解释的情形。

第三种，就是燕艳和她们星体上那半人半马的敏诺斯，这是一种比地球人更落后的星体高级生物，在四千年之后，除了燕艳奇迹似地突破了时间的限制，还存在着之外，其余的只怕早已消失了。在他们原来的星球上，就算还活着，只怕也进步不了多少。

第四种，就是地球人了。近四千年来，地球人的科学文明，自然进步神速，现在的地球人，和四千年前的地球人，在人性方面，虽然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但是科学进步，一日千里，今非昔比。

燕艳渴望返回家乡

在四种不同星体的高级生物之中，重要的是“天神”和“巨龙”，不但因为他们先进，而且，由于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场战争，“天神”战败的情形，被描述得十分生动。

而接下来的巨大变故，在燕艳的形容之中，连整座山头都会崩坍，把王宫埋葬，那毫无疑问，又是一场规模十分大的战争；参战的又是什么人呢？是更多的“天神”来报复，还是巨龙的族人？

为什么宇宙间的战争，竟然选择了地球做为战场？

罗开本来是希望把事情稍作整理，以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可是结果，却是越整理越糊涂，根本得不出任何结论来。

在罗开抱住双膝沉思之际，燕艳一直柔软地偎依在他的身边。

罗开用力挥了一下手，决定抛开一切远古的“神话”，使自己的思绪回到现在来，当他这样做了之后，他立时有了一个问题：燕艳要去找“巨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她曾提及过，在地球上，没有一个地球男人会不爱她，但是她如果也爱上了这个男人，那就等于爱上了一个明知下午，最多是第二天就会死的人一样，结果，自然是苦多乐少！她也曾提及过寂寞……那么，她是不是另外有目的呢？

如果有的话，罗开立即感到，只可能有一个：她想家乡，她想回到自己的星球上去！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在她原来的星体上，她只不过是一种雌性生物，雄性生物形体如马，而她又是作为君王的食物的。环境那么恶劣的“家乡”，回去干什么？然而，那又似乎是一切生物的本性，从那里来的，回那里去，地球人有这样的本性，看来燕艳也不例外！

罗开想了一想，轻抚着燕艳的头发，温和地道：“亲爱的，你别见怪，你的智力，我看比不上地球人！”

燕艳一点没有见怪，只是娇憨地，轻咬着下唇，点了点头。

罗开轻轻吻了她一下：“你为了要我相信你的来历，已经做了许多不必要做的事”

燕艳睁着又大又明澈的眼睛，身子向罗开靠了靠：“我不应该和你……”

罗开忙道：“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有很多事，你大可不必瞒着我，例如，现在，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罗开一面说，一面用相当锐利的目光，凝视着燕艳，燕艳垂下了眼睑，长长的睫毛闪动着：“我……我只是想去……找巨龙，我想它一定还在王宫……中。”

罗开笑着：“找到了它，又怎么样？你不怕它如果还生存着，把你当了食物？”

燕艳咬着下唇，半晌不说什么，又用她柔软滑腴的身体，去揉擦罗开，可是罗开抓住了她的手臂，把她略推开了一些：“说，你究竟想着什么？”

燕艳把整个脸埋进了罗开宽厚的胸膛之中，发出了一阵和抽噎相似的声音，然后，才抬起头来，任由她金色瀑布一样的头发向下垂：“我……想回去……回到我自己的星球去。”

罗开不禁叹了一口气，果然不出他所料！

他吸了一口气：“你们的星球上，你是个微不足道的雌性生物，随时有

被当作食物的可能……”

燕艳低下了头：“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事实上……地球人的生活方式也好不了多少，大多数人还不一样被少数人吞噬，虽然吞噬的方式不同。”

罗开又苦笑了一下，托起了燕艳的下颌：“好了，不讨论这些，你想回去，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巨龙？”

燕艳道：“巨龙打败了天神，能力一定比天神高强，天神能带我们来，我想，巨龙有能力把我带回去。”

罗开叹了一口气：“可是，巨龙曾吞噬了你的同类超过一百个！你够它吞多久？一口吞下去，还是分成五口吞下去？它是什么样的东西，你全然不知道，你怎可以有这样的决定？”

燕艳的神情，十分惘然，那是一种真正极其无可奈何的茫然，她的声音听来很平静，但也充满了无奈：“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吗？”

罗开愣了一愣，闷哼一声：“照我看来，在爱琴海底，去打捞当年天神沉没的飞船，再将之修复，还比较实际得多！”

她说巨龙害怕罗开

燕艳有点神情凄酸地笑了一下：“当我们被禁锢的时候，曾听守卫零零碎碎地讲过一些关于巨龙的事，其中大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它为什么会被米诺斯王囚禁。”

罗开扬了扬眉，代替询问。

燕艳道：“我不很懂……我一直在想，但仍然不是很懂。守卫说，巨龙不但看到米诺斯王……十分害怕，就算看到了普通的卫士，也相当忌惮，所以我想……如果你，鹰，你是那么勇敢的人，巨龙见了你，或许也会害怕……会听你的话！”

罗开听得燕艳这样讲，真有点啼笑皆非之感。看来，燕艳不但智力低，而且，还天真幼稚得可爱！

当然，她的想法，可能十分有理，但是要冒多大的危险？种种危险，她全然不加考虑，只想到可以成功的一点微弱因素！

罗开一面想，一面要把情形分析给燕艳听，可是一转念间，他又完全改变了主意。他突然想到，燕艳并没有什么不对，在地球上，多少成功的事迹，成功的人物，不就是排除了万千可以失败的因素不加理会，勇往直前，才获得成功的吗？

天下那有什么一定成功的事，放在那里的。

罗开本来就是一个极富冒险精神的人，刚才，由于一切实在太突兀，太不可思议了。使得他的思绪紊乱，这时突然想通了，他立时“哈哈”一笑：“对！找到巨龙，骑在龙背上，我陪你回家去！”

燕艳极高兴地笑了起来，当她发自内心深处的高兴，变成笑容时，那笑容之灿烂，简直令人目为之眩！

她紧紧地拥着罗开，不住地道：“你真好，鹰，你真好！”

和白奇伟取得了联络，罗开、白奇伟和燕艳三个人，一起处身于米诺斯王宫大殿中，是两小时之后的事情了。罗开已十分简略但是扼要地向白奇伟介绍了燕艳的来历，结论是：“和你的设想，只有细节上的差别，我真佩服你的设想！”



白奇伟只是望了燕艳片刻，燕艳的美丽，似乎并未令他动心，他只是简单地道：“请问，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

燕艳毫不犹豫，伸手指向大殿的一角，那里，有一根粗大的，并不是十分高的石柱在。

## 第十七章 错综复杂的迷宫暗道

那种石柱，在王宫中相当多，直径大约三十公分，高约一公尺许，看来是放置装饰品之用的。燕艳伸手一指，白奇伟一望之下，立时向她投以徵询的眼色。白奇伟对王宫中暗道的设置，已有相当程度的研究。他知道，大部分暗道的出入口，平时都是隐蔽的。而这一类短柱，在转动之际，就可现出隐蔽的出入口来。

燕艳所指的那根石柱，是现出一条暗道的出入口的一个机关，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是早就被发现了的，连普通带游客进入王宫参观的导游都可以知道的。

白奇伟当时就道：“这根石柱转动之后，可以有一条暗道，通向——”

燕艳接口道：“通向当时，我们两百多人被拘禁的那个所在。”

白奇伟愣了一愣，据他所知，只能通到一个小小的地下室，而那个小小的地下室，是无论如何无法挤得下两百来人的！

由此可知，米诺斯王宫中，还有很多暗道，和秘密所在，未被人发现过，燕艳说得那么肯定，自然她所知远比常人为多！

白奇伟和罗开互望了一眼，两人一起转动着那根石柱，石柱之旁，大块花岗石砌成的石壁上，一大块石块，缓缓缩了进去。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自然都带了光芒相当强烈的电筒，罗开着亮电筒，首先走了进去，他听得白奇伟在问：“秘密通道，在那间小石室中？”

燕艳道：“是！”

白奇伟闷哼一声：“照说并无可能，自石室被发现之后，不知道多少考古学家用各种方法试探过，石室似乎就是终点了。”

这时，他们三人已经一起走进了那间石室之中，石室是供人参观的所在的一部分，石室四壁，还保留着相当完整的壁画和照明设备。

燕艳吸了一口气：“每一个人都在四壁和地下寻找，没有人想到秘密是在顶上！”

罗开和白奇伟愣了一愣。密道，一般来说，总是通向设在地下的密室的，在头顶上，未免有点匪夷所思！

燕艳又道：“而且这条密道十分狭窄，只能供人像蛇一样的爬行，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可以通得过去。”

她说着，伸手向上指着，石室的顶部，也全是大石块砌成的，方形的大石块，看来每一块都是一样的，约有一公尺见方，这样的大石块，即使是只有一寸厚的石板，重量也相当惊人，而且由于在室顶，要移动它们，自然不是易事。

看起来，每一块石板上，全是那样平整，全然没有可供攀拉之处。燕

艳吸了一口气，指着其中一块道：“应该是这一块，自下而上，给以重击，它就会跌下来，现出暗道来。”

一听得燕艳这样讲，白奇伟和罗开两人，也不禁愣呆了一下。罗开道：“请你说得具体一些！”

>

燕艳道：“我看到武士，用手中的长矛，用力向上撞，石板就落下来。”

罗开笑了一下，向白奇伟望去，白奇伟立时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回笑了一下，两人不约而同，同时一跃而起，身子在半空略微一弓，一掌向那块石板拍出，击中石板之后，立时身子向后一仰，疾翻而出。两人都在东方武术上有极高的造诣，这几下动作，免起鹞落，伶俐之极。他们还没有落地，只听得上面一阵铁抖动的声音，那块石板已落下了五十公分左右，可是由于石板的四角，都有铁连着，所以整块石板悬在半空，并没有跌下来。

两人一落地，抬头看去，石板落下来之后，看起来黑漆漆地，像是有一条狭窄的通道。

燕艳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们由于是秘密行动，虽然在这种凌晨时分，王宫中虽然没有什么人，但他们也不敢公然行事，所以并没有利用石室中的照明设备，只是亮着手中的电筒。

当两支强力电筒，一起向上照射之际，罗开和白奇伟都留意到，燕艳美丽的脸庞上，现出十分黯然的神情来，双眼睁得十分大，仿佛又回到了四千年之前，任由他人处置生死的情形之中。

罗开看到她这种黯然的情形，向她靠了一下，轻轻握了她的手一下。白奇伟却已一跃而起，伸手抓住了石板的边缘，接着，身子一翻，便已经翻上了石板，道：“我先进去看看！”

石板落下之后，现出来的通道，当真十分狭窄，大小和现代化建物中的“冷气槽”相类，只能供人匍匐前进，连爬进去都不能。

罗开看看白奇伟爬了进去，在里面张望，开始时还可以看到电筒光芒在一闪一闪，不一会，就什么也看不到了。罗开向燕艳望去，燕艳道：“他……这位自先生，他那么心急！”

罗开愣了一愣：“由这暗道前去，会遇到什么事？”

或许是由于罗开的神态有点紧张，燕艳忙道：“没有什么……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当年，我是由这条暗道逃出来，来到这里的。”

罗开心中感到有点不对头之处，可是一时之间，却又说不上来，他向上指了一指，燕艳点了点头，罗开双手托住了她的细腰，向上一送，使得她双手抓住了石板的边缘，又抓住了她的足踝，再向上一托，使她整个人上了石板，移进了暗道。

接着，罗开自己也进了暗道，电筒向前面照去，狭窄的暗道，看来相当深，这时，离白奇伟进去，不会超过两分钟，可是暗道之中，却看不到有任何亮光。罗开叫了两声，声音在暗道中传来，十分的闷哑，也没有得到白奇伟的任何回答。

罗开心中不安之感更甚，白奇伟不过先进来了两三分钟，在这样狭窄的通道之中，匍匐前进，速度绝不可能快，罗开估计他至多前进了十公尺左右，何以竟然会完全没有了音讯？

这时，在通道中，燕艳在前，罗开在后，燕艳的行动，已经算是相当快速，罗开绝无法超越她，只好不住地问：“有没有看到他？”

问了五、六次，得到的全是否定的答案，而就在这时，罗开没有再问下去，也知道了何以白奇伟会忽然不见的原因了。

在前进了十多公尺之后，是一个小小的空间，那空间约只可以供两个人蜷缩在一起，罗开和燕艳，那时就这样挤在一起，互相可以听到对方的心跳声。

而在这个小空间的三面，却都有着狭窄的通道。

罗开在看清楚了这样的情形之后，吸了一口气：“该走哪一条？”

燕艳一副茫然的神色：“不知道，我不知道！”

罗开呆了一呆，他想不到燕艳会有这样的同答。他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之后，只想到，白奇伟一定又进入其中一条暗道，他也想到，白奇伟应该没有可能知道哪一条通道是正确的途径，何以他会不等一下，毫不考虑就继续向前去？他是爬进了三条通道中的那一条？

所以，当罗开问燕艳的时候，心中已是充满了疑问的，却想不到燕艳会给他这样的回答。

罗开陡然一怔：“我以为你……对这一段暗道，十分熟悉。”

燕艳吞了一口口水：“当日我逃走的时候，不知是从哪一条暗道爬出来的，我没有回头看，只顾向前爬，也料不到身后还有两个通道！”

>

罗开定了定神，又叫了几声。希望听到白奇伟的回答，可是等了片刻，只听到了身后传来了一阵铁转动的声音，像是那块落了下来的石板，正在自动地、缓缓地又向上升去。

罗开缓缓吸了一口气，他心中虽然疑惑，但绝未因之而影响行动，他已分别在三个通道之中，用电筒照射过，发现每条通道，在四、五公尺之后，就转而向下。在电筒的光芒下，他看到中间的那条暗道，有着用白色笔画出的一个箭头记号。

罗开知道那是白奇伟留下来的，他不明白的是，何以白奇伟会那么肯定，正确的通道是中间的一条。这时，他似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向燕艳做了一个手势，低声吩咐：“紧跟着我！”

燕艳顺从地点着头，罗开向前爬去，爬到了暗道忽然转折向下之际，他在狭窄的空间中，勉力转了一个身，使得自己脚下头上地向下落去。

他可以肯定，世上能够在这样狭窄的空间中转身的成年人，绝下会超过一百个，那要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做得到，燕艳娇躯，虽然其软若绵，但是她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她是头下脚上向下落去，头顶和罗开的头顶相抵着。

直上直下的暗道，就像是烟囱一样，大约下落了二十公尺左右，罗开的双脚，踏到了实地，该地方比较宽敞，罗开拖住了燕艳，燕艳的气息有点急促，靠着罗开站着，罗开看到，前面又有三条岔路，可供人走进去的暗道，也是在中间一条的壁上，有白色的箭头指示着。

罗开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一生之中，到过不少奇诡莫测的地方，可是像这样的迷宫，却十分罕见，这些暗道，那样错综复杂，只怕走错了，在里面再也转不出来，虽然明知道在一幢建物之下，但是一样走不出，因为那是一座迷宫！

罗开这时，并不能肯定自己拣的道路，是不是正确，他只是跟随白色的箭头走着。白色箭头是白奇伟留下来的，白奇伟又有什么法子知道正确的

道路呢！

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

## 第十八章 密道历险

罗开在前走，燕艳紧跟在他的后面，走出了二十公尺，前面又是三条岔道，再一次，正中的那条，有着白色的箭头指示。

燕艳的声音有点恐惧：“我……以前从来也未曾见过这种记号！”

罗开安慰着她：“多半是白奇伟留下来的！”

燕艳提出了罗开已想过不止一次的疑问：“白先生怎么知道应该走哪一条暗道？”

罗开苦笑了一下，他在第一次看到那白色的箭号之际，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可是这种记号如果不是白奇伟留下的，又是谁留下来的呢？不管是谁留下的，箭头的指示，比任何文字更有效，不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也不管看到的人使用的是什么文字，一看到了箭号，就可以知道，那是指示人继续前进的符号。

反正根本无从选择，那些箭号虽然神秘，也就只好跟着它去赌一赌命运了。

罗开镇定地反问：“你有更好的提议么？你对迷宫的暗道，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燕艳蹙着秀眉：“看起来……全是一样的，当时，我主要的是避开人，只知道躲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实在……实在……”

她说到这里，抬起头来，一副无助的神情，问：“我是不是很笨？”

罗开苦笑了一下，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一面说，一面早已由中间的那条暗道走了进去，罗开又叫了几声，希望能得到白奇伟的回答，可是除了暗道中传过来的嗡嗡的回声之外，没有别的声音。

三个人一起进暗道来，忽然之间，其中的一个人失失了联络，这无论如何是一件相当怪异的事，连燕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几乎是紧贴着罗开背后在走着，有时她隔得实在太近了，罗开不但可以感到她的气息吹拂在自己的颈后，甚至可以感到她柔软高耸的胸脯，正在向自己挤压。

不过这时候，由于处境实在诡异，罗开无暇去想及别的，他反手握着燕艳的手，沉声道：“现在我们在走的暗道，可能自当年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之后，再也没有人走过！”

燕艳的声音有点颤：“可能……我彷彿……又回到了四千年前，我……害怕……我真愿意……退出去，再也不要进来了！”

罗开转过头去，看到燕艳一脸惶恐的神情，看来她是真的感到害怕了。

她自然是有理由感到害怕的，罗开心中想。因为在四千年前，燕艳在王宫中，甚至是连人的地位都没有的。她开始时，是“天神的礼物”，后来，是“巨龙的粮食”。别说人类没有进步，在四千年之后的今天，至少不会再有人把她当“食物”了！

在她有了“人”的身分之后十年，再回到以前的环境之中，那令她感

到害怕，是十分自然的事。

>

罗开双手捧住了她的脸，低声道：“退回去的路，我能记得，你真是不愿再前进了？”

燕艳咬着下唇，一副犹豫不决的神情，罗开在她的唇上，轻轻亲了一下，燕艳这时紧紧抱住了他，微微发抖的身子，紧贴向他。

罗开吸了一口气：“别怕，真的，别怕！”

燕艳深深地吸着气：“鹰……地球上……几千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希望我们的地球上，也是一样……那么我回去……就可以不必担心成为敏诺斯的食物！”

罗开道：“希望！不过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未免太早，你是要退出，还是继续前进？”

燕艳迟疑了一下：“前进。”

罗开又亲了她一下，燕艳半闭上眼睛，即使只是轻轻的一吻，她也表示出极度的享受，如果不是环境这样诡异，燕艳的身分又是这样怪异的话，此情此景，真是十二分的旖旎风光。

罗开一生之中所遇到的异性，大都是极其能干的脚色，像燕艳那样，来自外星，却又软弱得不知如何生存下去的女性，他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柔顺和弱小的女性，会使男性产生保护她的心理，罗开并不愿意燕艳“回去”，他宁愿燕艳一直留在他的身边。可是燕艳的生命方式，和他又有那么大的不同！

罗开的心情十分矛盾迷惘，他心中暗叹了一口气，摇动着手中的电筒向前走着，燕艳仍然紧跟在他的后面，那一条暗道相当长，走出了三十多步，前面还看不到尽头，也未见有什么转折之处。

罗开十分小心地在前进，暗道两旁，全是整整齐齐的大石，正在走着，在他身后的燕艳，忽然发出了一下充满了惊恐的低呼声。

罗开立时停了下来，燕艳在他的身后，紧抓住他的手臂，罗开可以感到她的手在发抖。

而在暗道之中，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罗开停了下来，还没有发问，已听得燕艳颤声道：“我……我感到……我感到敏诺斯……就在附近！”

罗开愣了一愣：“敏诺斯？那半人半马的怪物？”

燕艳急速地喘着气，用力点着头。

罗开用电筒四面照着，暗道中一点异象也没有，他又向燕艳望去，燕艳神情仍然十分害怕：“我们对……自己星球上的生物，有着十分敏锐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地球人的嗅觉、视觉、听觉、味觉、触觉之外……你们称之为第六感，是一种不可捉摸的感觉，但是对我们来说，却和其他五种感觉一样，是实在的感觉。”

罗开“嗯”地一声：“我明白——你能不能指出，它什么地方？”

燕艳略做犹豫了一下，伸手向前指了一指，罗开立时用电筒向她所指的所在照去，只见那是一块看来和其他大石并无分别的石块。

罗开回望了燕艳一眼，燕艳道：“在那块大石后面，敏诺斯在那块大石后面！”

罗开扬了扬眉，走向前去，用力推了一下——那块大石若是可以移动的话，看来只能向前推，无法作任何其他方向的移动。

罗开在推大石的时候，对于燕艳所宣称的“第六感”还是将信将疑的。虽然，在地球人之中，罗开由于经过特殊的静思训练之故，思想感觉比普通人敏锐了不知多少，有时，第六感也十分强烈，但那毕竟是不可捉摸，若有若无的一种感觉。他可以理解燕艳在五感之外，另有一感，但是“实实在在的第六感”，毕竟无法体验到十足的，他只是姑且地去推一下那石块而已。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一推之下，几乎没有用什么力，那石头，陡然向内缩进去了一些，燕艳发出了一下低呼声，紧紧靠在罗开的背后。

罗开也不禁有点紧张，他吸了一口气：“别怕，如果连你也知道敏诺斯在里面，那么，它也一定知道你在外面了！”

燕艳喉际发出恐惧的声音，连连点着头。

罗开自嘲地道：“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才好，我和一个外星美女在一起，可是却进入四千年前的神话之中，和半人半马的怪物决斗！”

>

他一面说着，一面手推着那块大石，大石随着他的推动，一点一点向前缩进去，那块大石，竟然是立方形的，在缩进去的时候，罗开已发现，大石的下面，和下面大石衔接之处，都有着凹槽，槽中是圆珠形的十分光滑的石珠。

在那个时候，建师竟然已懂得利用“滚珠”的作用来减低摩擦力。这自然不是地球文明，在以后很多年的马雅文明，马雅人尚且不懂得使用轮子，不过想到“天神”已经有庞大的宇宙飞船，那么，这种装置，自然也不足为奇了。

等到大石全缩了进去之后，陡然向下沉去，现出来的是一个相当大的孔洞。罗开首先用电筒向内照去，他看到里面是一间相当大的石室，足有十公尺见方，电筒的光芒，无法一下子全部照遍，只是孔洞出现之后，石室中一点声息也没有，这至少证明，不会有什么变故。

罗开迅速地转动电筒，然后，陡然之间，电筒光停在石室的一角，再也移不开了。

在那一角，在电筒光芒照射之下，是一堆白骨，白骨在电筒光芒的照耀之下，闪着白森森的、充满了妖异的光芒，看来令人不寒而栗。

罗开在一时之间，还未看清楚那是一堆什么样的骸骨，燕艳已在他的身后一声低呼：“敏诺斯，它死了！只剩下了骨头！”

罗开勉力定了定神，这也才看清，那副相当完整的骸骨，真是怪异莫名。

自胸以上，完全是人的骸骨，只是比地球人显得粗大得多，臂骨又粗、又长，可以想见它生前一定是十分强壮有力的。

可是在胸骨以下，连接着的，却是异样形状的大骨头，如果不是早已知道它的形体是“半人半马”，一时之间也难辨别那是牛或是马或是其他巨兽的骨头。但既然已知道敏诺斯是半人半马的，自然也可以看出，那是马的骨骼，强有力的后腿骨，甚至还有蹄。

罗开不禁感到了一阵昏眩！

在神话传说中，甚至在燕艳的叙述中，认识到了“半人半马”的怪物是一回事，真正看到了这样的骨骼，又是另一回事。罗开这时所受到的震撼，仅次于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半人半马怪物了！

他呆了好一会，才转头向燕艳望去，燕艳盯着那堆骨骼，身子还在微

微发着抖，罗开心中想：这副骸鼻，实在是研究外星生物的无价之宝！

## 第十九章 见到巨龙的人都要死

罗开想到了半人半马怪物敏诺斯的遗骸是研究外星生物的无价之宝，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他也随即想到：不会有人相信那是真的，一定被正统科学界认为那是伪造的，用人和马的骸鼻拼造而成的假货！

正统科学界至今还不能接受充满想像的各种设想，这情形，简直和当初宗教界不接受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样，不知要多少年之后，才能突破这种现象。

呆了好一会，罗开才从大石移开后出现的那个孔洞之中，钻了进去，燕艳的呼吸十分急促，显然是因为眼前所见的，虽然只是敏诺斯的骸鼻，但也使她心灵上感到了极度的震撼之故。

罗开在进了石室之后，缓缓向那副骸鼻走去，心中急速地转着念。他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没有燕艳的强烈的、实在的第六感，这间石室，几乎是不可能被发现的。因为在暗道的两旁，全是同样的石块，不会有可能每一块都去推上一推。

这间石室，自然就是传说中的囚禁敏诺斯——半人半马怪物的所在。这种怪物，在他原来的星体上，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可是来到了地球上，即使是四千年前，科学十分落后的地球上，他只是一个形状怪异的怪物，丧失了一切。

罗开忽然想到的是，外星生物似乎不像一些小说或电影中描写的那么可怕，以他自己的经历而言，所接触过的外星高级生物，有的心地十分善良，有的对地球一点也没有威胁，“时间大神”可以算是穷凶极恶的了，但是在地球人坚强的意志面前，也无所施其技。半人半马的怪物和燕艳，则明显地不如地球人。

即使在宇宙中众多高级生物之前，地球人似乎也不必太自卑，虽然到目前为止，地球人还只不过踏足于自己星球的卫星——月球，不像其他星体上的高级生物，已能在宇宙间作长距离的航行，但地球人也有不可忽视的特点。

当他和燕艳一起来到了骸鼻前面站定时，罗开缓缓地道：“这就是你们星球上的君王？”

燕艳缓缓地点了点头：“它……一定是得不到食物，所以才死亡的！”

罗开忽然踏前一步，向着那副骸鼻，乱踢了好几脚，将一副本来十分完整的骸鼻，踢得凌乱不堪。燕艳用吃惊的神情望着他。罗开并没有向她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仿。

罗开刚才的行动，看来像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顽童式的破坏，但是实际上，他却大有深意。这个石室虽然极其隐密，但总会有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内心深处，不希望燕艳“回去”，也不希望留在地球上的燕艳暴露她的身分，他希望燕艳完全做为一个正常的地球人而留下来。所以，一切可以使人推断到燕艳真正身分的线索，他都要将之破坏！

>

一副完整的半人半马怪物的骸鼻，自然会引来很多联想，对燕艳来说是不利的，而散乱的一些骨骼，就不会有什么人来注意了。

罗开定了定神，转过身来，神情显得十分严肃；“囚禁着半人半马怪物敏诺斯已证明是真的事情——”

燕艳轻声道：“本来就是真的事！”

罗开苦笑了一下：“那么——巨龙，所谓被囚禁的巨龙，一定也是真的了！”

燕艳用力点着头，神情有一种淡淡的悲切：“只怕就算找到了巨龙的囚禁所在……也只能发现一副骸鼻……时间毕竟过去太久了。”

罗开没有再说什么，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可以离开这间石室了。燕艳柔顺地点了点头。

正当他们向那个孔洞走去之际，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浓重的喘息声。

罗开，亚洲之鹰，是冒险生活经验极其丰富的人，他一听得这种喘息声，就知道，只有一个身受重伤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声响来。

他反应极快，立时一拉燕艳，同时，熄了电筒，眼前变得一片漆黑。

那种浓重的喘息声越来越近，突然，就在进入暗室的孔洞之前停了下来，罗开看到一丝极其微弱的昏黄色光芒，在洞口闪了一闪，可以判断出那光芒是由一只电源已弱到极点的电筒发出来的。紧接着，“啪”地一声，显然是来人连电筒也握不住了而跌下发出的声音，然后，又是一阵喘息声，在喘息声中，一个十分嘶哑的声音叫着：“我……发现了……我有了发现……”

在这样隐密的暗道中，竟然另外还有人在，这真是使得罗开也吃惊不已。那在嘶叫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罗开也觉出身边的燕艳，陡然震动了一下，他忙用最低的声音，在燕艳的耳际问：“你知道来的是谁？”

燕艳点头；“是，她是海伦多蒂研究员！”

罗开陡然震动了一下：失踪了许久的研究员，在米诺斯王宫的暗道之中！

她是怎么会来的，是凭借着燕艳曾告诉过她的一点秘密而闯进来的？

罗开屏住了气息，虽然一片漆黑，但是在传入耳中的声响中，罗开可以判断，正有人——海伦多蒂研究员，正吃力地自那孔洞中爬进暗室来，然后，是她整个人跌进来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喘息声。

这时，罗开已经可以肯定，除了研究员一人之外，并没有第二个人，他吸了一口气，陡然着亮了电筒，电筒射出的光柱，正照在一个五十多岁，身材瘦削的老妇人身上，那老妇人的神情骇然之极，双眼睁得极大，甚至不知道用手去遮住射向她的强光，她全身都在抽搐着，面上的肌肉，更在不断瑟缩地发着抖。罗开在一照之下，连忙移开了光柱，燕艳也已经向前走去，俯下身，极关切地问：“怎么啦，你怎么啦？”

研究员看来，已经十分虚弱，可是当燕艳一来到她身前之际，她陡然发出了一下十分奇异可怖的声音，突然一伸手，瘦骨嶙峋，鸟爪一样的双手，已紧紧抓住了燕艳丰腴白腻的手腕。

燕艳发出了一下低呼声，但她和研究员十分相熟的，所以也并不是十分害怕，只是道：“你怎么会进来的，你怎么会……”

燕艳的话还没有说完，研究员突然发出了一阵如同夜梟一样，刺耳莫



名的突声来，一面怪笑着，一面道：“我怎么会进来的？听了你的话之后，除非我不是一个考古家，要不然，怎么会不进来？”

听她的话中，像是充满了恨意，同时，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在她的双眼之中，也射出十分恶毒的眼神来。罗开连忙跨前几步，一伸手，拉开了她紧握着燕艳手腕的双手，燕艳白嫩的手腕上，已被抓出了几道红印。

研究员没能站起来，倒在地上，不断喘着气。

罗开冷冷地望着她，当她才一出现的时候，罗开还十分同情她。可是刚才，她的言行，已经使罗开可以推测到整件事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他的神态，在冷峻之中，还有着鄙视。

他冷冷地道：“你听了她的讲述，就自己制造了自己的失踪，是不是？”

>

研究员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叫着：“我不能让人知道我到了什么地方，当我再出现的时候，我要自己是全世界最瞩目的一个人！”

罗开又冷笑了一声：“如果你肯不那么自私，和她一起来探索，结果就会好得多了，这些日子来，你一直在迷宫的密道之中转来转去？”

研究员急速地喘息起来：“我有充分的准备，我有好几个人的水和粮食的准备，我一定会十分伟大的发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发现，有了这些发现作证据，我可以证明，一个金发美女，是一个来自外星的怪物！”

燕艳发出了一下惊叫声，连退几步，退到了罗开的量前，失声道：“太可怕了，你为什么这样做？”

研究员又发出了一下怪声，居然给她在一再挣扎之下，身子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她的神情看来凶狠之极，厉声道：“成功！我的一生，都在追求成功，我可以成功，我已经成功了！”

她双手飞舞着，犹如疯狂，突然又重重跌倒在地。罗开道：“你首先要活下去，才能享受成功的结果！”

研究员尖声道：“我宁愿成功而死，不情愿失败而活着，我已经成功了，我……见到了巨龙！传说之中，战败了天神的巨龙！”

罗开陡然愣了一愣，伸手和燕艳握了握手，才道：“巨龙？在暗道中？”

研究员的神智，看来近乎在半疯狂的状态之中，并不理会罗开的询问，只是自顾自地说着：“我见到了巨龙！不但见到了巨龙，还见到了……见到了……”

她像是不知道该和何形容她见到的东西才好，连说了好几遍“见到了”，没有再说下去。

罗开沉声问：“巨龙在什么地方？”

罗开的声音虽然低沉，但是却有一种十分雄浑的力量，和无上的威严，使得听到他声音的人，不能不注意他说的话。

这是催眠术中极其高深的一种“无形催眠”术，也是密宗功夫中的一种，非有高度集中的意志力，不然绝做不到这一点。

研究员呆了一呆，手发着抖，指着前面：“在前面，每一条……暗道的中间一条……这是我研究出来的，三条岔道，只有中间一条……永远走中间一条，才能到达巨龙的所在……哈哈……可惜，凡是见到巨龙的人都要死，都要死，都要——死！”

她在说到最后三句之际，声音凄厉之极，简直如同枭鸣一样，连罗开也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 第二十章 研究员之死

罗开在一愣之下，疾声问：“巨龙究竟是什么？你受了伤？”

他一面说，一面走过去，想扶着她站起来，看看她究竟是受了什么伤，可是，研究员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手臂，双眼之中，射出十分可怕的光芒来，声音更加尖厉：“见到巨龙的人都要死！”

她一叫完了这一句，陡然喉际发出了一下可怕的声音，头向后一仰，颈椎在刹那间，像是变得柔软不堪，以致后仰的头在摆动，不一会就静止下来，一动不动，一声也不出了。

燕艳低声道：“她……死了？”

罗开扳开了研究员的手，手一松，研究员整个身子，软瘫下来，罗开不必俯身去看，就可以知道她死了！但是罗开还是俯身仔细看了看，因为他要弄明白，研究员究竟是为为什么而致死的。

看起来，死者身上没有外伤，眼白呈可怕的瘀红色，那是中毒的象徵，她临死之前的话，是呓语呢？还是真实的情形？

暗道开始时所见的白色箭号，既然是她留下的，那么白奇伟呢？白奇伟一下子到什么地方去了？

罗开心知白奇伟必然有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放下这个问题可以暂且不想，可怕的是“见到巨龙的人必定要死”这个警告！

罗开想了一想之后，才问：“你可曾听说过，见到巨龙的人一定要死？”

燕艳苦笑着：“我们的人，都是作为他食物被送到他面前去的，自然活不了，别人……别人……研究员她真是因为见到了巨龙之后死的？”

罗开的心中，也十分疑惑，海伦多蒂研究员的行为，自然不值得恭维，这时，她死在这间石室之中，若干年之后，如果再有人进入这间石室，发现她的骸骨和牛人半马的怪物在一起，或许会以为她也是远古时代的人，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考古学家来说，倒也不失是一个好归宿。研究员在暗道中，倒也不是没有发现，至少她已经找到了通向巨龙所在处的秘密。

但是，“谁见了巨龙就会死亡”的说法，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想了一会，望着一脸惶惑之色的燕艳，燕艳低声道：“在研究员的话中，甚至不能肯定巨龙……是活着，还是……早已死了！”

罗开也正在想这个问题，他缓缓吸了一口气：“已死的巨龙，怎么还会有力量使人死亡？”

燕艳不由自主，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颤，把她美丽的眼睛睁得极大，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情，望定了罗开。罗开沉声道：“你是不是愿意先退出去？”

燕艳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道：“你——”

罗开摊了摊手：“事情已到了这一地步，要是我不再探索下去，我想，日后我会自己讨厌自己，再也提不起生活的兴趣来了！”

>

燕艳垂下了头，当她垂首思索的时候，她的长发如同金色瀑布一样地

飘下来，姿态十分动人。她想了没有多久，就抬起头来，虽然神情仍有点惊疑，可是却坦然地笑着：“记得吗？要去探索被禁锢了四千年之久的巨龙，还是我首先向你提出来的！”

罗开爽朗地笑了起来：“是啊，你当然不会就此退缩的！”

燕艳的声音很低，也腻得叫人全身都有浓甜的感觉：“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会退回去，可是和你在一起，我就不会。”

罗开和她，不约而同轻轻拥抱了一下，然后一起离开了那石室，在离开之际，罗开伸手，将那块大石用力一拉。大石向前滑来，只发出轻微的一下声响，就恢复了原状，严然合缝，一点也看不出和其他的石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罗开呆立了一会，在考虑着是不是要在这块大石上，做一个什么记号。可是他随即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那间石室之中，除了敏诺斯和研究员的骸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敏诺斯骸鼻的发现，证明了古老的传说和神话，都是因为有了事实，才流传下来的。在流传的过程之中，或许有多少夸张和歪曲，但是基本事实是不变的。这一点得到了肯定，使罗开的思绪，由虚幻而变得实在，这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受。他对那些神话，并不是不熟悉，可是那种感受，还是一样的。

如果对那些神话，是从小就熟悉的话，那种奇妙的感受，只怕还要强烈，举个例子来说，就会像中国人，忽然看到了美丽的嫦娥，从月球上翩然而降，或是目睹猴形的孙悟空，驾着云在空中掠过一样。

这间石室中的骸鼻，可以证明在地球上，早已有过外星人的足迹，这一点，对罗开来说，是毫无疑问的，他不但知道外星人早就到过地球，而且也知道，外星人一直在地球上出现，过去、现在和将来，只不过在现阶段，绝大多数的地球人，在心理上，还顽固地拒绝接受这种事实而已。

地球人必然会有正视现实的一天，事实是：宇宙间亿万星球之上，有许多是有生物的，许多星体上的生物，远比地球人进步，也有许多星球上的生物，远此地球人落后。地球人会有普遍接受这个事实的一天，就像普遍接受地球是环绕着太阳运行的事实一样。

（别忘记，首先提出地球是环绕着太阳在运转的，伟大的科学家哥白尼，在当时的愚昧观念下，是被活活烧死的！）

罗开不想这间石屋在短时间被人发现的原因是：他觉得人类接受这种事实，还需要一段时间，一切只好听凭人类精神和科学文明的进展，无法提前实行，否则，陡然引起观念上的混乱。

他在那刹那之间，想了相当多，然后，缓缓转过身来，握住了燕艳柔软的手：“你的第六感，竟然是一种实在的感觉，这真意想不到！”

燕艳却一点也不觉得什么特别：“这就像生来就可以看到东西一样，原是我们的本能！”

罗开想了一想：“你的第六感，只在觉察到你的同类这一方面？”

燕艳侧头想了一想：“好像只有这一方面……敏诺斯已经死了，可是我还能确实知道它的存在！”

罗开问：“那么，你的另一些同伴，好几百个——”

燕艳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她们的存在，她们一定全都”

她神情难过，没有再讲下去，罗开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没有再问下去。

他们继续向前走去，每隔一段路程，前面就出现三条岔道，他们都选择中间的那条，继续向前，在暗道中，陆续发现了一些东西，当然全是研究员留下来的，如同背包、罐头食物、食水袋子等等。研究员在暗道之中，竟停留了那么多日子，真有点不可思议。

罗开一面在向前走，一面用心记忆着经过的暗道，在第八次经历了三条岔道之后，眼前突然现出了光亮。那是一种相当昏暗的、闪动的光亮。而当他们第九次选择了中间的岔道之后，就发现了那种光芒的来源。

那时，暗道已变得十分宽敞，像是什么伟大的庙堂的走廊一样，在暗道的两旁，每隔上十公尺左右，就有巨大的石柱，在石柱之前，是比人还高的石头刻成的石槽。

>

那些石槽中，注有一种十分浓稠的液体，那自然是油质的液体，有着一一种如同树枝一样的“芯”，浸在液体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芯上还有着手指大小的火头在燃烧着，昏暗而闪动的光芒，就是由这些几千年来一直在燃烧着的火头所发出来的。

那条暗道相当长，向前看去，至少超过一百公尺，尽头处，不是十分看得真切，看来像是黑黝黝的、巨大的门。罗开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他感到自己已经走进了历史之中，走向四千年以前！每一步，都像是跨过了若干年，距离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和概念，在这时候，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

暗道中十分静，罗开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自然也可以听到紧靠在他身边的燕艳的呼吸声，每向前跨出一步，他的心跳似乎都在加剧。

他们两人突然停了一停，是由于在两根石柱之旁，他们看到了两副盔甲。盔甲的形式相当古老笨重，在盔甲之旁，是两柄长得异乎寻常的长矛，矛尖至少有五十公分长，而且还可以感到它们的锐利。

燕艳的喉间，传来了吞口水的声音，她低声道：“这……是守卫的武士……在巨大的盔甲之中……他们的体，一定还在！”

从盔甲的大小来看，那些武士的身形，一定都十分高大，罗开屏住了气息，走过去，揭开了盔甲的头罩，一个白森森的骷髅，就在头罩之下。

罗开吁了一口气，放下头罩，向燕艳做了一个“你说得对”的手势。

燕艳缓缓摇着头：“他们……都是那么高大英武，每一个都是十分可爱的男人。”

罗开闭上眼睛一会，人总是迟早要变成白骨的，不管他生前是高大英武还是矮小丑陋，结果全是一样！在这一方面看来，燕艳似乎又进步得多，至少在地球人看来，她们“不会死亡”！

这时，向前看去，已经可以看到，在暗道的尽头处，不再是三条岔道，而是两扇巨大的、黑漆漆的门。这种形式的大门，给人以一种极其阴森的感觉。

## 第二十一章 巨大无比的宇宙飞船

罗开和燕艳，在距离那两扇紧闭着的大门还有十来步时，就停了下来，盯着那两扇大门看着。连亚洲之鹰罗开，这时在这样诡秘的气氛之中，也不由自主，吞了一口口水。

那两扇大门后面，是什么呢？

是不是门一打开，被禁锢在里面的巨龙，就会飞舞而出，见者必亡呢？

还是门后面，另外还隐藏着什么不可测的、远古的、天上的、人间的、宇宙之中的奥秘？还是不可测的死神，正在门后，狞笑着，等待他们的来到？

罗开一生的冒险生涯之中，曾经经历过许多惊险，他甚至曾和宇宙间最邪恶的力量，做过不折不挠斗争，也未曾心怯过。但这时，由于不可知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他并不是心怯，而是无法做出适当的准备，因为在那两扇巨大的门后面，有着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尽避情形是这样不可测，罗开还是一点也没有退缩的打算，在略停了一停之后，他又一步一步，向前走着，燕艳紧紧地跟在他身边。

他们终于来到了那两扇紧闭着的大门之前！

罗开伸了伸手，向门上推了推，门没有动，在感觉上，那两扇大门，像是金属的，手碰上去，有一种冰凉的感觉。

门上，有着许多半圆形的凸起，这些半球状的凸起，可能是一种装饰，也使得那两扇大门，看来更是庄严和神秘。这时，闪动的光芒，自他们的身后投来，把他们两人的影子，投在门上，也在不断闪动着，看起来，他们自己的影子，恰像两个巨大的妖魔一样。

罗开感到紧靠着自己的燕艳，身子又在发着颤，他想不出用什么话去安慰她，只是示意她略微后退一步，然后，他双手握住了门上的半球形突出物，用力向两旁一分。

那两扇又高又大的金属门，看来至少有几百吨重，可是罗开用力一分之下，门就向两边慢慢滑了开去，罗开已准备有任何不可测的变化，门一向两边分开，他立时反手拥着燕艳，急速地向后退出了几步。

他一面后退，一面盯着前面。这时，在他眼前发生的事十分诡异，那两扇大门，像是有着十分精致的滑轮装置，罗开将之分开时，只不过分开了一道缝，可是在罗开向后面跃开时，门还在继续向两旁滑开去，十分缓慢，但是一直在分开，直到分开了约莫一公尺为止。

大门洞开，门内的情形，自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是的，他们立印看到了“巨龙”！

事实上，在大门渐渐向外滑开之际，他们已经看到了“巨龙”了！

罗开早知道有“巨龙”的存在，他从来也未曾见过，也无法想像“巨龙”是什么样子的，可是他一看到了门内的情景，就可以肯定，他看到的東西，就是“巨龙”！

>

门内，是一个极大的空间，罗开绝难想像，这样大的一个空间，是如何形成的，他可以设想自己这时，在经过了那么多错综复杂的通道之后，已经深入地底，或者已经来到了王宫后面的高山的山腹之中，所以，看到了那么巨大宽阔的空间，使他感到错愕和震惊。

但是，真正吸引了他视线的，还是那大空间正中的那个东西！

在大空间的正中，是一个每一边至少超过二十公尺，高约有五公尺的大石台，大石台十分平整，绝非天然形成，可以看得出，是由大块大块的石

块砌成的。

在石台上的那个东西，形体十分巨大，形状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必须详细描述：它整体约有三十公尺高，看样子是直立着的。在最上面，是一个巨大的球形的“头部”，在“头部”，有四个直径至少有一公尺，闪耀着一种难以形容光彩的“眼睛”，这种光彩，是变幻不定的，在“头部”之上，是和鹿角类似的“角”。

接着，便是它圆柱形的“身子”，在“身子”上，全是一片一片闪亮的“鳞片”，每一片“鳞片”，大约是三十公分见方，一片接着一片，披满了全身。而且，在“身子”上，还有类似“爪子”一样的管子伸出来，为数有八个之多。

在“身子”的底部，是六瓣形的“尾”，那“尾部”支撑着整个巨大的身子，可以看得出，“尾部”是由许多长约一公尺，直径大约十公分的管子所组成的。

就是那么一个巨大的物体，耸立在石台上！

它的头部，它的触角，它身上的鳞片，它的尾部，它的整个形状，在远古时代的人的眼中，除了和“巨龙”联系起来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想像，那的确是一条“巨龙”！

可是，当罗开一看到了它，肯定它就是传说中的“巨龙”之际，罗开却立即知道，那绝不是什麼“巨龙”——不是一个有生命的怪物，而是一个极其精美的、宏大的制造品。

它的外型虽然奇特，但放在现代人面前，现代人一定不会将之和巨龙联系一起，而更多地会想到耸立在发射架上的火箭！

一点也不错，罗开第一眼的印象，已经可以肯定，那是一枚火箭，或者是一艘巨大的宇宙航行飞船，一般太空船。

这一点，十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尤其在看到了半人半马怪物敏诺斯的骸骨之后，在听了研究员的遗言之后，在听到燕艳叙述“巨龙”如何每隔十天，就要十个美女作为食物之后，在他的想像之中，巨龙，应该是有生命的，形体不可测的巨大的怪物，是有生命的活物。

可是，如今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艘宇宙飞船，至少，是一个巨大的机械制作品，而罗开更愿意相信，那是一艘设备十分精良先进的宇宙飞船。

那球形的部分，自然是驾驶舱，看来像“眼睛”的部分，无疑是驾驶舱中的观察窗。角状物，当然是天线或是发射、接受讯号的装置。身上的那些“鳞片”，无疑有着隔热防止袭击的作用——如今人类用来作太空穿梭行驶的太空梭机身之上，就有着类似的装置。

而尾部的那许多管子，除了用来发动飞船，操纵飞船的飞行之外，还会有什么用处？

罗开的思绪，在刹那之间，变得活跃无比，他感到自己原来以为“巨龙”是一个巨大的、会喷火的怪物的想法，实在太可笑了。也只有“巨龙”是一般巨大的太空船，才能解释在传说中的矛盾：传说中，“巨龙”战胜了“天神”，但是却又被米诺斯王禁锢了起来。如果“巨龙”能战胜“天神”，如何还会被毫无能力的人类禁锢？根本“巨龙”只是一艘太空船，当它停止运作时，它是不会动的，只要它停留着，那就像是遭到了禁锢一样！

可是罗开随即又觉得事情还有不可解之处，这艘巨大的太空船，是由什么人在操纵的呢？太空船所需要的“食物”，应该只是各种能源，绝不会

是美丽的女人，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呢？

他的思绪又开始杂乱了起来，太空船在四千年前建造的王宫的地下密道中出现，罗开倒并不感到什么意外，“天神”的宇宙航行船，会带来了众多的“礼物”，最后坠毁在爱琴海中，那一定是被眼前这艘“巨龙”击毁的了，可是“巨龙”的操纵者呢？

>

是不是在经历了几千年之后，“巨龙”的操纵者，还在“巨龙”之中，这时，正通过观察窗，在凝视着他和燕艳？而需要美女作为食物的，就是操作“巨龙”的异星人？

一想到这一点，罗开不禁有不寒而栗之感。

也直到这时，燕艳才吁了一口气：“天！这……就是巨龙？看来……它是一条机械龙，不是真的龙！”

罗开向燕艳摆了摆手，示意她不要讲话，然后，他提高了声音：“不管是什么形体的星物，请和我联络，我，是一个没有恶意的地球人！”

罗开的声音，在那个巨大的空间之中，响起了轰然的回音，久久不绝。罗开一面等着回答，一面乘机打量一下那巨大的空间，他抬头看去，看到空间越向上越是狭窄，整个是一个圆锥形，在最上面，有许多凌乱的、巨大的石块堵塞着。看起来，如果移开了那些堵塞的石块，似乎可以直通出去，是一条通道。

罗开也直到这时，才注意到，在巨大空间的地上，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这更使罗开感到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本来，这个空间是有着出口的，由于许多石块落下来，（燕艳叙述之中的大变故？）整座山都崩塌了，先是许多石块落了下來，终于，石块把整个出口全都堵住了。

如果这样的设想接近事实，罗开甚至可以推测出当时发生的一些事的经过：在以地球为战场的星际战争之中，“巨龙”战胜了“天神”之后，一定是基于某种原因，需要暂时的修整——或许是在剧烈的战斗中它也受了损伤，或许是战胜者想在地球上开拓一些什么——所以，“巨龙”便停泊在山腰中的一个巨大的空间之中，这个大空间，有可能是天然的，也有可能是先进的科技开发出来的。

当时的地球人，由于实在太落后，所以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做为统治者的米诺斯王，为了愚弄人民，扬言说“巨龙”遭到了他的禁锢，但是“巨龙”的操纵者，却是神通广大的外星人，他们在王宫中的地位，一定远在米诺斯王之上，所以，米诺斯王才把“巨龙”的存在，当作是最高机密，记述了下来，放在青铜瓶之中。

接下来，自然是燕艳亲身经历过的那场“大变故”了，那可能是另一场剧烈的星际战争，参战的双方，其中有一方可能是“巨龙”，另一方难以推测，战争的结果，是整座山头和王宫的湮没，然后，便是漫长的、静止的岁月的来临！

## 第二十二章 那是一艘飞船吗？

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巨龙”一直在它的基地之上。巨龙的操纵者呢？是不是在战争中失败死亡了？还是那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

可以肯定的是，米诺斯王和他的势力，在这场战争中，作了殉葬，地球上的爱琴文化，从此销声匿迹。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燕艳，她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在动乱之中，不知被什么力量所推动，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一下子来到了四千年之后。

如果不是有这个意外，那么，整件事的真相，永远不会给人知道，一切曾经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都会被当作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一直流传下去，不会有人相信过那些事会真正发生过。

当罗开喊叫的回声，渐渐静下来之际，罗开已经迅速地对整件事有了一个概念。

而且，他也可以确定：巨龙的操纵者，已经不再存在了，已经在那场战争中消失了！

一想到这一点，罗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没有时间详细地对燕艳解释他推测到的一切，他只是以充满信心的笑容，使燕艳觉得，眼前的一切，虽然奇诡，但是不必害怕，一切不足为虑。

燕艳是搭乘过宇宙航行飞船的，那是“天神”的飞船在经过她们的星球时，把她带到地球上来的，罗开心情轻松，指着“巨龙”：“你看，这和『天神』的飞船，形状上是不是相似？”

燕艳摇着头：“这……也是一艘飞船？不像，一点也不像，天神的飞船是圆的，又扁又圆……这……看起来，倒真像是一条巨龙。”

罗开携着她的手向前走去，又一起攀上了石台：“我相信巨龙的主人早已不存在了，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在四千年前的迷宫暗道之中，参观人类至今还不敢梦想的宇宙飞船，这是什么样的经历？”

燕艳也被罗开轻松的心情所感染，可是她仍然不免有多少担心：“研究员的话——”

罗开想了一想：“我们先设法进它的内部，再考虑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燕艳蹙着肩，罗开在她的肩心亲了一下：“如果它还能飞行，而我们又懂得如何操作的话，我想它可以带你回去——而且——”

罗开讲到这里，没有再讲下去。

他想到的是，燕艳的星球，比地球还落后，如果燕艳能和“巨龙”一起回到她的星球，那她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她星球上的女皇，彻底改变那小星球由半人半马怪物做主宰的局面！

但那毕竟只是想像中的事，所以他想了一想，并没有讲出来。

他开始绕着“巨龙”的尾部走动，仔细看着，当他转到另一边时，就发现有四片“鳞片”微微张开着，像是一扇虚掩着的门。

罗开认定了那是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自然也认定一定有可以进入飞船的门口，所以当他发现了那像是一扇虚掩着的门时，他毫不犹豫，伸手一拨，将那四片“鳞片”拨了开来。

那果然是一道门，但是当门被打开之后，却并没再现出可以进入飞船内部的通道，他看到的是，门内是许多仪表和按钮，数量之多，看得人眼花撩乱。

>

罗开愣了一愣，仔细看去，他有能力驾驶一艘太空船，事实上，就在



不久之前，他就曾驾着太空船在太空之中遨游。

照他的能力而言，再复杂的仪表，也难不倒他的，可是这时，他面对着那上面的仪表，四幅小型的萤光屏，以及上面的掣扭，却完全摸不着头脑。

他自然知道，每一个掣扭，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可是如果按动了那些掣扭，会发生什么事呢？虽然每一个掣，都有着不同的颜色，可是罗开也无法知道那些颜色代表了什么。

在地球人制造的仪器上，如果有红色的掣扭，那一定是代表危险和紧急，可是这根本是另一个星球的制品，在颜色上的观念，自然和地球人的观念，大不相同。

罗开绝不是一个没有决断力的人，可是这时候，他实在不知道如何才好，他在那仪表板前，站了足有十分撞之久，好几次伸出了手去，想去试按其中的一个掣扭，但是指尖未曾碰上去，便又缩回了手来。

燕艳紧靠着他，罗开可以感到她的气息在渐渐急促，罗开回头，向她望了一下，燕艳低声问：“这……我们应该怎么办？”

罗开苦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

他一面说。一面抬头向上看了看，这时，他正贴着“巨龙”站着，所以仰头向上看去，竟发觉得“巨龙”的高不可攀，那使他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渺小。

他指着那些掣扭：“这里，每一个按钮，都有它的作用，我可以设想。研究员曾按动过其中的一个或数个——”

燕艳震动了一下：“这就是造成她死亡的原因？”

罗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也许——”

他在说了那两个字之后，陡然下了决心：“你尽量离远些，我来试试。”

燕艳犹豫了一下，看来已经要照罗开的话去做了，但是她却没有走开，反倒用双臂环住了罗开，咬着下唇，摇了摇头。

罗开想不到她会这样，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她，燕艳叹了一口气，低声道：“鹰，近十年来，我完全过着地球人的生活，也接受了不少地球人的观念。我知道，地球人的观念是，在这样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形之下，我不应该单独离去，应该和你在一起！”

燕艳一口气说下来，罗开的心情，不由自主变得激动起来。他立时想到，以“时间大神”的凶恶，尚且发现地球人自有优点，地球人有自己的意志，现在看来，地球人的优点，还不止一点！

将来，地球上的人类，若是能够在剧烈的宇宙生物的竞争之中生存，自然要依靠人性中的种种优点了！

罗开情不自禁，在燕艳的唇上亲了一下，由衷地道：“对，你很有资格做一个地球人了，情义，这是地球人的感情之一。”

他左臂环绕着燕艳的纤腰，右手向前伸去：“反正我们不知道那些掣扭有什么作用，就随便按一个试试？”

燕艳的双眼之中，有恐惧的神色掠过，可是显然她的心中，以罗开的决定为决定，所以，她几乎毫无犹豫地点了点头。

罗开的心情，其实也极其紧张，甚至紧张得他故意“哈哈”一笑，就在笑声中，他手指已经伸了出去，按下了其中一个浅蓝色的掣扭。

掣扭才一按下，陡然之间，在他们的头顶上，传来了一下巨响，那一下巨大的声响，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

那种轰隆的巨响在持续着，罗开抬头看去，看到“巨龙”的那个巨大的球形“头部”，罗开认为是驾驶舱的部分，正在缓缓转动着，而那些本来就色彩变幻的“眼睛”，也有闪亮的光芒射出来。

那巨大的空间之中，本来是相当黑暗的，光芒只自门外的油灯所发出了映进来。而这时，由于幻彩一样的光芒，陡然加强，整个空间之中，充满了闪动的、难以形容的光彩，再加上震耳欲聋的轰隆巨响，刹那之间，使得他们如同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罗开紧张地盯着那缓缓转动的巨大的球形部份，不但屏住了呼吸，连心脏几乎也停止了跳动，因为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是全然无法测知的，他也感到，做为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不论能力再强，可是在这样巨大的机械装置之前，还是渺小得几乎等于零。

>

那巨大的球形部份，先是顺时针方向转了一圈，接着，又反时钟方向转一圈，然后，突然之间静了下来，回复了原状。

一直到那种巨大的声响引起的回音，全都静了下来，罗开和燕艳，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互望着。刚才，在实际上虽然没有任何的凶险，可是在心理上所受的威胁，实在是无与伦比的。

罢才的情形，可以说是“巨龙”忽然怒吼了起来，谁知道它在“怒吼”之后，又会有什么行动？

饼了好一会，罗开才道：“这……是一艘飞船？”

他的心中，已经开始有了怀疑，因为一艘飞船，驾驶舱发出巨响的转动，是全然没有意义的。

和刚才当它的“头部”转动，“眼睛”发出幻彩夺目的光彩之际，它看来着实像是一头硕大无朋的怪物，一头巨龙！

燕艳当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罗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燕艳搂得更紧，然后，又顺手按下了许多掣钮之中一个黄色的掣。

当他伸手出去的时候，他想：以后，如果有人对他说世上有什么最惊险刺激的行动，他一定都会感到麻木，因为实在不会有什么行动比现在更刺激了！

那黄色的掣钮一被按下，整个“巨龙”的身子，陡然震动了一下，震动的力量并不大，可是几乎令得他们两人退跌下石台去，紧接着，“巨龙”身上，一处类似“足部”的突出物，突然伸长，有好几股强劲之极的、细如手指的黄色光芒，雷射而出，一闪即灭，随即恢复了平静。

由于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罗开还未会想及那是怎么一回事！一切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是一阵“簌簌”的声响，经久不绝，那种声响，自山洞的一边传来，听来十分诡异。

## 第二十三章 “巨龙”的主人

罗开在惊惶之中，循声看去，只见刚才在那电射而出、一闪就灭的光线射出去的所在，岩石的洞壁上，出现了五个拳头大小的洞，已化成粉末的

石屑，正从那五个孔洞之中滑落下来，“簌簌”的声响，就是石粉滑落时所发出来的。

从滑落下来的石粉数量看来，那五个孔洞，简直是深不可测。

下一会，滑下来的石屑，已在地上堆起了相当高的一堆，方才停止。

罗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毫无疑问，那倏来倏去的光线，是一种武器，一种极厉害的武器！那是什么武器？看来和雷射激光类似，但只怕那就是几十年来，人类幻想要发明的“死光”——一道光线射过去，所遇到的一切物质，全都消灭！

在科学理论上来说，笔直射出去的激光光速，是可以到达无限远的射程的，刚才出现的那股光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威力呢？

罗开的心中，真的感到了一股莫名的震撼，眼前的“巨龙”，具有这样惊人的威力——谁知道它还有什么样更厉害的威力在——这简直是可以毁灭整个世界的武器！

而如今世界局势是如此不安，不论是西方或东方，或是所谓第三势力，都用尽方法在扩张武力，这“巨龙”不论落在何人之手，对地球人类来说，都是极其巨大的灾祸！

罗开呆立了半晌，再也没有勇气去按第三颗按钮，这时，他已开始推测到，海伦多蒂研究员，一定曾到过这里，一定也曾按过这众多按钮中的一个，而她的运气不如自己，不知道按中了那一个足以致命的按钮！

而照如今的情形看来，“巨龙”真是一艘太空船？还是一个巨大无匹的“机械人”，一个具有无比杀伤力的“机械人”？

但不论它是什么，它总要有有人操纵的，操纵它的人在什么地方？

罗开的思绪极紊乱，燕艳更是出不了声，只是睁大了美丽的大眼睛望着他。

罗开实在希望能有一个人，好好地和他商量一下。他，亚洲之鹰，本来是一向独来独住边了的，可是这时，他却希望能有人和他商量一下。本来，白奇伟是最佳人选，可是偏偏白奇伟一进了暗道，就不知所踪了。

罗开在决定不了应该怎么办之际，他只好先将那四片“鳞片”掩上，后退了几步，来到了石台的边缘，再仔细打量着“巨龙”。

“巨龙”挺立在那里，庞大而庄严，看来是完全静止的，但是它却藏有巨大无匹的破坏力量，只不过它如今静止不动而已。

饼了好一会，罗开才向它指了一指，像是在自言自语：“现在，看起来……它并没有危险，我想攀上去看看，它是一个机械制品，不会要美女作食物，里面可能有着操纵它的……人在。”

>

燕艳吞了一口口水，声音有点苦涩：“这条巨龙，看来……还是让它永远……禁锢在这里的好！”

罗开苦笑了一下，这正是他的想法。“巨龙”如果出现，不论落在谁的手中，都只能是灾祸，不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幸福。

他示意燕艳下了石台，他自己开始利用“巨龙”身上的那一片一片巨大的金属片的接衔处，开始向上攀去。这对普通人来说，自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对罗开而言，却又轻而易举。

他一直向上攀着，等来到了一个突出的“足部”附近时，他发现那一部分的结构，相当复维，其中有几个管道，明显地是可以发射什么武器的，

现在空无一物，可能武器已经在几千年之前和“天神”的战争之中发射了出去。

他停留了并没有多久，继续向上攀，当他偶然一转动之际，他的视线恰好和山洞的洞壁上，刚才被那几股光线射出的洞孔平行，一瞥之下，他竟然看到了有光线自洞穴中隐约透了过来。

罗开不禁吸了一口气，他们是凌晨时分进来的，算起时间来，现在应该天亮了。难道在洞穴中现出来的是日光？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说，刚才光线一射之下，竟已把整个山腹射穿了？不然，日光何以能透得进来？总共不到十分之一秒时间，那种光线的威力，竟然如此之甚！

罗开苦笑了一下，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野心家，不然，眼前的发现，比全世界任何财富加起来，还要有价值。

他停了没有多久，继续向上攀着，贴近着“巨龙”的身子，才发现龙身上的各种用途不明的装置极多，罗开明知自己不可能明白它们的用途，所以也不花时间去研究它们的作用。

他继续向上攀着，终于，来到了那巨大的球部的底下。他转动向下看去，看到燕艳正在下面，仰着头望着他。

这时，他和燕艳之间的距离已相当远，看不清她脸上的神情，但是却仍然可以感到，燕艳明艳的眼神之中，充满了对他的关切。

罗开在这时候，忽然想到，燕艳是可以做为一个地球人生活下去的，她可以接受地球人的观念，做为一个地球人，在地球生活。

罗开甚至也想到，做为一个女伴，燕艳似乎比黛娜和卡娅适合。他就不敢想像，如果被黛娜和卡娅发现了“巨龙”，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两个美丽的女性，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级情报官，而另一个，是苏联国家安全局的上校！

罗开心中苦笑了一下，在那球状体的底部，有着许多交叉的钢枝，罗开就攀着这些钢枝，慢慢地自球体的底部，移到了球体的旁边。当他到达那闪出异彩的“眼睛”前，他发现直径超过一公尺的“眼睛”的中心，有着一个透明的小圆孔。

罗开心情十分紧张，他用电筒光略照射了一下，就发现从那个小圆孔之中，可以透视球体的内部。

他先设法用左手抓住了一处可以承受他体重的所在，然后，着亮了电筒，向那个透明的小圆孔中照去，电筒发出的光芒，直射了进去，罗开在刹那之间，整个人都窘僵硬的感觉！

他看到球体的内部，全是复杂无比的各种仪表装置，有一个巨大的萤光屏，在萤光屏前，是一列式样相当奇特的椅子，在那些椅子上，却有人坐着，一共是七个人，有的面对着萤光屏，罗开只看到他们的背部，可是有两个，却面对着一组仪器，这两个人，也恰好面对着罗开，电筒的光柱，就照在其中一个人的脸上。

那人的脸容，倒也不算得十分怪异，至少不比罗开曾经遇到过的外星人怪异，看起来，有七八分类似地球人，只不过身形比较高大，双眼大而凸出，在光柱的照耀下，可以肯定，他们的双眼是复眼，被光柱一照，会现出奇异的幻彩来。

他们的肤色，是一种相当深的深红色，他们身上的衣服，十分简单，也是同样的深红色。

罗开绝未料到，在一照之下，竟会看到了形体还如此完整的外星人，心头自然难免震动，但是他随即就肯定，这些在球状体之中的外星人，都已经丧失了生命！

看来，他们都像是坐在他们的岗位上，可是一经罗开移动光柱，甚至直射着他们，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如同塑像一样，如果他们是有生命的，绝不会有这种情形出现。

>

罗开定了定神，沿着球体转了一周，试图找到一个可以进去的入口处，可是却找不到，整个“巨龙”，似乎根本没有可以进入内部的入口处。

而在四面的每一个“眼睛”处，都有透明的小孔，这使罗开能十分全面地观察球体内部的情形。那种形状奇特的外星人，一共有十个之多（这和每次需要十个美女的数字，倒是吻合的）。可是罗开仍然难以设想，至少有两百个和燕艳一样的美女，难道全都成了这种外星人的食物？

罗开在围绕了那球状体一周之后，开始慢慢向下落，当他终于又落到了石台上时，燕艳紧紧拥着他，身子发着颤：“你在上面……我好害怕！”

罗开吸了一口气，轻拍着她的背部：“上面，有十个人……我想他们是『巨龙』的主人，不过，看来他们已经没有了生命！”

燕艳定了定神：“他们……就是把我的同类当成食物的？”

罗开迟疑了一下：“不能肯定——”他再想了一想：“我看，就算我们能进入它的内部，也无法操纵对地球人来说如此先进的装备，看来，你不能利用它『回去』了。”

燕艳垂下眼：“刚才我在想……如果叫我一个人『回去』，我……不知怎么过以后的日子！”

当她在这样说的时侯，任何人都可以听得出她是由衷发自内心的话，罗开将她拥得更紧一点：“留下来，和我在一起。我虽然不能把你照顾得很好，也或许一年之中，见不了几天面，但是我一定尽我力量……照顾你！”

燕艳微仰着头，直视着罗开，声音甜腻无比：“鹰，这……就是地球人所说的……爱情？”

罗开心头震动了一下，爱情，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人生历程中必然有的经历，但是对于他，亚洲之鹰罗开这样过着冒险生活的人来说，却又是不可接触的奢望。

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向燕艳解释好，但燕艳却已十分满足地把整个头埋进了罗开的胸膛之中。

## 第二十四章 自“巨龙”中出来的人

罗开轻抚着燕艳的秀发，两个人好一会不出声，罗开自然也不再作进一步的解释。他对燕艳有爱情吗？他自己知道没有，燕艳的柔顺和美丽，使他十分喜欢，也能带给他极度的欢愉，但是爱情，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相拥了很久，在那一段时间中，罗开已经有了决定：离开这里，米诺斯迷宫的探险，到此为止！他要和燕艳相约，再也不对任何人提起发现

“巨龙”的事。就让“巨龙”永远禁锢在这里，看来，不会有什么人会发现它，就让它只是神话中的存在！

因为，“巨龙”如果出现，对整个人类，只是有弊而无利的事！

既有了决定，罗开自然镇定得多，他在燕艳的耳际低语：“我们该离开了！”

燕艳向着硕大无朋的“巨龙”凝视了半晌，默默地点了点头。

罗开在那一霎间，心中所想的是：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是不是要告诉白奇伟呢？

这实在是相当难以决定的事，他和白奇伟坦诚相交，当然应该把自己所发现的一切全告诉他。

可是，罗开又不能不想到，如果白奇伟知悉了一切之后，是不是也肯就此让“巨龙”留在这里，让它一直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

如果白奇伟不肯这样，那么，又不知道要引起多少纷争了。

罗开正在想着，那时，他已经背对着“巨龙”，准备走出去了，突然之间，他听到背后传来了“啪”的一下声响。罗开的反应极快，立时转过身去，看到“巨龙”的尾部，伸出了一个圆筒来，那圆筒才一伸出来，又是“啪”地一声响，一个人自那斜伸出的圆筒之中疾滑了下来，直挺挺地站在地上。

这一下变化，当真是突兀到了极点，罗开的应变能力再高，也不禁呆住了，不知如何才好。自然，那也只是极短时间的事，随着燕艳发出了一声惊呼，他已迅速地定过神来，拉着燕艳，急速地向后退出了几步。

那个人自圆筒中滑下来之后，一直站着，只是动作相当呆滞地缓缓转动着他的头部。那人的形状，正是罗开刚才在那球形的驾驶舱中看到过的人一样，暗红色的眼睛，看来仍是一点生气也没有，可是他却站着，而且在转动着头部，这情景，真是诡异至于极点！

虽然那人的动作十分呆滞，可是罗开也是觉得自己心头狂跳，他勉力镇定，把燕艳轻推到了自己的身后，这时，那人的头部也已停止了转动，对着罗开直视，罗开也凝视着他。

在那一霎间，几乎连四周围的空气，都凝结了一样，双方僵持着，时间其实并不久，但是在罗开的感觉上，却像是过了不知多久一样。终于打破了极度沉寂的，是那个自“巨龙”之中滑出来的人，在他的喉际，发出了一阵“咕咕”声。

>

那一阵“咕咕”声，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而在那阵“咕咕”声之后，他的眼睛之中，有几下暗红色光芒闪动，接着，他居然十分缓慢，声音也十分低地讲了一句话。

罗开可以肯定，他是讲了一句话，可是这句话罗开却完全没有法子听得懂。

罗开摇了摇头，做了一个听不懂的手势，那人的身子摇晃着，竟然向罗开走了过来，而且，又重复了那句话。罗开不禁大是骇然，正要再后退时，在他身后的燕艳低声道：“他说，他需要光，光！”

一听得燕艳这样讲，罗开的心中，陡然一愣。那人讲的话，他完全不懂，而燕艳却听得懂，那自然是由于那人所说的，是四千年前的语言之故。

任何人语言能力再强，也无法懂得四千年之前的古语的，但燕艳却可以听得懂，因为她正是从那个年代来的！

罗开不由自主喘着气：“光，他需要光！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和他通话？”

燕艳道：“我不知道，他只说他要光……光……。”

那人向前走来的速度虽然慢，但是这几句话工夫，他也已经接近了不少，而且，一面向前走着，一面迟缓地扬起手，向罗开的右手指来，罗开向自己的右手一看，他右手握着强力的电筒。

刹那之间，罗开明白了！

他刚才在那球体之外，曾由透明的小孔之中，用强力的电筒向内照射，电筒的光芒，曾直射其中一个人的脸部相当久，自然极有可能，那怪异的外星人，本来已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死了），但由于光线的照射和刺激，使他又有了活动能力，使他离开了“巨龙”，来向他求取包多的光源。

在那一霎间，罗开当真难以决断之极：他是应该供给那人光源呢，还是拒绝？照眼前的情形看，那外星人的活动能力并不是很强，如果给他以足够的光源，使他活动能力加强，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罗开首先想到的是，他就有足够的力量，操纵“巨龙”，这将是极其巨大的灾祸！

一想到这里，罗开立时疾声道：“不！”

随着他的呼叫，燕艳也叫了一声，显然是在翻译罗开的那个“不”字。

那人震动了一下，陡然发出了一连串没有意义的声音，脚步陡然加快，向着罗开直冲了过来。这又是极其突兀的变化，但是罗开对于应付各种各样的袭击，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那人才一冲到了他的身前，他连想都不用想，一伸手，已抓住了那人的手臂，同时一扭身，手臂扬起，已经用一下灵巧的手法，将那人直摔了出去。

当他摔出那个人之际，他只觉得那人的身子相当轻，远比他这样高大的体型来得轻。接着，便是那人被摔得直向“巨龙”下面的石台撞了过去，重重撞在石台之上。

而再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令得罗开和燕艳两人目定口呆！

只见那人一撞上了石台，发出了一阵十分怪异的声响，竟然整个人都散了开来！

先是他的头部脱离了身子，爆出了一阵细微的火花，接着是他的一条腿也断落了下来，还和身子连着，连络的部分，是许多很细的线状物。然后，他落了下来，两条手臂也断裂了开来。

在一连串的爆音和火花闪耀之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寂静，燕艳陡然叫了起来：“机械人！一个机械人！”

当然那是一个机械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一个生命，绝不会这样散裂开来的，那是一个机械人！

罗开屏住了气息，走近去观察了一下，那“人”体内的许多装置他不是十分看得明白，但那毫无疑问，是一具十分先进科技制造出来的机械人！

罗开抬头向上看去，他曾看到过一共十个这样的“人”，它们，全是机械人？罗开曾设想过，整个“巨龙”，就是硕大无朋的机械人，而“巨龙”又是受着机械人操纵的。制造“巨龙”和机械人的那些外星人，自己根本未曾露过面，就凭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航行宇宙，而且，击败了另一类外星人“天神”。

>

宇宙间的秘奥，本来就深邃得不是地球人所能了解的，现在，罗开也不禁感到了一阵又一阵的迷惘。

不过，他却也镇定了许多，既然在“巨龙”之中的全是机械人，而且，全是丧失了活动能力的机械人，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那机械人既然从圆筒中滑出来，自然也可以自圆筒中进入“巨龙”的内部，罗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来到了圆筒下，向上望去，同时向燕艳说明了他的意思。燕艳咬着下唇，点了点头。罗开道：“如果它们还会说话，我听不懂，需要你的翻译！”

燕艳又点着头，于是，罗开在前，先钻进了那圆筒之中，燕艳抓住了他的足踝，两人才一进入圆筒，圆筒便向上缩了上去，等到他们爬出圆筒时，发现置身在一个极小的空间之中，而那小空间，正在向上升去，不一会，小空间的一扇门打开，他们一步跨出，已经来到了“巨龙”的那个巨大的球形头部。

罗开一看眼前的情形，就知道自己的判断不错，突然离开了“巨龙”的那个，正是刚才被他用电筒照射得最久的那个。他也更肯定，如果这些机械人的“眼睛”，吸收了光源之后，它们都有活动的的能力。活动能力的强弱，视接受光源的多寡而定。

罗开假定这是“巨龙”的主要控制室，四周围的一切装置，罗开一点也不知如何操纵，他先到了那幅巨大的萤光屏之前，看到在萤光屏之前的一个机械人，右手正按在一个相当大的方形红色掣钮之上。他犹疑了一下，用力按了下去。

那掣钮才一按下，巨大的萤光屏上有亮光一闪，接着，便是许多杂乱无章的线条，那只不过是极短的时间，然后，萤幕之上，出现了一艘巨大的、圆形的飞船，四周围全是橙黄色的光芒迸射着，看起来正在作高速的飞行。

燕艳一看到那飞船，就叫了起来：“天神的飞船！”

她一句话才出口，就看到有两股十分粗大的黄色光芒，如同闪电一样，击中了飞船，飞船剧烈震荡着，由飞行而变得下坠，萤幕上的情景一变，显然是当时的摄影器，追踪着下坠的飞船。罗开在那一霎间，也不禁“啊”地一声，因为在萤幕上，他清楚地看到，飞船是向着一片海洋跌下去，那海洋附近的地形，希腊的海岸，那几个大岛屿，都可以十分清楚地辨认出来，那一片海洋，是爱琴海！

这是当年宇宙战争的实录！

飞船下坠的速度极快，一下子就跌进了海中，镜头移近，海中冒起了无数又粗又高的水柱，整个海面，闪起橙色的幻影，海水像是整个沸腾了一样。前后不到几分钟，萤幕又恢复了常态。

## 第二十五章 罗开遇到的大难题

罗开吁了一口气，燕艳紧捏着他的手：“就是这样，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

罗开喃喃地道：“天神战败的情形，这里可能还记录着别的事——”



他一面说，一面又伸手在那方形掣钮上按了一下，萤幕在一阵闪动之后，燕艳首先惊呼了起来，在萤幕上，现出了十个和她几乎一样的金发美女，雪白的肌肤，在近乎赤裸的形式奇特的衣服掩遮之下，粉光致致，令她们看来，更加动人。

那十个美女，正排队进入一个扁圆形的容器，指挥她们走进去的，就是那种肤色暗红色的机械人，而且，可以肯定，地点就在他们此际所在的地方，因为“巨龙”正耸立在石台之上。

那十个美女在进入那个扁圆形的小飞船之后，小飞船的底部，立时冒出灼亮的火来，笔直升空而去，正如罗开所料，这个火山洞的顶部，是可以直通出去的，小飞船就从顶部直飞而出，速度快绝，转眼之间，就只剩下一个小亮点了。

燕艳的声音发着颤：“她们……她们是我的同类，她们……被运到那里去了？”

罗开吸了一口气：“看来，是巨龙真正的主人，命令机械人把她们送走的，十个人一批送走的，并不是如武士所说的把她们当作了食物！”

燕艳的声音一片惘然：“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罗开转过身来，凝视着燕艳，神情有点苦涩：“或许是由于你们的外型太美丽了，只怕又被当作礼物送了出去，更或许是到了“巨龙”主人所居住的星球，那不知是在浩渺宇宙的哪一个角落了！”

燕艳默然不语，眉宇之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哀切。

罗开叹了一口气：“看来，你是在地球上，硕果仅存的唯一的……”

燕艳也幽幽地长叹了一口气，罗开知道她的心情不会好过，她是一个离开家乡那么远的流浪儿，而且是孤零零地一个人流落异星！

他忙道：“或许，那场大变故，也有纪录！”

他再度按下那个掣钮，这一次，萤幕上出现的，是无数光团，那些光团，有着灿烂无比的灼亮的光彩，把地球的蔚蓝色的天空，也映成了亮白色。大群光团看来是在天上，而在光团的下面，是黄色的另一种光团，在向上冲击着，双方明显地是在对敌，但自下而上冲击的光团，未曾碰到亮白色的光团，就爆散了开来，洒下漫天的黄色的雨花。

>

燕艳喘着气：“我……曾见过这种情景，我曾见过……这就是大变故时的情景。”

罗开道：“不知又有什么星体的飞船来进攻，『巨龙』也遭到了挫败！”

萤幕上陡然黑了下來，什么也没有了。罗开又连续按了几下，再出现的情景，却全是重复的。罗开摊了摊手：“大约，『巨龙』遭到了挫败，难以离开，或是那些机械人的能源用尽了，无法再使『巨龙』离开……总之，四千年前，在地球上空爆发的星际战争，到这场大变故之后，就告一段落了！”

燕艳吸了一口气，她的气息突然变得十分急促，以致她饱满的胸脯，急速的起伏着，她指着那九个机械人：“可是……它们并未曾失效，只要有强烈的光源，它们便可以恢复活动！”

罗开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这时，燕艳一说了他也为之怦然心动。

但是他却立时有了决定，他用十分诚恳的声音道：“宝贝，要它们恢复能力做什么？”

燕艳口唇掀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音来，罗开轻轻抱了她一下：“宝贝，

接受事实吧，你不能回去了，就在地球上生活，有什么不好？”

燕艳闭上了眼睛一会，自她长长的睫毛之中，流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来，然后，她睁大眼，任由泪珠落下来：“我还有选择的余地么？”

罗开看了这种情形，心中十分不忍，但是他还是硬着心肠，摇了摇头。燕艳长叹了一口气，紧靠着罗开，好一会，她才道：“离开这里吧！”

罗开沉声道：“离开这里之后，忘掉这里的一切，不对任何人提起，连白先生也不提，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燕艳紧咬着下唇，顺从地点着头。

他们互相紧搂着，又从那狭小的升降机落下去，自圆筒中滑了下来，下了石台，出了那两扇门，当罗开把两扇门拉得合上去之际，燕艳对着渐渐合拢的门，神情十分异样。罗开却并没有十分在意，他一心只以为燕艳，她那星球上美丽的女人，都是十分柔顺的，一直被作为牺牲物来对待的，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主意。在这时，罗开忽略了一点：燕艳已经在近代的地球上生活了十年！

（至于这一点轻微的疏忽，结果导致发生了什么事，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罗开这时未曾十分注意燕艳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到了那九个机械人虽然失去了动力，但是“巨龙”不可思议的威力却还在，只是没有人去发动它而已。那么多的按钮，在尾部的和在控制室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作用，他当然没有勇气一个一个去试，但是却可以肯定，地球上再也不会比“巨龙”更具威力的武器了！

他隐隐感到那是一个极大的祸胎，但是他却又无法消灭这个祸胎，只好希望永远没有人能通过迷宫的暗道而发现它的存在！

他和燕艳，循着暗道退出去，等到来到了快要出口处时，才听得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循声看去，可以看到电筒光芒的闪耀，罗开忙叫道：“奇伟！”

他的叫声，激起了回声，同时，也听到了白奇伟的回答：“你们在什么地方？”

罗开把电筒对着白奇伟声音传来的方向，不一会，就看到白奇伟神情十分沮丧地走了过来，一见面就问：“你们发现了什么？”

罗开并不是十分善于撒谎的人，尤其是在一个一见如故的好朋友面前说谎，那是十分尴尬的事，他反问道：“你呢？”

白奇伟悻然道：“什么也没有，暗道密得像蛛网一样，能够转得出来，已经算是幸事了！”

罗开这才乘机道：“我们也一样——看来，这里的暗道，一点意义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可供探索的了。”

白奇伟苦笑了一下，伸手拍了拍罗开的肩：“对你来说，你有空前的发现！”

罗开心中吃了一惊，表面上不动声色，白奇伟呵呵笑了起来：“四千年前来自外星的美女，这还不是空前重大的发现吗？”

罗开呼了一口气：“关于燕艳的来历，我想，最好代她保守秘密。”

白奇伟道：“这还用说吗？我想……我最多只告诉两个人！”

>

罗开略皱了皱眉，他自然知道白奇伟所说的“两个人”是那两个人，

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了，所以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又一起向前走，仍然从进来的那个暗门中走了出去，除了他们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有过什么经历，而罗开和燕艳的经历，连白奇伟也不知道。

海边的小屋中，罗开和燕艳相拥着，听着海边传来的涛声，他们拥得这样紧，海涛声是和他们的心跳声一起感觉得到的。

他们回到这小屋子来有多久，连他们自己也不记得了。罗开只记得在迷宫中的时间虽然长，可是他竟然不觉得饿，只是在紧张的情绪突然松弛下来之后，燕艳的美丽和柔情，使他陶醉。

他们一刻也没有宥停留，就回到了小屋中，然后，几乎一直没有分开过，一直紧拥在一起，罗开只感到，和燕艳细腻滑柔的身体的接触，彷彿身子被绳子里紧了一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感。

一直到过了很久很久，燕艳才低声道：“你总是要离开我的，是不是？”

罗开半撑起身子，望着燕艳起伏的胸脯，先把整个脸埋进去，呼吸着乳香，然后才道：“到那时候再说吧，现在……还没有发生，何必讨论？”

从那一刻起，他们之间，真的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沉沦在共处的欢乐之中，虽然只是海滩、小屋，和平淡得异乎寻常的生活，可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如此甜蜜，甜蜜得使他们都感到他们是浸在彻头彻尾的快乐之中。

在快乐中，是不知道时日的，那一天早上，罗开睁开眼来，阳光透过窗，射进了卧室，恰好照在床上，罗开看看自己身边还睡得很甜的燕艳，美丽得如同仙女一样的脸庞，他看了半晌，不禁叹了一声。

平静的和燕艳在一起的日子，当然快乐，相信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男性，愿意就这样过一生！可是罗开，亚洲之鹰，却偏偏就是那百分之零点零一，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的。

这样的生活，应该告一段落了，他已经作好了燕艳在克里特岛上舒适生活下去的安排，在一年之中，他也会尽量安排自己和她在一起，但是他决计无法长久地就在岛上生活下去。

可是，怎样开口对燕艳说要分别呢？

他，亚洲之鹰罗开，毕竟也碰到一个极大的难题了！

—————（全书完）—————

